



LES
CONTEMPORAIN

1932



5



九月號

行印局書代





科外
主治

肺炎頭熱
頭昏眼眩
手足酸痛
刀傷物傷
水火燙傷

惡蟲咬傷
疝氣偏墜
脚指濕癢
各種瘡毒
各種癬疥



科內
主治

傷風感冒
時行瘟疫
積滯吐瀉
冷熱肚痛

絞腸痧痛
人事不醒
四肢厥冷
一切惡痧

內科 兼用 外科 擦患 處每 二小 時一 次

英得 雄一 藥言 信而 譽益 彰

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熱心救
國仁術濟人其所製虎標萬金
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諸藥
品治病靈驗早已風行海內眾
口周稱此次本軍在滬抗日
胡君援助最力急難同仇令
人感奮書此以留紀念

蔡廷鍇

歌德百年紀念祭

新 的 貢 獻

Mignon

迷 娘



歌 德 畫 像

本年恰是歌德逝世的百年忌，大詩人的藝術依然在藝術界裏矗立着雄厚的巨姿。本書迷娘是從歌德大著「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中譯出。該著為歌德一八一一年代所寫成，堪與其生平代表作浮士德媲美，迷娘即為該著中最精彩的一部份。譯文經我國最初介紹歌德之郭沫若先生校閱，精密可靠，為本局於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二著外的最大貢獻。每冊實價五角。

歌德原著
余文炳譯
郭沫若校

現代書局印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漢口	南陽	廣州	汕頭
南京	鄭州	九江	廈門
北平	開封	成都	福州

歌 德 兩 大 代 表 作

歌德一生藝術的結晶

浮 士 德

郭沫若譯

本書是費了歌德數十年的長期努力才寫成的，譯者郭沫若先生亦費盡十年辛苦才譯出來。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本書在一七七四年出版，一般青年大起共鳴，這維特之遺風，而效學其裝束。苦於性的煩悶之青年，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有人，自殺之後，每每有挾此書以殉者。每冊實價六角。

代現

小說

人與女人

學徒的神仙（日本——志賀直哉）

罪與罰

貓城記（續）

靈魂

克麗絲汀（法國——茹蓮·格林）

詩·文

詩三篇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那邊

陽光在遠處

新的浪漫主義（英國——赫克思萊）

特輯

苦雨齋之一週

夏之一週間

我底夏天

一週間給五個人的信摘抄

杜衡（六〇）

方光燾（六二〇）

巴金（六四〇）

老舍（六五三）

嚴敦易（七〇三）

戴望舒（七二九）

義伽（六二六）

施蟄存（三三九）

周作人（六八）

老舍（六三）

巴金（六九）

沈從文（六〇）

夏之

第一卷 第五期 內容

一週間

在熱波裏喘息
今年的暑假
熱與冷
夏？
書生的一週間

郁達夫 (六四三)
廢名 (六四三)
茅盾 (六四四)
葉聖陶 (六四五)
趙景深 (六四六)

悲哀的玩具又一篇
眼

西萊納集 (法國—特·果爾蒙)

髮山植 冬青 霧雪 死葉
河果樹園 園磨坊 教堂

李曦晨 (六四九)
史衛斯 (六五三)
戴望舒 (六六〇)

茹連·格林

安華 (七七)

書評

巴金：「復仇」

(七二八)

施蟄存：「將軍的頭」

(七三〇)

藝文

黑人赴俄演電影

(七三二)

無線電中的鬼魂

(七三三)

俄提琴家來滬

(七三三)

杜思·派索思在蘇俄

(七三三)

愛遜史丹因的新計劃

(七三三)

畫

蘇聯文藝新景

莫斯科作家俱樂部之餐室

高爾基與紅軍婦女晤談
東方音樂會

大旅社場面

小說的著者維支基鮑嫺

嘉寶飾的舞女

被殺的男爵

克勞馥飾的打字女郎

其他場面三幀

美國女流詩人

羅慧兒女史

H·D·女史

英國小說家

赫克思萊

一部古典文學的名著

愛經

羅馬 沃維提烏思著 戴望舒譯
全書三卷 · 實價七角

愛經是古羅馬體詩人沃維提烏思的名作，我們可以在周作人先生的歐洲文學史裏得到關於此書的介紹。

「沃維提烏思」著「愛經」「愛藥」「變形紀」等書，基督後八年忽以奧古斯多大帝之命，徙黑海岸之多米。

「其獲罪之因，據沃維提烏思自述，謂由詩歌與過失二事。蓋奧古斯多大帝惡其所著「愛經」有害世教……遂流之絕域……」

「愛經」三篇，授士女容悅之術，奧古斯多之世，太平既久，風俗漸趨逸樂，沃維提烏思此書，頗能表示當時風氣，惟世論非之……後終以此得罪，蓋奧古斯多雖怒（其女）裘麗亞之失德，而推究禍始，實原於沃維提烏思，故距著書時已八年，終復窮治之也。」
讀了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想見本書之價值與趣味了。

P. Ovidii Nasonis:
Artis Amatoriae

現代理書局印行

現代

九月號

Les Contemporains

Volume I, Numéro 5.

人與女人

杜 衡

「女人和男人是一樣的。」

近來，在珍寶心裏反覆着的，是她哥哥底這句話。我要再說一遍，是近來；以前呢，哥哥縱然早就說過這樣的話，可是她却祇把牠當做不變的真理似地承認下來，無所用其反覆。而現在，她懷疑了嗎？不是。她怎麼能懷疑哥哥底話！他是神聖的。不過，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女人——而且意識到自己是怎樣的女人了。「珍寶長得真俏，在我們廠裏是數一數二的。」她可不是親自聽到住在隔壁的王翠姐這樣地說過？自己和哥哥——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之間的對比是一天天地變成顯然，而且……而且……

然而哥哥底話是不會錯的。他說，「瞧你嫂嫂吧，學你嫂嫂底樣吧！」嫂嫂做了哥哥底證據：嫂嫂是女人，但是

她和哥哥底分別在那裏？

不錯，一樣。

每天大清早，姑嫂倆提着同樣的飯籃一塊兒上工去。

「這飯籃真討厭呢，」珍寶有一回這樣說。

「你嫌重嗎？嫌重，我來替你拿。」

「不是嫌重，太難看。」

「難看？」再也想不到嫂嫂會這樣地回答。「要知道自己拚工度日，是再體面不過的事情。你偏要說難看！」

嫂嫂偏要說體面。

另一回，她偷偷地看到了王翠姐（當然是長得沒有她

那麼俏的王翠姐，手上有一粒金戒指。禁不住心跳。戒指是那麼闊，又那麼厚，使她不敢輕易相信是真金。去問她的同伴們，不幸又全說是真的；而且還笑她不識貨。她心跳得更厲害。翠姐有什麼強似我的？可不是做着一樣的工作，掙着一樣的錢？但是翠姐戴得起金戒指；她自己，自己是沒有。

不知什麼見鬼的衝動使她在回去的路上問起了嫂嫂。懊悔：她是不該問的。可是懊悔也收不回已經說出口的話，而且睜圓的眼球已早就向她彈了過來——

「你問牠做什麼？」

「不知道是誰給牠的。」不好意思，又忸怩地加上了一句，「我不過隨便問問。」

「你想學她底樣？這種人！去問你哥哥吧——這種人底樣學得不學得？」

準是哥哥教會了嫂嫂這些話。

然而那粒金戒指却像是被珍寶吞到了肚裏去似地不容

易消化的。

好像有人說，是福氣，是命。

於是祇能回去問媽媽——媽媽有沒有替牠算過命？她命裏有沒有帶金戒指的福氣？——在媽媽跟前這些話都可以隨便說。

媽媽將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好一會，笑着：

「快了，三十年做人（嚴格地，應當說女人）的經驗使她可以放心地這麼回答：『你今年十七歲——再過兩年，替你找個好姑爺。那時候不要說金戒指，就是……』」

女兒紅着臉，因為不但媽媽說起，而且她自己也正想起了不得不臉紅的事。

再靈敏不過的是哥哥底感覺，牠甚至嗅得出別人底心思。當珍寶偷看着自己底手，打量着牠們是不能爲了四毛三分錢而做十二個鐘頭工的時候，哥哥就用粗糙的聲音把她從幻想中叫了回來。

「你要留心！媽打算拿你來賣錢呢，賣給資本家。你要著實做點筋骨！」

本來，像這樣的警告她聽到也不是第一次。回答照例是沒有；不過哥哥爲什麼老喜歡拿這些話來擋住她底前途呢？——這個她不懂。哥哥可不是也在抱怨工錢是太少，工作時間是太長嗎？豈但抱怨，他甚至還做出來。他們兄妹倆原是一樣地在渴望着不再做牛做馬的日子底來到的。哥哥也像她一樣相信會有這麼一個日子。可是他叫她等等，也許要等到頭髮白。不信，你聽——

「等着瞧吧，」被宣傳底火燒焦了喉嚨，他會出神地說。「快了，不出十年……不出二十年……」

可是說「快」的還有媽媽——「再過兩年。」

十年二十年固然快，然而比到兩年却是慢了。而且即使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據說還是不做工就沒有飯吃，比不得兩年之後也許可以吃飯不做工。豈但吃飯，還有……還有……

在家裏的日子是一天天地變得難捱了。

哥哥沉默起來：他嘴裏已不像往時樣地有那麼許多做人的大道理。可是他底眼光是銳利的，銳利的眼光像鷹似

地監視着。珍寶呢，不敢動一動，甚至不敢多轉一轉念頭。然而這正是她在心裏積貯着無數隱秘的時候。以前所覺察不出來的男子們底耿耿望望和指指點點，現在已成爲她底無上的驕傲；何況王翠姐「這種人」又對她說了許多使她心跳的話。

而這一切她哥哥偏都會知道。就拿她和翠姐交好的事情來說吧，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消說這是嫂嫂偷偷地向他報告的。嫂嫂在向哥哥報告的時候，固然還加上了「隨她吧，你管不到底」這麼一句，可是你以爲這麼一句能夠緩和哥哥底忿怒嗎？——不但不能緩和，反增加。那隻獅子咆哮着——

「我知道你是勸不聽的；可是，當心點，你休想把「這種人」弄到家裏來！」

不知爲什麼，翠姐早就教會了她的「不用你來管」的回答，到臨時竟再也說不出口。她怕她哥哥，對於他底話從來就不敢道個不字。可是這滿肚子的冤屈！

第二天，她把這冤屈一五一十地對翠姐說了。

翠姐掀起了兩張薄薄的嘴唇，做出副睥睨一切的神情

來。「你怕他，我偏不怕他；他不許我到你那兒去，我偏要去。」

「他是蠻胚，你犯不着吃他底眼前虧。」

雖然是這麼說，珍寶却學會了那個「偏要」，爲着出這口氣。「你不要我和翠姐來往，我偏要和她來往，」她對自己說。

那一天放工後，嫂嫂到處找她都沒有找着；有人說看她把頭髮梳得油光光地跟翠姐一塊兒出去玩去了。

在這一個世界上原是有兩個世界的。

珍寶現在是開始看見別一個夢想不到的世界底邊緣了。縱然她看見的祇是邊緣，而所嘗到的却更細小得如汪洋之一滴，但這邊緣就已經夠使她目迷，這一滴就已經夠使她心醉了。顛倒在這生底迷惘裏的是白天的工作和黑夜的夢魂。而且，而且她是已經發現從這個世界渡到那個世界的橋樑了。

隱祕在少女心裏的喜悅是不會輕易洩漏的；珍寶謹慎

着一切都不讓嫂嫂和哥哥知道。

而她底那宗在兩個月之內積聚起來的，放在翠姐家裏的寶藏也完全地隱祕着。這寶藏包含旗袍絲襪子皮鞋，和這種種底來源——一位（她新近纔懂得了這怪好聽的名調）「朋友」。

總之，她是偷偷地學會了王翠姐底樣。

可是你以爲這一切會隱瞞得到底？——她每天晚飯之後要出門去是明顯的事實，而翠姐底家又住得那麼近。說不定祇有一天到晚在外面的哥哥會不聽得一點兒風聲。嫂嫂呢，現在每一次面對着她的時候總要笑，而且放工之後也不再約她同走了。豈但如此，有一回嫂嫂甚至親眼看見她穿着滿身新衣服從翠姐走出來。她是準備着回去等哥哥發作的；而結果，嫂嫂還祇是笑着，哥哥却一句話也沒有。哥哥底無言和嫂嫂底笑把她包裹在一重冷落的霧圍裏；她感到他們底不干涉也像他們底干涉一樣地難受。……

也許哥哥真不打算再管她了吧？

是的，他不想管。管不了的事情怎樣能勉強；人畢竟

是要自己做的。不過他在打算搬走。他要搬走的理由是

——對珍寶說，「我看不待你這樣一天天地變壞；」對媽

媽「人家會說我在家裏用你賣女兒的錢。」

珍寶像感到自己底犯罪似地低下頭去。

可是在另一方面，「賣女兒的錢」——這還成什麼話！

媽媽忍不住，破例地提高了喉嚨來聲辯。哥哥把他能想到的話都說出來，像一頭無顧忌的野獸。母子間的爭執這一回是免不了的，而且是嫂嫂所勸解不開的。這當兒珍寶差一點放聲哭了，她想不到家裏會鬧成這個樣子，祇爲着她自己。

兩方面底話她都沒聽清楚。

媽媽似乎這麼說：「我祇生了這一對兒女……你做兒子的自己不長進……叫我後半世靠那個……你說我賣女兒，我爽性賣給你看……人家會怪你養不活娘，娘要靠女兒……」

而哥哥底回答却很乾脆：「你有女兒好靠，用不到我，我可以搬走。」

他是，說搬走，便真個攜着嫂嫂搬走了，這樣的脾

氣。

那一天珍寶連晚飯也沒有好好地吃；她覺得對不起哥哥，她想起了他三四年來所對她說過的，而自己也確實相信過的話。她打算趕上去，對他說自己從此要照嫂嫂那樣地做一個好人，不再叫他生氣！……

和媽媽商量。「隨他去，不在眼面前倒清淨。」媽媽毫無沒有把他們叫回來的意思。

固然，做好人的思想在哥哥走後的半個月之內確實曾經幾次地浮到珍寶底心裏來過，但祇是偶然地；而這偶然，也就像任何人都有的飛上天去的衝動不得不給自己不生翅膀底發現所打破一樣，是會被許許多多的已然和當然所掩沒。她估量着自己底吃不起苦的細嫩的皮膚：在這世界上做好人要吃苦她是明白的。可是我們却不能怪珍寶識好不學好。她沒奈何，她是女人。她祇能不想起——不是不想起，是不敢，想起了會覺得兜胸口吃人打上一拳似地難受。而另一方面，雖然難受，事情却依然水一般順利地進行着；這順利，我們自然不得不歸諸於哥哥不在眼前的

那個「清淨」。

這進行底終點，同時也是出發點，簡單說，便是她犧牲着處女底羞怯，向人類第一次盡了女人底本分。……

晨風中，當廠裏已經放過了兩次汽笛的時候，珍寶飄散着短短的頭髮，睡眼矇矓，坐在一輛人力車上趕回家去。已經錯失了上工時刻的工人們紛亂地在她眼前警過。突然，她被一種不可知的恐慌所襲擊：她好像知道哥哥一定會在門口等候，睜圓眼睛，準備罵她，或甚至動手打。

然而哥哥是早就不在那裏了——她何曾忘記！

那一天再也沒有心思上工去。第一，她覺得已經沒有了提着飯籃在街上走的那股勁；第二，她怕看見嫂嫂。不去，不去也就算了；誰也沒有固執她非去不可。對於女人，不做工有飯吃的日子是終於會來到的。

嫂嫂還以為出了什麼意外，在當天放工後就來看婆婆和小姑。一切都平靜。祇由媽媽若無其事地報告着一聲，她以後不打算叫珍寶再進廠。嫂嫂並沒有究竟其所以，祇用詢問的眼光向珍寶全身打量。嫂嫂笑笑，珍寶爲了沒有

地方可以躲避她底視線而不安着。

「我是知道的，」帶笑的眼光似乎說。

要說知道，嫂嫂當然有一天會知道。媽媽壓根兒就不打算瞞；珍寶自己呢，心裏想瞞，可是臉色瞞不住。而其實，「你要小心點，小心吃人底虧，」嫂嫂在知道了之後也不過如此說。嫂嫂比不得從前，更比不得哥哥，已經不會開出口來就是些不好聽的話。

但就是這極輕微的警誡，珍寶也一句都回答不上來。

媽媽在嫂嫂走轉背之後對女兒說：「像你這樣的人是不會吃虧的，」一方面數着成疊的五元鈔票托樓上陳大媽去替她放利錢。

消息好像是風，會很快地吹遍全區域；珍寶做了那地方底新聞。在着臨一條泛濫的溝水的後門邊，在比煙囪還黑的灶房底窗洞口，每當傍晚時分，一些伸長了的脖子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談論着，用眼光來護送她底進進出出。縱然是自己底同伴們和隣居之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陌生人。那一帶眼光底壁壘，加以有時候還不免有一兩句不中

聽的話吹到她耳裏來，要是換了王翠姐，那是可以回過臉來罵一聲「殺胚」的；可是珍寶辦不到。

爲什麼所有的男人都會變成哥哥，所有的女人都會變成嫂嫂呢？哥哥和嫂嫂不常在眼前了，再進一步避開這一羣的哥哥和嫂嫂吧。

「他們像看西洋鏡似地看我，還要笑我，」她對媽媽訴述着她受的冤屈。

媽媽叫她不要急：這樣的地方她不會再住得長久。而事實上，也正確實有人替她安排好了，比這兒要「清淨」到不可以倍數計的，不但「清淨」，並且在各方面都好到不可以倍數計的地方等她去……

這一切原都是命運所完成的奇蹟。

命運從來就不許你問一聲「爲什麼」；而牠自己又是不會開口的。無論是牠底譴誦或是恩寵都祇在一種不可知的狀況下起着作用。照這樣，曾經爲着貧寒的四毛多錢而做十二小時工作的珍寶，現在却已經做了就是十年苦工底代價也換不到的這樣和那樣底女主人。縱然在首尾兩年之

間，男主人却已經換上了三個，可是不相干，每一次男主人底更換都祇表示着她又爬了命運之梯底一級。過去，這由她看來便彷彿在雲堆裏俯視着自己所從爬上來的下界似地，是一個夢，渺茫的夢是一個前世。何況那使少女變成少婦的年齡又不可免地在她對於那個前世的記憶上加了一重蒙翳呢。

要不是嫂嫂有時還會抽空來看看她的話，她是可能把過去忘記得乾乾淨淨的，祇除了那個她時時在打算忘記而始終忘記不了的人——她底哥哥。

她和哥哥之間是一個長期的隔絕。

自從當初哥哥氣憤憤地帶着嫂嫂搬走的那時候起，細算起來，祇有一個機會曾經使他們兄妹倆見過幾次面——這便是媽媽病重以至於死去那幾天。

哥哥沒有問起她底近况，雖然自己很知道，就是問起她也難以回答。可是她希望趁這機會對他說個明白，請他原諒。原諒，是的，他難道會不準人過好一點的生活嗎？

可是，自己儘用哀求的眼色向他臉上睜，而他呢，天哪，他怎麼老是好像沒有注意到自己底存在似的！

一種比媽媽底故世更大的苦痛深深地壓在珍寶底心上。

終於有一次，在媽媽底一切身後事都辦妥當了的時候，那男子把正打算回去的珍寶喊住了。珍寶轉過頭，叫了聲「哥，」聲音顫抖着。

「眼前祇有嫂嫂在。」

「慢着走，我還有一點事情要交待交待明白，」他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來，放在桌上。

「這是媽剩下來的錢，除用過，還多這些，你拿走吧！……」

一句想說而沒有說出口的「哥哥爲什麼不留着用？」跟着一陣頭昏而從喉嚨口不見了。甚至連哥哥以後又說了些什麼話都聽不清楚。似乎還是在往時所說慣了的那一套

——賣女兒的錢，賣本家。她定一定心，打算再找出話來推辭。可是你瞧，眼前還有哥哥底影子嗎？他早走了！

沒奈何，回過頭來找嫂嫂。嫂嫂拿那紙包向珍寶袋裏

塞。「還是拿走吧，你哥哥不是好脾氣。」

哥哥是到死也不肯放鬆一步的。

珍寶那一天回得家來就去躺在牀上。她不哭，也不說話，祇張大了眼睛望屋頂。心裏說不出是悔或是恨。恨，她能恨她底哥哥嗎？像這樣的奸人。至於說懊悔，她是直到今天都沒有知道自己錯在那兒。她祇怪同一個娘胎裏爲什麼要生出這兩般的貨來：哥哥是銅筋鐵骨的男子漢，自己是女人……

然而嫂嫂也是女人呀！

一遍遍地回憶着哥哥所會說過的話，她握緊拳頭開始敲起自己底胸膛來。

第二天，嫂嫂趕來探望她，勸她別生氣，勸她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我不氣，我不氣，」她這樣回答。

珍寶以後就再也看不見她底哥哥了，

可是嫂嫂却時常會帶來些關於哥哥的消息。她時常來，老是穿着那一套素樸的布衫。這一次，她會說他怎樣

天到晚混在外面不回家；另一次，又說他怎樣也不管家

裏的事情。真奇怪，嫂嫂以前是從來不說這些話的；而近來，這是說在媽媽死後，她嘴裏這一類的話偏是來得多。

「妹妹你想：吃的，穿的，用的，你哥哥什麼都不管，叫我空雙手怎麼變得出來？」她會怎樣地開始。於是，房租底飛漲，物價底騰貴……而最後，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沉默，她會突然抬起頭來：「妹妹，你借我十塊錢好不好？下個月一準可以還你。」

珍寶是沒有不樂於借嫂嫂錢用的。

到下月初，嫂嫂拿着三塊五塊來還；可是捱不到月半邊，又十塊二十塊地借了去。

這個月如此下個月也如此。……

日子會不知不覺地過去，哥哥所不肯拿的媽媽剩下的錢也不知不覺地被嫂嫂借完了。珍寶覺得詫異。這詫異包含着：一，哥哥不知道嫂嫂來借錢？二，以前不借錢的日子他們怎樣過？而最後，要是嫂嫂肯拿哥哥所不肯拿的錢，那麼他們可還是一樣的，那個男人和女人？

嫂嫂向她解釋：「日子難過，做人難做呀。」然而她還是不明白。

「哥哥不知道的？」有一次珍寶在交錢給嫂嫂的時候大膽地這樣問。

驚異跟着嫂嫂底眼色直打到她臉上來。「他知道還得！我一向就瞞住他。從前媽媽在——啊，你怕還不知道吧，我們自己這點兒工錢從來就沒有夠用過。——媽媽在時，我個個月要上媽媽那兒拿錢用，也瞞住他。」嫂嫂說得有點接不上氣，暫時停住了。然後又：「妹妹，你年紀輕，你真不懂得做人的難處呢！」

珍寶不插嘴；心裏想，做好人不容易。一聲輕微的歎息同時從姑嫂倆底喉嚨邊漏了出來，沉默着。

「這樣下去真不了，」嫂嫂最後說。

……

然而天下沒有真不了的事。真不了，死，也就是了——你能說死後還不了嗎？而在珍寶底嫂嫂這情形下，却還無需乎等到死：三十以內的人要死也是不容易，就像生一樣。但有時候，一件偶然的事也是足以完成死底任務的。

「確實，是一件偶然的事，縱然在今日也可以稱是平凡的事。」

嫂嫂急忙地趕到了珍寶那兒來。七八天不見面就瘦了這麼一大圈，而且神色之間又洩漏着一些兒倉皇和焦急。對着這，誰能不問一聲「什麼事」呢？

「你哥哥給捉去了！——已經有四天，在司令部。」四周圍的空氣陡然緊張起來。真的嗎？這樣的事情還有誰來跟你開玩笑！珍寶一時覺得有許多話要問：爲什麼捉去！這不是那老花樣！要緊不要緊？嫂嫂可不是和你一樣地不知道！而且嫂嫂也不是爲回答你這些問題而來的；她來的目的是借錢，借了錢買些東西去探望你哥哥。

那花樣底危險處：就是珍寶，也時常聽人家講到過。剎那間，她是看到那灑着鮮紅的頸血的廣場了。她害怕，她底灰白的嘴唇不自知地形成了這樣的話——

「我也去，我也看看哥哥去！」

說到「哥哥」兩個字，聲音啞了，她幾乎哭出來——這衝動是奇怪的。

嫂嫂向她身上睇：印花綢的衫子，長統絲襪，……

「你換一身衣服去罷！」

「我沒有，」低下頭回答。

「我那邊有，你從前穿的。」

在洋車上，她又一次看到曾經每天提着飯籃走過的街道。這是絲廠，這是以前的家。可是爲什麼都變得這樣地生疏？像前世，像夢。抬起頭，一片破棉絮似的雲正鋪在天上。爲什麼這兒連天色都怪陰沉的？

從青色和白色的尿布底旗幟下鑽過去，到了一座斑駁的磚牆邊，嫂嫂招呼洋車夫停下來。多份這便是哥哥底家。

珍寶摸手摸腳地跟嫂嫂走上扶梯去。是一間後樓，滿屋子的煤煙和灰塵儘夠使她打噴嚏。看見板凳滿是破衣服，她祇能在牀上闖出一塊空地來坐了。

嫂嫂從木板箱裏翻出了一副舊衫褲。「快換吧，路很遠呢，」她說。

這難道是自己穿過的衣服？她疑視着，拿在手裏反覆着。一路上的景像，突然兜到她心上來。眼淚跟着手裏的衣服同時掉下了。一方面，她彷彿聽到哥哥底暴戾的聲

音：

——到這時候你還來看我！還要裝出這副假樣子來看

我！

嫂嫂倒有點不明不白。「怎麼不換啦？」她催促。

「我不去了……哥哥會生氣的，他見我會生氣的……」

日日夜夜地被哥哥和他底做人的大道理所糾纏着的三個月。

起先，嫂嫂還來過三兩次，帶來的是一些不確定的消息和生活底怨望。再往後，——這可不是奇怪的事情？——甚至連嫂嫂都不來了。爲什麼？誰知道！在這世界上所能驕傲的唯一的親屬底不見又在她心上投擲了無數的疑影。她立下願心找到嫂嫂住的那兒去。竟說在三天前搬走了，這驚異簡直成爲一種打擊。難道說，難道說……

她真不敢想起。

可是一切都會過去，三個月也同樣地會過去。在陽光豐滿的一天上，珍寶驚詫地發現有一位陌生的女客來找

她。陌生？認一認清楚吧。「嫂嫂！」差不多要叫出來，可是一刻兒就又懷疑自己底眼睛了。怕不是。

「妹妹，好久沒有來看你，」女客說。

不是嫂嫂是誰呢？

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這話一點也沒有錯。她從來就沒有想到過嫂嫂也會這樣地漂亮。而甚至，難道時間真會倒走的！嫂嫂也從來沒有顯得這樣年輕過。珍寶出着神。

嫂嫂這一次是什麼重要的事情都沒有說，儘是些閒話。可是她爲什麼來？祇爲着說這些閒話嗎？不會的。她是來報告，縱然不用言語，報告着她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而此中的祕密是不難猜到的，尤其對於像珍寶這樣的女人。

這還是把自己掙工度日認再做體面不過的事情的嫂嫂嗎？這還是曾經勸她不要學王翠姐「這種人」底樣的嫂嫂嗎？

在她確切發現連嫂嫂都已經不復是她底嫂嫂了的時

候，一種無名的悲哀襲上她底心來，爲着她底哥哥，爲着

那到底也沒有改變自己底路徑的哥哥「他怕還沒有知道吧，他怕還沒有知道吧，」自己想著。然而她不敢說；她是甚至連急乎想知道的關於哥哥的消息都不敢輕易問起了，假如那位「女客」不先開口的話。

然而哥哥底做人的大道理却也不再苦苦地壓在她底心上了；她開始得到一個解釋。人應得像哥哥所說地那樣

做，她承認；可是女人是她們自己底道理的，女人——兩樣。

一切都會過去，祇有那為要使自己和自己底同伴們在十年二十年之後過好一點的日子而遭到這樣的命運的哥哥底記憶却長青在珍寶底心裏，直到永久。

精美 現代原稿紙

橡皮版道林紙精印

最合寫作之用

現代書局製

- | | | | | |
|-----|-----------|---------|--------|------|
| A 種 |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 (30×25) | 每五十張 | 二角五分 |
| B 種 | 橫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 (30×20) | 每百張 | 二角五分 |
| C 種 |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 (30×20) | 每百張 | 二角五分 |
| D 種 |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 (10×20) | 每本(百張) | 二角 |
| E 種 |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 (6×17) | 每本(百張) | 一角 |

詩三篇

義伽

當黎明穿上了白衣

紫藍的林子與林子之間

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

綠的草原，

綠的草原，草原上流着

——新鮮的乳液似的烟……

啊，當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時候，

田野是這麼新鮮！

看，
微黃的燈光，
正在電桿上顛慄牠的最後的時間。
看！

由巴黎到馬賽的路上。

那邊

黑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與黑之間，
疏的，密的，
無千萬的燈光。

一切都靜默着。

只有那邊燈光的一面，
鐵的聲音，
沸騰的人市的聲音，
不斷地傳出。

在千萬的燈光之間，
紅的綠的警燈，一閃閃的亮着，
在每秒鐘裏，
牠警告着人世的永劫的災難。

黑的河流，黑的天。
在黑與黑之間
疏的，密的，
無千萬的燈光，

看吧，那邊是：

永遠在掙扎的人間。

二六，二，一九三二緬公河畔。

陽光在遠處

陽光在沙漠的遠處，

船在暗雲遮着的河上馳去，

暗的風，

暗的沙土，

暗的

旅客的心啊。

——陽光嘻笑地，

射在沙漠的遠處。

三，二，一九三二蘇彝士河上。

學徒的神僊

(日本——志賀直哉)

方光霽譯

一

仙吉是在神田某秤店裏當學徒。

那正是柔和澄清，秋一般的陽光，從很褪了色的青暖簾下，靜靜地照射在店前的時候。店裏一個顧客也沒有。坐在賬桌前，無聊地抽着捲煙的伙計，向那在火鉢傍讀新聞的年輕伙計，談了這樣的話。

「喂！阿幸，漸漸地已是吃你喜歡的肥鱈魚的時節了呢！」

「噯，噯！」

「今天晚上，怎麼樣？店裏事務完結後，就出去罷，好麼？」

「很好呵！」

「外邊趁了車子去，只要十五分鐘呢。」

「是呵！」

「吃過了那家舖子的，這近邊的？就吃不上口了呢！」

「是的呀！」

在年輕伙計後面的位置上，兩手放在圍裙的下面，很正經地坐着的小徒弟仙吉，心想「呀，那是醋魚飯糰店的談話呵，」這樣地聽着。京橋方面有一家S舖名的同行店。爲的常常有事被差到那店中去，所以那醋魚飯糰店的地方，也知道得清楚。仙吉心想只願自己得能早日做了伙計，談談那樣的內行話，且成了可以隨心隨意地鑽進那舖子的暖簾中去的身分。

「聽說與兵衛的兒子，在松屋的附近，也開了一家舖子了。阿幸，這事你不知道麼？」

「噯，不知道呀！說起松屋來，究竟是哪一處的呢？」

「我也沒有仔細問過，可是想起來總是今川橋的松屋罷。」

「是這樣的麼。那末那邊想也很好罷？」

「是阿，名聲是很好的。」

「仍舊是叫與兵衛麼？」

「不是，叫什麼，和什麼店名，聽是聽見過的，可是忘記了。」

仙吉這樣地聽着，心想竟有「這許多這樣出名的店。」

而且一面在想「說是好吃，究竟是怎樣的好吃呢，」一面把口中湧起的垂涎，很小心不作聲響地，吞了下去。

一一

這樣地又過了二三日。仙吉被差到京橋S店去。出門的當兒，他從伙計那裏，領得來回的電車錢。

在鐵治橋下了外線的電車，他故意走過醋魚飯糰舖的

前面。他一面看着那舖子的暖簾，一面在懸想那氣派很大地分開簾子，走了進去的伙計們的樣子。那時他肚子很有點飢。油煎黃的鱈魚的醋魚飯糰一浮起在他的想像的眼中，他便想：「一個也好，總得嘗一嘗呵。」他向來領到了電車錢，總是買一單程，回去常常是跑路的。此刻剩下的四分，在胸前的衣袋裏，可噓叮噓作響。

有了四分，總可以吃一個罷；可是總說不出「給我一個」這一句話，他便這樣地斷了念，走過去了。

S店的差事，立刻就完畢了。他接過了一只放有幾個黃銅小秤錘，略略有些重似的小箱子，便跑出了那家店舖。

他不知爲什麼，一種被牽引了似的心情，重復又走回到原來的路上。而且不知不覺地又想要轉到那醋魚飯糰舖去。正在這當兒忽然在這十字街的對面橫街上，發見了一個攤頭，原來是掛着同樣店名的醋魚飯糰舖。他便靜悄悄地跑到那面去。

一二

年輕的貴族院議員A，常常從同僚議員B那兒，聽到了關於醋魚飯糰的話。據他說，若是不在團裡旁邊，用手抓着吃的攤頭的魚飯糰，便就不能懂得醋魚飯糰的趣味。B老是宣傳着這樣內行的話。A也曾想過，總得有一天去試試，站着吃一吃看。於是B便把出名的攤頭的魚飯糰舖，都告訴了他。

有一天，正是將近黃昏的當兒。A從銀座那面，走到京橋，想要進這以前聽見過的攤頭的魚飯糰舖中來看看。那兒已有三位顧客站着。他躊躇了一息。但却下了決心，畢竟鑽進了暖簾裏去。可是他無意去擠進了那站在那兒的人們中間。一進暖簾，就暫時裏動也不動，站在那些人的後面。

這當兒，却不料從橫面又走進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學徒。這學徒便擠過了A，在他前面僅少的空地上站着，一面却很忙碌地在那放有五六個魚飯糰，朝前傾的厚樺板上，看了一遍。

「紫菜卷的，沒有麼？」

「呀！今天沒有。呵！」肥胖的魚飯糰舖主人，一面

團捏着魚飯糰，一面目光炯炯地在看這小學徒。

學徒略帶決心的模樣，似乎在說這又並不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便起勁地伸個手去從那三個並排着的鱈魚飯糰中住抓了一個。可是不知爲什麼，學徒雖然很起勁地伸出手去，但在收回那隻手的當兒，却很妙地躊躇一躊躇。

「一個六分呢！」主人這樣地說。

學徒便默不作響，像掉落似地，把那飯糰復又放在板上。

「手拿過了一次，復又放了下來，真是沒有辦法！」主人這樣地說着，把團捏好了的飯糰放下，順便就把那擲過的，拿到自己的手頭。

學徒什麼也不說。露出了討厭的面相，在那兒一點也不動。可是不久，却提起了一種勇氣，跑出了暖簾的外面。

「現在魚飯糰也漲了價了。小徒弟真吃不起了啊！」主人略略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說了這樣的話。當團捏好了一個的時候，使用那空手把學徒抓過的一個，很巧妙地投遞到自己口裏，立刻就吃完了。

四

「前幾天跑到了你告訴我的那醋魚飯糰舖去過了呢。」
「怎麼樣？」

「真很好吃的。在那兒看一看，大家都是這麼一個吃法：把魚放在底下一次攪進了口中去的。那才是內行麼？」

「呀！鱒魚大概都是那麼吃的。」

「爲什麼要把魚朝底下一面呢？」

「這就是魚壞了的當兒，舌頭上會感到酸溜溜的味兒，便立就知道的呀！」

「聽到了這話，那末B的內行，也就稍稍有些奇怪了呵！」A這樣地笑了出來。

A在那當兒，便談起了學徒的事。而且說：

「總覺得有些可憐相似的。心中頗想總得怎麼樣地幫助他一下呵！」

「請他吃吃，那就行了。若是說一聲無論多少，吃得下，儘管吃去；他一定會很高興罷！」

「學徒想必很高興，可是我這邊却在出冷汗呢！」

「冷汗？是說沒有勇氣罷。」

「勇氣呢，或是什麼，却也不很知道。總之這樣的勇氣，畢竟一點也提不起來。立刻一塊兒跑出來，到另外地方去，請他吃，那或許能辦得到，也未可知。」

「呀！那也是是的。」B也這樣地贊成了。

五

A眼見那在幼稚園讀書的自己的小兒子，一天一天地漸漸長大起來，心頭頗想在數量上，知道個底細，因此便記起浴堂中備有小的體重秤來了。有一天，他偶然跑到神

田仙吉的店裏。

仙吉並不曉得A，可是A這方面却認得了仙吉。

和店中橫邊的裏部相通的洋灰地上，有着大大小小七八座貨物秤，依照高低地，排列在那兒。A便選擇了其中頂小的一座。那原和車站，轉運店的大秤，形式完全相同，就是小罷了。他心想那樣可愛的秤，妻和兒子，一定很歡喜的罷。

伙計手裏拿着古老式的賬簿，

「送到哪裏呢？」這樣地問。

「是呵！……」A躊躇着，看着仙吉。想了一想說：

「那小徒弟現在閒着麼？」

「噯，也沒有別的事，……」

「那末因爲是很待用的，就請他和我一同去罷，好麼？」

「好的，就是這麼辦罷。裝一裝上車，便立刻陪你同去。」

A前幾天沒有請成功，今天心想在什麼地方，要請這小徒弟吃一吃。

「那末對不起，請把地方和尊姓大名，都寫一寫下來罷。」錢一付清了，伙計另外拿出一冊簿子來，這樣地說。

A稍稍有點爲難了。買秤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買主的住所姓名要和秤的號頭，寫在一處的規則。通知了姓名，再去請吃點心，那豈不是同樣地總要感到出冷汗似的難堪麼！可是也沒有辦法。他想了又想，終於寫了一個亂造的地段和姓名，交給過去了。

六

客人慢慢地在前面漫步着。在兩三間後，挽着載秤小車的仙吉，也跟着走。

剛走到一家車行的前面，客人就叫仙吉等着，自己跑進裏面去了。不久秤就移放在準備好了的車行的車上。

「那末，就託你了呵！錢也在那邊領罷，這事名片上也寫清楚了。」說着，客人走了出來。此刻復又向仙吉，「你也辛苦了。很想請你吃一點點心，就請一同到那邊去罷。」這樣地帶笑帶說。

仙吉覺得這似乎是很甜蜜，却又有些忸怩的話。但畢竟總很高興。便很客氣地接連行了二三次的禮。

麵館前面，魚飯糰店前面，雞肉菜館前面，却都已走過了。「究竟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仙吉稍稍有點感到不安，鑽過神田驛的高架線下，走到松屋的橫邊，跨過電車路，便來到橫街上的一家小的醋魚飯糰舖的前面。客人停住在那兒。

「請等一等！」這樣地說了，客人獨自走了進去；仙

「你放下了車輪，站着。」

不久，客人跑出來了。後面有一位年輕人品端好的老板娘跟了出來，說道：

「小伙計，請進來罷。」

「我得先回家去，你且儘量吃罷。」這樣地說了，客人像逃走似地。急忙忙走到電車路的那面去了。

仙吉在那兒吃完了三客醋魚飯糰。髒餓餓荒了的瘦犬，碰到了意外的食物一般。他頃刻之間嘖嘖地都吃完了。外面沒有別的顧客，老板娘也故意地把紙糊門關得很合縫，所以仙吉也並沒有什麼外觀不雅。

向看起來遞茶的老板娘，笑了一笑，

「不再吃一點麼？」却被這樣地說了一句，仙吉稍稍有點面紅，

「不，不，夠了。」說着便低下頭去；一面便忙着準備回去。

「那末，請下回再來吃呵！付過的錢，還有很多在這兒呢！」

仙吉默不作聲。

「你和那位老爺，以前就相熟的麼？」

「不。」

「噯：」這樣地說着，老板娘却和走出到那邊來的店東，打了過照面。

「真是開心的人！可是這小徒弟，若是不再來吃的話，那末我們這方面，倒有些爲難呢！」

仙吉一面在穿木屐，一面便糊裏糊塗地行了一禮。

七

A 別過學徒，心頭覺得好像有人追趕似地，走到電車路上。在那兒叫住了剛剛通過的公共汽車，立刻便向B家去了。

A 沒來由地感到很寂寞。自己前日看到了這徒弟的可憐相，心裏很同情；本想若是可能的話，很願請一請他。今天碰到了偶然的機會，却居然完了這樁心願。小徒弟滿足，自己也滿足，這原該是很好的。況且使人快樂，又不是什麼壞事。就是自己也當然感到一種快樂。這原也該應是很好的。可是不知爲什麼，却竟有了這樣沒來由地寂寞

可厭的心情！究竟是爲了什麼呢？真是從何而來的呢？那正恰恰和瞞人做了惡事後的心情相似。

或許這樣地做了，心中存着奇怪的意識，以爲自己所做的是善事；於是對於這事，衷心復加以批判，反駁，嘲弄；結果便起了這樣的寂寞之感也未可知罷？若是把事情看小一點，從快樂方面去想，那也許是毫不關緊要的事。可是自己却不知不覺總縈繞在心頭，解也解不開。畢竟又沒有做了什麼可恥的事。況且也不留一點什麼不快之感；這原是有什麼的。他這樣地在左思右想。

那一天爲要赴約，B在那兒等待着。二人到了夜裏，便坐了B家的汽車，同赴Y夫人的音樂會去。

很晚了，A才回到家裏。他那奇怪的寂寞心情，却在和B會面與聽Y夫人有力的獨唱中，差不多已完全消失了。

「那秤，真是費心得很了！」妻正如豫想一樣，很喜歡那秤的小巧。小孩子已睡熟了。據妻說也歡喜非凡。

「那且不去說牠，前幾天在醋魚飯糰鋪裏碰見的小徒弟，今天又碰到了呢！」

「呀！在什麼地方？」

「就是秤店裏的小徒弟呀！」

「真是奇遇呵！」

A把請學徒吃過醋魚飯糰，和以後感到沒來由地寂寞的心情，等等都告訴了。

「爲什麼會變成那樣的寂寞的心情呢？真奇怪呵！」善良的妻很就心似地皺起了眉頭。妻似乎是在想了一想；不久却突然問：「你那心情我懂得呵！」這樣地說了出來；「有這樣的事呵！心中總覺得有過那樣的事呀！」

「這樣麼？」

「噢，噢。真有這樣的事呀！B先生說些什麼？」

「和B沒有談起會到學徒的事。」

「唔。總之小徒弟一定是很高興的呀！這樣意外地有人吃點心，無論誰都高興的呀！就是我也想吃呵！那醋魚飯糰，打電話叫來行不行？」

八

仙吉挽了空車回來了。他的肚子，却已漲飽到十二

分。以前也常常肚子吃的很飽過；可是吃這樣好吃東西，吃得飽飽的事，却有些記不起來。

他忽然記起前日在京帝攤頭的醋魚飯糰舖裏，倒霉的事。好不容易才把那事想起來。這樣他才開始覺得，今日吃點心，一定和那事有了一種關係。假如是這樣的，那末一定那天也在場的。他這樣地想。一定是的罷。可是爲什麼會知道了自己的住所呢？這却有點奇怪了。他又這樣地想。那末這樣說來，今天同去的那家舖子，仍舊是前幾天伙計們所談論那一家罷。究竟爲什麼連伙計們的閒話，那客人都會知道的呢？

仙吉不禁很感到奇怪不可思議。正如伙計們閒談醋魚飯糰舖一樣A和B也有過同樣的閒談；可是這回事在仙吉的頭腦裏，無論如何總想像不出來。他一味想着，自己聽見了伙計們的閒話，那時的閒話，客人也知道的；所以今日才把自己領到那邊去。否則前面也經過了兩三家醋魚飯糰舖，却走過了，竟連知道也不知道。他這樣地想。

總之愈想愈覺得那客人不是尋常人了。自己在攤頭醋魚飯糰舖裏倒了霉的事他知道；伙計們在談那醋魚飯糰舖

的閒話，他也知道；而且第一連自己的心事都被看透了便請吃了那樣一餐豐富的點心。他想畢竟那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事。也許是神道罷。或者是仙人罷，假如是的話，或許就是狐仙，也未可知。他這樣地想。

他想到了狐仙，爲的是他的伯母。狐仙的信仰者，曾經一時裏變成了發狂一樣的人的緣故。要是狐仙一憑依着，就會全身震顫，發出奇怪的豫言，遠處發生了的事，也都講的很對。他曾經看見過這樣的事。可是既是狐仙，却居然那麼開氣，倒覺得有些奇怪了。但無論怎樣，漸漸愈加感到那是一種超自然的力。

九

A的一種寂寞奇怪之感，一天一天地却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可是他對於經過神田那家店舖前面的一樁事，總就心着不肯走過去。而且那家醋魚飯糰舖，自己也沒有心思再去了。

「那正好呵！叫到家裏來，大家可以陪你吃。」妻說着笑了。

這樣一說，A竟連笑也不笑。

「像我這樣怯弱的人，決不會隨隨便便就做出那種事來的呀！」他這樣地說。

十

仙吉對那客人愈想愈不能忘記了。那是人，或是超自然的東西，現在差不多已經是不成問題了。只是一味地在贈感謝。雖然醋魚飯糰舖的主人夫婦再三說過，可是他卻沒有心思，再到那邊去吃了。爲的這樣地增加上去，總覺得有些恐懼。

他悲傷的時候，苦惱的時候，一定想到「那客人」。

只要想一想，便可得到一種慰安。他相信總有一個時候，「那客人」會帶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出現到自己面前來的。

作者要在這裏擱筆了。其實想寫一寫那小徒弟爲要確定那客人的本體，便請伙計們告訴了地段和姓名，到那邊去訪問了。小徒弟到了那邊，原來那地段並沒有人住，只有小小的狐仙祠。小徒弟吃驚了。——心想這樣地寫的；可是這樣一寫，對於小徒弟，却覺得有些太慘酷了。因此作者便在前面的地方擱筆了。



新的浪漫主義

(英國——赫克思萊)

施登存譯

浪漫主義者常受着各式各樣的詬病。古典主義者因為他們底歌斯底里亞性的放浪而責難他們。寫實主義者說他們是再懼不愉快的真實的說謊者與懦夫。道德家因為他們過於高揚了熱情而不滿意。哲學家又招怪他們傷害理性而去求助於一種柔弱的神祕主義。有權威的社會主義者及思想家又都不滿意於他們底個人主義。每一個敵人對於浪漫主義投一塊不相同的磚石。但這些磚石是可以反擲回來的。浪漫主義者也儘可以反唇相譏，對於古典主義者，說他們是陰鬱而冷酷；對於寫實主義者，說他們是單關心着那些糞穢和利慾；對於道德家，就可以說他們底區區禁遏的理想是優的，因為這常是沒有成功的；對於哲學家，就可以說他們底著名的「純粹的理智」，在解決宇宙之謎這

一方面，對於他們的幫助，並不比一頭牛底「純粹的本能」更大些；而對於那些思想權威者及社會主義者，可以說他們底政府專政和集團主義至少也像無限制的個人主義一樣地不自然。壺和罐也許會得爭吵起來，但是他們底顏色却總是一樣的。浪漫主義底大多數的敵人都是像浪漫主義者一樣地放浪和偏於一面的（那就是說，像浪漫主義者一樣地浪漫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種種活動都是不穩定而又花式繁多的。沒有一個文學的，藝術的，或哲學的趨勢能佔據最高的地位而控制其他的一切。現在真是一個種種不同的意見和種種衝突的學說的大紛擾場。但是在這種混亂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支奇怪而值得注意的樂曲，在每一個分

枝的紛擾場中，由各種不同的樂器以各種不同的鍵反覆地奏鳴着。這就是我們底近代浪漫主義的曲調。

純正的浪漫主義者，沒有一個時代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少了，這是人們立刻就可以斷言的。對於這樣的駁議，我也立刻就可以承認。近代的浪漫主義一點也不像麻亞（More）、米賽（Musset）、和蕭班（Chopin）等人時代的浪漫主義了，而雪萊（Shelley）、雨果（Hugo）、斐多汶（Beethoven）等人的浪漫主義，更無論矣。事實上，近代的浪漫主義恰與他們這些人的浪漫主義相反。近代浪漫主義就是把舊的浪漫主義翻一個轉身，牠底一切價值也完全反轉了。舊浪漫主義之盈，即近代浪漫主義之虛；近代之優，即舊代之劣。當時之黑者，今一變而為白，當時之白者，今一變而為黑。我們底浪漫主義就是在上一世紀璀璨光華過的浪漫主義之照相底片。

在政治的領域內，這兩種浪漫主義底區別立刻就可以顯然地看出來。一百年前的革命家都是民主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他們認為最高的政治價值便是個人的自由，而這是在葛沙里尼所形容之為腐屍的東西，而這也就是布爾

希維克所譏笑之為有閒的布爾喬亞西替他們自己發明出來的理想。為一八三二年英國憲政改革案而活動的人，參加一八三〇年巴黎革命的人，都是自由主義者（Liberals）。個人主義與自由便是他們所追求的最後的福利。俄國的共產革命底目的，是要攪奪個人的每一種權利，每一種個人自由的蹤跡（這裏包括着思想的自由，以及享有靈魂的權利），而使他變形為一個龐大的「集團人」之一個組合細胞——這一個機械的怪物，在布爾希維克的千年期中，將代替了現在生活於這世界上的許多羣未編入隊的「被靈魂所阻塞」的個人底位置。在布爾希維克看起來，像一個有靈魂，有個人趣味，有特殊才能的個人那樣的「混亂地有活力」，那樣的「神秘地有機構」的東西，實在是很討厭而又覺得很不適宜的。個人必須因生存而組織起來；共產主義的國家所需要者，不是人，而是那龐大的「集團機械主義」裏的齒輪和棘輪機。在布爾希維克理想家看起來，烏托邦與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底工廠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在他們底目光中看起來，一個人每天祇在工場裏受八小時的鍛鍊還是不夠的。在工廠外面的生活應該和在工廠內的生

活完全相同。閒暇必須像勞動一樣崇高地組織化起來。在基督教的天國裏，一個人祇要能做到如赤子一般，就可以進去了。但是要進布爾希維克底地上天堂的條件，却是：人必須要做到像機器一般。

恐怕人們會以為我是在替共產黨的教條作諷刺的描繪，讓我把富洛潑·密萊先生在他那本很有趣味的論述蘇俄文化生活的大著布爾希維主義之表裏（*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中所引的許多原來的文書介紹給讀者罷。這些文書，很足以表顯列寧及其追隨者們所慘淡經營的政治教條，正與一百年前高特文（*Godwin*）所言傳着的，雪萊所謳歌着的革命的自由主義完全是針鋒相對的。高特文和雪萊信仰着純粹的個人主義，布爾希維克信仰着純粹的集團主義。這兩種信仰彼此都是一樣過份的浪漫。離開了社會，沒有組織，人固然是不能生活。但是，同樣地，如果沒有少許的隱私和個人的自由，人也是不能生活的。雪萊底獨斷的理想主義否定了人類的生物學與經濟的顯明的事實。而列寧底獨斷的唯物主義否定了人類底直接的精神經驗底同樣顯明而重要的事實。革命的自由主義者

不承認人除了個人的靈魂之外，同時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所以他們是浪漫的。布爾希維克則不承認人是有甚於一個社會的動物的地方，只想以一定的訓練工夫把他們變成一架完善的機器，這也不免是浪漫的。所以說這兩種思想都是過度和偏執的。

近代浪漫主義決不祇限制於俄國或政治裏。牠已經滲入於每一個國家底思想和藝術中了。共產主義還不會在俄羅斯底疆場外施行；但是布爾希維克底對於精神和個人的價值之浪漫性的貶視，多少總已經影響於每一個西洋民族底「年青」的文學和藝術了。因此，在近代藝術中，整個的「立體派」傾向（人們總樂於看出，畫家和彫刻家現在已經對於這一派的傾向有反動了）便是那種對於靈魂和個人的憎惡底深沉的病象，對於這種傾向，布爾希維克已經在藝術的表現之外，更有了實行的和政治的表現了。立體主義者很審慎地把他們底藝術中所有的「神祕地有機構」的色彩排除掉，而易之以立體幾何學。他們是一切「感傷性」（一個布爾希維克底侮人字典中最好的字眼）底敵人，一切純文學底敵人——那就是說，一切給予個人生活以

意義的精神的及個人的價值底敵人。他們宜說藝術是一個純粹形式的問題。一幅立體派的繪畫是一件藝術品，從這裏，凡一切要投個人的靈魂之所好的東西都已經被抹殺了。這是單單地呈給（而且常常是用至上的技巧呈給的）一個抽象的美學的人（Aesthetic man）的，這美學的人與真實的複雜的人類之關係，正如社會主義者底經濟的人（Economic man）或是布爾希維克底集團人（Collective）底機械化的組合份子與真實的複雜的人類的關係一樣。

立體派藝術底抹殺人性常常又伴同着一種對於機器的浪漫而感情的景仰。機器底斷片常常散見在近代的繪畫裏。還有彫刻家，他們也孜孜矻矻地試想複製那些工程師所發明的形式。進步的建築家底野心是要使住宅和工廠房子沒有什麼區別；照 Le Corbusier 的話講起來，一所家屋就是一架「住人的機器」。

「年青」的著作家也像「年青」的藝術家一樣地嗜愛着機器。有多少讚美機器的自由詩體頌歌從美國的中西部產生出來啊！在歐洲大陸上，進步的著作家已經爲了他們一己的歡喜而創造出完全是荒誕不經的支加哥和紐約了，

那兒每一座房屋都是摩天的大廈，而每一座摩天大廈都是充滿了旋轉不停的輪子的工廠；那兒每一條馬路上都有高架鐵道，飛機在每一個煙囪頂筒上繞圈兒，每一堵空白的牆上都裝着電燈廣告，摩托車從來不開每小時六十里以下的速度，而整天地響着一陣好像在七十所萬魔院裏的喧騰。這裏我們可以譯一節俄國詩人馬雅珂夫斯基咏支加哥的詩：

支加哥：建築在

一個螺旋上的大城！

電的——發動機的——機械的城！

尖頂形的——

在一個鋼鐵的平圓面上——

每敲一點鐘

迴旋一轉！

五千座摩天樓——

花崗石的太陽！

方場——

一里高，他們騰躍上天，

與百萬人徐徐前進，
穿織着鋼鐵的繩索，
飛行的百老匯路……

湯謨·摩亞(Tom Moore)在Lullia Book裏的關於東方的描寫遠遠不及這首詩的幻想的浪漫。

在近代藝術上成爲這樣一個特點的對於機器的熱情實在是一種向着我所謂第二幼稚時代去的退步。在十二歲的時候，我們都看着火車頭，船上的引擎，和機器的家具而發癡。我們差不多每個人都希望將來成爲一個開火車的火夫，或是一個引擎師——無論什麼都好，祇要我們能夠使我們底職業會得每小時都與所景仰的機器發生關係。但是長大了之後，我們大多數都發現了人類的靈魂才真的比那慘淡經營的機械主義更奇怪，更有趣味。近代的藝術家好像是在倒生長下去；他們是在倒轉向孩子時代的偏見去了。他在試想做一個原始人。我們應該記得，那浪漫的盧騷也是這樣的。但是盧騷所要的野蠻是高貴的，精微的，智慧的，我們的近代藝術家所要學像的原始人却是一種市井流

氓，非洲黑人，和十五歲的小學生的混合物。我們的近代盧騷是極輕視心理學的（但看普路斯特(Proust)被那些在巴黎的真正進步的年青人攻擊得多利害！）；他們嘲笑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他們蔑視理智和秩序，而且，很不合論理地，他們雖然繼續着著作和繪畫，但他們却認一切藝術爲浪漫時間的事情。在他們的眼中，他們底理想生活是一種充滿了運動，喧騰，機械，和社會性的動亂的生活。

我個人，對於這兩種浪漫主義是都不大滿意的。如果有絕對的必需品我在兩者之間揀定一種，則我是寧可揀取舊的那一種的。誇張了靈魂及個人的意義，而犧牲了事實，社會，機器，和組合體，在我看來是一種方向準確的誇張。那新的浪漫主義，據我看來，是在一直走向死的路上去。（但是我之所謂死，那些新的浪漫主義者一定稱之爲生的。）不啊，如果要我自己的路，我決不在這兩者之中揀取一種；我是主張在這兩者之中採取一個中庸之道的，可以有永久價值的唯一的人生哲學是一種包含一切事實的哲學——心靈的事實和物質的事實，本能的事實和智慧的事實，個人主義的事實和社會的事實。賢明的人會得

避免了這種浪漫主義底兩極端，而選取一個可貴的寫實的
中庸之道。

阿爾杜思·赫克思萊 (Aldous Huxley) 英國現代詩人，小說家，

戲劇家，又是批評家。他是屬於新心理派作家之輩的，但是他的文
學批評却並不囿於成見，往往有公正的言論給與我們。這裏的一篇

小論文，係從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夜間音樂 (Music at Night) 中
譯出，我覺得在這兩種紛爭的浪漫主義同樣地在中國彼此衝突着的
時候，這篇文章對於讀者能盡一個公道的指導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譯者記

現代書局

精製

現

代

信

箋



白雲箋	(10.5 × 7開)	實價二角五分
白雲小箋	(9 × 6開)	實價二角四分
彩雲箋	(10 × 7開)	實價三角
彩雲小箋	(9 × 6開)	實價二角五分
蟹行箋	(10.5 × 7開)	實價二角二分
青蓮箋	(10 × 7開)	實價二角二分

眼

史衛斯

我愛你一對眼，像
帶水的珠、發着光，
照着叫人心跳，
臉紅，一身發燒，
只讓你，不敢抬頭，
搜尋，全身的怪醜。
要我變瘋，變拙，
變馴良，變沈默，
一萬個肯，一萬個能，
縱然不是幸，只是蠢！
只望你的眼，像箭，
輕輕，碰一碰我臉。

夏之一週間

編者引言

因連日上海的奇熱，引起我在本期上裏一特輯的動機。遂以「夏之一週間」為題，請幾位作家自由地寫一點短文。或記生活，或抒近感，總之是在最近的一週間的思想行為的自供。可惜時間匆促，不能使我廣為徵稿，現在就以這裏的九篇文字貢獻給讀者。

苦雨齋之一週

周作人

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遠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

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來，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為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末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

二十八日

陰。上午，啓君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為作序。嗣君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大雷雨，積水沒階。十時頃，啓無平伯同羣共僱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二十九日

雨，後晴。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

夏之一週問

老舍

我與學界的人們一同分潤暑假暑假的「寒」與「暑」，「假」字與我老不發生關係似的。寒與暑並不因此而特別的留點情；可是，一想及拉車的，當巡警的，賣苦力氣的，我還抱怨什麼？而且假期到底是假期，晚起個三兩分鐘到底不會耽誤了上堂；暫時不作銅鈴的奴隸也總得算倍大的自由！況且沒有粉筆麵子的「雙」薰——對不起，一對鼻孔總是一齊吸氣，還沒練成「單吸」的工夫，雖然作了不少年的教員。

整理已講過的講義，預備下學期的新教材，這把「念」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工夫已作足。此外，還要寫小說呢。教員兼寫家，或寫家兼教員，無論怎樣排列吧，這是最時行的事。單幹哪一行也不夠養家的，況且我還養着一隻小貓！幸而教員兼車夫，或寫家兼屠戶，還沒大行開，這在像中國這麼文明的國家裏，還不該念佛？

鬧鐘的鈴自一放學就停止了工作，可是沒在六點後起來過，小說的人物總是在天亮左右便在腦中開了戰事；設

若不乘着打得正歡的時候把他們捉住，這一天，也許是兩天，不用打算順當的調動他們，不管你吸多少枝香煙，他們總是在面前耍鬼臉，及至你一伸手，他們全跑得連個影兒也不見。早起的鳥捉住蟲兒，寫小說的也如此。

這決不是說早起可以少出一點汗。在濟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離開濟南。早晨，晌午，晚間，夜裏，毛孔永遠川流不息；自要你一眨巴眼，或叫聲環——那隻小貓——得，遍體生津。早起決不爲少出汗，而是爲拿起筆來把汗吓回去。出汗的工作是人人怕的，連汗的本身也怕。一邊寫，一邊流汗；越流汗越寫得起勁；汗知道你是與牠拚個你死我活，牠便不流了。這個道理或者可以從易經裏找出來，但是我還沒有工夫去檢查。

自六點至九點，也許寫成五百字，也許寫成三千字，假如沒有客人來的話。五百字也好，三千字也好，早晨的工作算是結束了。值得一說的是：寫五百字比寫三千的時候要多吸至少七八枝香煙，吸烟能助文思不永遠靈驗，是不是還應當多給文曲星燒股高香？

九點以後，寫信——寫信——老得寫信——希望郵差再大

罷工一年——澆澆院中的草花，和小貓在地上滾一回，然後讀歐·亨利。這一鬧鬧就快十二點了。吃午飯；也許只是聞一聞；夏天聞開菜飯便可以飽了的。飯後，睡大覺，這一覺非遇見非常的事件是不能醒的。打大雷，鄰居小夫婦吵架，把水缸從牆頭擲過來，……只是不希望地震，雖然牠準是最有效的。醒了，該弄講義了，多少不拘，天天總弄出一點來。六點，又吃飯。飯後，到齊大的花園去走半點鐘，這是一天中挺直脊骨的特許期間，廿四點鐘內挺直兩刻鐘的脊骨好像有什麼衛生神術在其中的；不過，挺着胸膛走到底是壯觀的；究竟挺直了沒有自然是另一問題，未便深究。

挺直運動完畢，回家。屋子裏比烤麵包的爐子的熱度高着多少？無從知道，因爲沒有寒暑表。屋內的蚊子還沒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洗個澡，在院中坐一會兒，聽着街上賣汽水，冰激凌的吆喝。心靜自然涼，我永遠不喝汽水，不吃冰激凌；香片茶是我一年到頭的唯一飲料；多嗜香片茶是由外洋販來我便不喝了。九點鐘前後就去睡，不管多熱，我永遠的躺下——有時還沒有十分躺好——便能

入夢。身體弱多睡覺，是我的格言。一氣睡到天明，又該起來拿筆吓走汗了。

過去的一週就是這麼過去的；沒讀過一張報紙，不作亡國的事的，與作亡國的事的，或者都不大愛讀新聞紙；我是哪一等人呢？良心上分吧。

我底夏天

巴金

我把自己關閉在墳墓一般的房間裏已經有許多許多的日子了。每天每天我坐在陽光照耀的窗前，常常坐到深夜。窗戶外面是一排高聳的房屋，這房屋雖然不會給我遮住陽光，却給我遮住了街市，而且使我看不見這一個大都市裏的羣衆。

於是夏天到了。許多的工作停頓了，許多的人到陰涼的地方去了。這都市就成了熱帶的沙漠，在這里連風也是熱的。寫字間裝好了電扇，工廠裏却依舊燃着烈火熊熊的火爐。對於某一些人夏天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這沙漠上他們也可以找到綠洲。這綠洲只是爲着少數人而存在的。

然而對於我，我是痛切地感覺到夏天來了。我依舊留在自己底墳墓般的房間裏，而如今墳墓外面却被人燃起了野火，墳頭的草已經被燒枯了，墳墓裏就變成了蒸籠似地熱。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燒起來，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熟得不能夠動彈了。在這些時候我雖然依舊枯坐在窗前，動也不動一動，而且差不多要屏絕了飯食，但我却不得不拚命地喝着涼水，來熄滅我心裏的火焰。

我這樣整日家坐在窗前，我是在看那高聳的房屋麼？不，那些房屋就像一匹火山，在平靜的表面下正沸騰着火流，這火山是遲早要爆發的。我是在看這大都市裏的羣衆麼？不，他們這時候是在火爐旁邊被燒被蒸，在馬路中間飛馳着的汽車裏面沒有他們，而且連馬路也被那高聳的房屋給我遮住了。那麼我就是無益的癡想中浪費我底生命麼？

不，我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書桌前面創造我底「新生」。這「新生」是我底一部長篇小說，却跟着小說月報社在開北的大火中化成了灰燼。那火是日本兵士放的火，牠燒毀了堅實的建築，燒毀了人底血肉的身軀，但牠却不能夠毀

滅我底創造衝動，更不能夠毀滅我底精力。我要來重新造出那被日本的爆炸彈所毀滅了的東西。我要來試驗我底精力究竟是否會被那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克服。

日也寫，夜也寫，坐在蒸籠似的房間裏，坐在烈火般的陽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動彈，忘了飯食，這樣經過了兩個夏季的星期以後我終於完成了我底紀念碑，這紀念碑是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不能夠毀滅的，而牠却會永久地存在着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我把這當作一個賭，拿我底精力來作孤注一擲，但是這一次我却勝了。

這樣地度過了底兩個星期的夏日以後我如今是要離開這蒸籠似的，墳墓似的房間了，我如今是要離開這熱帶沙漠似的大都市了。

然而我會回來的，假若有一天，墳頭生長了茂盛的青草，沙漠變成了新綠的原野，那時候我會回來，回來看我底紀念碑是否還立在這都市裏。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

一週間給五個人的信摘鈔

沈從文

甲

不要為回憶把自己弄成衰弱東西，一切回憶都是有毒的。

不要儘看那些舊書，我們已沒有義務再去擔負那些過去時代過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觀念了。在我們未老之前，看了過多由于那些老年人為一個長長的民族歷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墳墓鑽去的道教與佛教的隱避避世感情，而寫成的種種書籍，比回憶還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乙

大概人是要受一種轄治才能像一個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醫生的、受金錢或名譽、受過去權威或未來希望，……多少要一點從外而來或自內而發的限制，他纔能夠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一種本能之一個人無所傾心，就不大像一個人了。

失戀使你痛苦也是當然的，就因為這是你自己選定的主人，初初離開你時，你的自由為你所不習慣，所以女人

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靈魂。覺得痛苦，就讓牠痛苦下去，不要用酒用別的東西去救濟，也用不着去書本上找尋那些哲理名言罷。酒只是無用處的人懦弱的人才靠到牠來壯胆的東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別一個人生活過來思索過來後說出的話語。你的經驗，應當使你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發一些日子。唯一的醫藥還是「時間」，時間使一個時代的人類污點也可以去盡，讓時間治療一下你這個人為失去了主人而發生的痛苦，實在太容易了。

丙

不要羨慕那些作家，還是好好的作你的物理實驗罷。

一個寫小說的算什麼？他知道許多，想過許多，寫了許多，其實就永遠不能用他那點知識救濟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勞，他的習慣則他孤單獨立。：他自己永遠同一切生活離開，站得遠遠的，他却儘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沒有的愛情和其他東西。他是一個拿了金碗討飯的乞丐，因為各處討乞什麼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寫許多好夢到這世界上。

丁

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環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編排，不是保守那點遵王復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與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傾心到過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個嶄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犧牲就把膽氣弄小了。去掉舊的，換上新的，要殺死許多人，餓死許多人，這數目應當很大很大！綜合成一篇用血寫成嚇人的賬目，才會稍有頭緒！

戊

一個女人本來就要你們給她思想她才會思想，給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時用規則或人格使她生活得像樣一點，她才能夠有希望像樣一點！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產罪過的！上帝造女子時并不忘記他的手續，第一使她美麗，第二使她聰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盡了他造人的責任。可是你們男子辦教育的，作丈夫的，以及其他製香料的，販賣虛榮的，說謊話的，唱戲扮王子的，縫衣的，發明鞋子帽子的，：

却把女子完全弄墮落了。

七月十三

在熱波裏喘息

郁達夫

因為還有許多未完的稿子想做，所以在一個月前，就定下了獨身北上的計劃。但一直到六月底止，上海的天氣真也涼爽得可愛，因此一捱兩捱，就捱到了七月。直至七月中旬將到，而忽然一變，上海竟變成了天天在百度以上的灼熱地獄了。在這樣的熱波裏浸着，便吐一口氣都覺得累贅，還那裏有心想上車雇馬，放心行旅呢？所以這幾日來，只在小小的寄寓裏，脫光了衣服，醉酒酣臥和看書。

第一部看的，是谷崎潤一郎的『食蓼之蟲』。三數年來，和谷崎的筆墨，疏遠得也很長久了。這一次得到了春陽堂發行的這一冊小本小說，真使我寢食俱忘，很快樂地消磨了一個午後，和半夜的炎熱的時季。文筆的渾圓純熟，本就是這一位作家的特技，而心理的刻劃，周圍環境的描摹，老人趣味和江戶末期文化心理的分析，則自我認識谷崎，讀他的作品以來，從沒有見到比這一部『食蓼之蟲』更完美的結晶品過。這一部書，以我看來，非但是谷崎一生的傑作，大約在日本的全部文學作品裏，總也可以列入到十名以內的地位中去的。我很希望中國的愛讀谷崎氏的作品者，馬上能夠把牠翻譯出來，來豐富豐富我們中國的翻譯文學。

至於這書的內容背景，常然是和他的讓妻給友，有點關係的。可是這些實感，並不是使這書所以成爲偉大的中心點，即使離開了關於個人的生活關係和趣味來看，牠也必然地是日本文學中的一篇美麗諧整的寶石樣的東西。

第二部看的，是柳無忌，無非，無垢兄妹三人合作的『菩提珠』小品集，作者們都還不遺是二十歲內外的妙齡兒郎，文筆的幼稚，一看就可以看出。可是這幼稚，却是隨園詩話裏所說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詩人的幼稚，讀到了她們的話，則自以爲閱世較深，年事稍長的我們，也不禁會張口微笑起來，笑納她們的同小孩子似的憨態。譬如看見了日本人的厚重的木屐，便想教他們走得輕些，免得生活在地球這面的她哥哥的頭上，會感到木屐的殘踏，這豈不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詩人的幼稚麼？

第三部看的，是現代雜誌的編者、施蛰存君的「將軍的頭」。以史實來寫小說，是我在十幾年前就想做而未成的工作，現在看到了這四篇東西，我覺得我的理想，却終於被施君來實踐了。會讀過我的那篇「歷史小說論」的人，或者會記得我之所以想以史實來寫小說的原因，歷史小說的優點，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腦裏去。施君的四篇東西，都是很巧妙地運用着這一個特點的。尤其是「將軍的頭」的神話似的結束，和「石秀」的變態地感到性慾滿足的兩處地方，使我感到了意外的喜悅。

天時若再熱一點起來，說不定看書會更看得多一點，也說不定會勉強出發，上北國去過牠一個殘夏和初秋。但這一週間，我的唯一的消暑的方法，却只在睡覺和讀書，而讀過的那三部書的意見，已約略說出在上面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

今年的暑假

廢名

我於民國十六年之冬日卜居於北平西山一個破落戶之

家，荏苒將是五年。這其間又來去無常。西山是一班士女消暑的地方，不湊巧我常是冬天在這裏，到了夏天每每因事進城去。前年冬去青島，在那裏住了三個月，慨然有歸與之情，而且決定命余西山之居為「常出屋齋」焉。亡友秋心君曾愛好我的齋名，與「十字街頭的塔」有同樣的妙處。我細思，確是不錯的。其實起名字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許多，只是聽說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則常喜歡到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開卷有得而已。今年春又在北平城內，北平有某一種刊物，彷彿說我故意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裏」，那其實不然，我的街坊就是北平公安局長，馬路是新建的，汽車不斷的來往。今年我立了一個志，要寫一個一百回的小說，名曰「芭蕉夢」，但只寫好了「一個「楔子」。我的「橋」於四月間出版，這是一部小說的一半，出版後倒想把牠續寫，不願意有這麼一個半部的東西，於是「芭蕉夢」暫且不表，我決定又來寫「橋」。所以今年的夏天，我倒是有志來西山避暑，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裏」。換句話說，走進象牙之塔。

山中方七日矣，什麼也沒有做。今天接到一個「計」，

音樂家劉天華君於月前死去。我不知道劉君，但頗有興致來弔一弔琴師，自古看竹不問主人，君善笛請爲我一奏，千載下不禁神往也。然而我輩俗物却想藉此來發一段議論。我會同我的朋友程鶴西君說，文人求不朽，恐怕與科學制度不無關係，就是到了如今的嶄新人物，依然難脫從來「士」的習氣，在漢以前恐怕好得多，一藝之長，思有用於世，假神農黃帝之名。伯牙子期的故事，實在是藝術的一個很好的理想，澈底的唯物觀，人琴俱亡，此調遂不彈矣。我乃作聯挽劉天華君曰：

高山流水不朽

物是人非可悲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熱與冷

茅盾

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首玩意兒的英文小詩：

'As a rule a man's a fool;

When it's hot he wants it cool,

And when it's cool, he wants it hot.

Always wanting what is not.

一般地說來；詩的翻譯幾乎是不可能；但這首外國「打油詩」却不妨譯出來，就是——

照例的人們是那麽蠢，

熱的時候兒他要冷；

到冷的時候他又耍熱，

總是要那些要不得。

冷或是熱，人們都不喜歡；太冷或是太熱，人們簡直要「怨天」。在我，與其冷，毋寧熱。每到了夏季，雖則「汗流夾背」，似乎精神還能振作；我向來是不怕熱的。近來却不同了，即使還沒十分怕熱，可是懶洋洋地只想睡覺。

今年上海例外地早熱，而且天天在九十六度以上，亦既有一週之久；每夜看看天空，一片雲都沒有，漸圓的月亮格外有精神，告訴我們明天又是一個熱天。於是好像連日連夜苦戰的兵士似的，我對於「熱」的抵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最近簡直連睡覺都不大甜甜。

想到預定的做小說計劃，無端又受了挫折，我便轉念

到還是上什麼山裏去避避暑罷？鄭振鐸君每年要到莫干山住上兩個月，而入山以後，天天閉門疾書，據說每天可以成書萬言。我沒有那樣的「筆下快」，而且我又是離開了我所熟習的破書桌就覺得百不自在，簡直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所以到什麼涼快地方去埋頭做文章那樣的事，我只好望着別人欣羨。我在九十幾度的酷熱下唯一的排遣法就是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的拿破崙傳。

我也羨慕那些好本事的人，在毒太陽下出一身大汗。雖然我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也出一身大汗，但這是可笑的汗，我知道。我常常做一些可笑的事，我也知道。只是在流着可笑的汗時，使我不能無戚戚的，乃是自己現在竟連熱都怕了，那就正像上面所引那首外國「打油詩」所說，我便成了一個十足的蠢才！

出一個題目，找許多人來作文，像槓拷棧似的槓起來，這在今年是頂流行的；何況「消夏」又是中國傳統的雅事，只可惜我不是「詩人」，這樣的文章做不來，勉強交卷，未免有僭，於是又一身大汗。

七月十六日，室內寒暑表一百度時。

夏？

聖陶

編者囑交出最近一週間的日記。可是我並不寫日記。在二十歲前後的數年間，曾繼續不斷地寫過十幾本日記；成了習慣，就與刷牙漱口一樣，一天不寫是很不舒服的。怎樣會開斷下來，現在已想不起了。這十幾本東西包得好好地，放在一個書箱裏，在今春上海戰役中失去了。

有一些人確然應該寫日記；但是像我這樣生活簡單的人似乎沒有必要。今天和昨天相彷彿，明天又和今天差不多，如果寫，無非刻板文字。即就最近的一週間說，寫日記時就將每天是「看稿多少篇，校排樣多少張，撰小學國語課文多少課。」還有什麼意義？

從家裏的牀而工作所的椅子，而家裏的椅子，這樣就是一天。第二天照樣。莫說有冬夏而無春秋，就是最近半個月的酷熱，也只覺腕底的汗沾溼了紙張而已，若說這就是夏令，似乎殊無憑證；耳不聞蟬聲，目不見荷花，納涼消暑的韻事也不會做過。但是我並不歎惋，以為這樣的生非人所堪。春間炮火連天，每天徘徊街頭或者枯坐避難

所裏，憤慨百端，但沒一事可為，那時候我嘗到了空着手不做事的強烈的苦味；聊自排遣，曾經縫了一身自己的衫袴。自從有了這經驗，我比以前不怕忙迫了，有可做，儘量做；節候之感誰還管。——如果寫日記，這一節倒是可以寫上去的。

書生的一週間

趙景深

盤存來訪，以夏之一週間這個題目來徵之於喜歡寫寫文章的人才中，一個我，我想，平時糊裏糊塗的過着刻板忙碌，空虛的生活，現在要我記下來，可真有些感到慚愧了。一週間，李白金斯基以這個題目寫了奪回縣城的大舉。我在這一週間能夠做些什麼事呢？說老實話，大約也只有到了時候就辦公，有了閒暇就譯書了。轉來轉去，總脫不出書齋。聖陶也常歎息，文學有什麼用呢？這些問題且不去想牠，書生總歸是書生，且在這談話會中插幾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氣還是很熱，與前兩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

投在火爐裏似的，雖是有一點風，這風也很熱。上午只譯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盜的故事，這是兒童的詩園裏的一篇，我預備在最近把這本書用韻文譯完，供給中國的孩子們閱覽。

午後我正在校閱冰心的姑姑（黃皮小叢書之一，內收冰心最近的小說姑姑，第一次宴會，三年和分這四篇）盤存就來了。他一來，我的精神就振作起來；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揚着濃眉，大聲的說着：「大聲拜嘉，濃眉奉璧——編者戲注」隨時都像演說似的——你可以說他寫過這，決想不到他會寫上元燈。他那說話的爽快，所含有飽滿的生命力，常使我羨慕不置。不看別的，只看他所編的現代，排列的新穎，真是一點也不含糊！圖畫印到邊端，每面旁邊的粗黑線，都是別致而又美觀的地方。他要我寫這正在寫着的文章。我說：「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過了一週，我就從今天起，每天記一點，到時候再奉上吧。」他走後我再校冰心姑姑的樣稿。姑姑寫兒童的初戀，柔和而又嫵媚。在這一集中我最愛這一篇。分的含意，頗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ce」以初生的小兒（大

約就是最近良友上所登的)爲主人公，假設他所看見的醫院裏的不平等。以寫實主義的尺來量，這篇是不合理的，沒有真實性的；若說冰心作風的改變，大約這一篇算是最明顯了；粗一點說，可以說是「從寫實的對象徵的」。第一次宴會雖被人認爲是風格的轉變，我則以爲寫戀愛並不一樣嚴重，基調仍是母親的愛，大約可以算作南歸的姊妹篇吧！

看大公报上文學副刊內馮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即梁遇春。他在我所主編的現代文學(一九三〇)上常寫文章，可惜我至今還不曾與他通信，留下一個寶貴的筆跡和友誼，我結婚時他送我的照片銀架，倒仍放在我的妻子的梳粧台上，裏面插了我們倆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歲的年紀羅暹紅熱死了。

晚間又譯了一首史梯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間譯完格林的三條細綠枝和貓鼠同居。
午後看穆時英的油布，備編青年界二卷四號之用。這

篇寫的是搪瓷的工人，極爲逼真，文字亦極流利。大約寫工人至少有兩種型：一種是沈鬱的，宛轉於自己的命運而不能自己，終於快快而死；一種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奮鬥，轟轟烈烈的而死。穆先生的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再者這篇若給舒月先生看見，也許要說作者是受了水滸中楊志押解生辰綱這一段的影響了。在我看來，只就這篇油布而言，則作者也許受了一點柴霍甫的影響。

七月十六日

譯格林的剪邊羅，並寫後記一篇，完成格林童話全集第七集鴉女；全部共約二十集。

晚間與妻子以及小峯夫婦等遊兆豐公園。兆豐公園我曾去過幾次，但夜遊却還是第一次。因爲今晚的月亮將圓，又是星期六，所以纔動了我們的遊興。我們在一個池邊的樓上坐了許久，又在草地的椅上坐了一會。草地對面的兩株黑黢黢的大樹好像兩個人的側面剪影，正在那裏鼻子對鼻子的談天。月亮底下的雲好像一個穿山甲，可惜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旁的一排樹作傾斜勢，這也許是由

於 Perspective View 之故了。月亮旁的雲稀疏如扯鬆的棉，星也很疎。林蘭說：「明天要更加熱了，星這樣的少！」

七月十七日

與小峯應大杰約去看他。書獃子見了書就愛，我觀覽了他的一櫥精裝的英文和日文書。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譯如屠格涅甫，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劉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主要籍爲近代劇大系。

大杰，小峯，周憲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雀。午餐時大杰殺雞以饗，大快朵頤。午後雖熱不可當，但大杰夫婦的殷勤招待是極可感的。大杰的大兒子五歲，我的長生六歲，看起來他的兒子却比長生要結實壯健些，也大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氣熱極了，頭昏腦漲，除了規定時間的辦公以外，便是喫西瓜，談閒天，沒有什麼可記的。

七月十九日

陳子展抱了一堆彊邨叢書和宋六十名家詞還來，我知道他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已經寫完宋詞的部分了。

譯格林的一隻眼兩隻眼與三隻眼，只成四頁。我是在憶念着幼時所讀的孫毓修的童話三姊妹的心情中譯下來的。

七月二十日

胡雲翼從長沙到上海來。這半年他想在上海從事著述。擬編的有中國文學家評傳和中國詞史大綱。前者擬著錄純文學家七八十人，文章家亦在屏棄之列，惟兼能詩文如韓柳等者則亦錄之。

妻中暑，發熱。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閱書局中稿件外，還譯了幾首兒童的詩園。這以前我曾全譯過，後來我拿給徐志摩師看，他覺得沒有韻不大好。現在我就用韻文來重譯，已成三十餘首，可是志摩師已不及見了。我用韻都根據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我的詩集荷花最後一些首也有完全根據這本書的韻的。

悲哀的玩具

又一篇

曦晨

悲哀的玩具

依然不記得年齡，只知道是小時候罷了。

我不會離開過我的鄉村——除却到外祖家去——而對於自己的鄉村又是這樣的生疏，甚且有着幾分恐怖。雖說只是一個村子吧，却有着三四里長的大街，漫說從我家所在的村西端到街東首去玩，那最熱鬧的街的中段，也不曾有過我的足跡。我的世界是那樣狹小而又那樣廣漠，因為從小時候我就是孤獨的了。

父親在野外忙，母親在家裏忙，剩下的只有老祖母，她給我說故事，唱村歌，有時聽着她的紡車聲嗡嗡地響着，我便獨自坐在一旁發呆。這樣的，便是我的家了。

外面呢，我也常到外面去玩，但總是自己個。街上的孩子們都不和我一塊遊戲，即使爲了湊人數而偶爾參加進去，不幸，我却每是作了某方面失敗的原因，於是自己也覺得無趣了。起初是怕他們欺侮我，也許，欺侮了無能的孩子便不英雄吧，他們並不會對我有什麼欺侮，只是疏離着我，然而這遠離，就已經是向我欺侮了。時常，一個人蹣跚地沿着牆角走回家去，「他們不和俺玩，」這樣說着一頭撲在了祖母的懷裏，祖母摸着我的頭頂，說，「好孩子，自己玩吧。」

雖然還是小孩子，寂寞的滋味是知道得很多了。到了成年的現在，也還是苦於寂寞，然而這寂寞已不是那寂寞，在那雖天真而並不爛慢的時代的寂寞，現在也覺得頗

可懷念了。

父親呢，他永是那末陰沈，那末峻嚴，彷彿，歷來就不會看見過他的笑臉。母親雖然是愛我，——我心裏如是想——但她從未曾背着父親給我買過糖菓，只說，「見人家買糖菓就得走開。」雖然小吧，也頗知道母親的用心了，見人家大人孩子圍着敲糖籐的挑子時，我便咽着唾沫，幽手幽腳地走開；後來，只要聽到外面有糖籐聲，便不再出門去了。

實際上說來，那時候也就只有祖母一個人是愛我吧，她盡可能地安慰我，如用破紙糊了小風箏，用草葉作了小笛，用秫稽插了車馬之類，都很喜歡。某日，我剛從外邊回家，她老遠地用手招我，低聲說，「來。」

我跑去了，「什末呢，奶奶？」我急喘地問。

「玩藝兒，孩子。」

說着，從針線筐裏取出一包棉花，伸開看時，裏面却是包着一隻小麻雀。我簡直喜得雀躍了。

「哪來的麻雀呀，奶奶？」

「拾的，從簷下。八成是它媽媽從窩裏帶出來的。」

「怎麼帶到地下來？」

「傻孩子！大麻雀在窩裏抱它，要到外面去給它打食，不料出窩時飛得太猛了，就把它帶了出來，幾乎把它摔死哩。」

我半信半疑地，心裏有點黯然了，原是隻不幸的小麻雀呀，然而我有了好玩具了。立刻從牀下取出了小竹筐，裏面補了棉花，上面蒙了布片，這就是我的鳥籠了。餓了便餵它，我吻它那黃嘴角；不餓也餵它，它却不開口了。擱了竹筐在院裏走來走去，母親見了說，「你可有了好玩物了。」

這時，我心裏暗暗地想道：那些野孩子，要遠離就遠離了吧，今後我就不再出門了，反正家裏有祖母，又有了這玩物，等它長大起來能飛的時候就更好了。

晌午，父親從野外歸來，照例，一見他便覺得不快，但，我又怎曉得養麻雀是不應當呢！

「什末？」父親厲聲問。

「麻——雀——。」我的頭垂下了。

「拿過來！」話猶未了，小竹筐已被搬去了；不等我

抬起頭來，只聽忽地一聲，小竹筐已經飛上了屋頂。

怎樣啦？自然是哭了，哭也不敢高聲，高聲了不是就要挨打嗎？當這些場合，母親永是站在父親一邊，有時還說「很打！很打！」似乎又痛又恨的樣子。有時候母親也會爲了我而遭父親的拳脚，這樣的心，在作爲小孩子的我就不大懂得了。最後，還是倒在祖母懷裏去啜泣。這時，父親好像已經息怒，只遠遠地說：「小孩子家，糟踐信門，還不給我下地去拾草去！」按着是一聲嘆氣。（註：糟踐信門，即草菅生命。）

祖母低聲罵着，說，「您爹不是好東西，上不痛老的，下不痛小的，只知道省吃儉用敲坷垃！不要哭了，好孩子，到明老奶奶爬樹給你摸隻小野鴿吧。」說着，給我擦眼淚。（註：敲坷垃，即勞苦種田。）

哭一陣，什末也忘了，反正，這類事是層出不窮的。究竟那隻小麻雀的下落怎樣，已經不記得了。似乎到了今日才又關心到了二十年前的那隻小麻雀，那隻不幸的小麻雀，我覺得它是更可哀的了，離開了父母的愛，離開了兄弟姊妹，離開了暖的巢穴被老祖母檢到了我的小小竹筐裏，

不料又被父親給拋到那荒涼的屋頂上了，寂寞的小鳥，沒有愛的小鳥，遭了厄運的小鳥啊！

在當時，確是恨着父親的，現在却是不然：反之，却又覺得他是可憫。每當我想起：一個頹白的農夫，還是披星帶月地忙碌，爲飢寒所逼迫，爲風日所摧損，前面也只剩下短短的歲月了，便不由地悲傷起來。而且，父親是沒受教育的人，他生自土中，長自土中，從年少就用了他的污汗去灌溉那些砂土，想從那些砂土裏去取得一家老幼之所需，父親有着那樣的脾氣，也是無足怪的了。聽說，現在他更衰老了些，而且也時常念想到他久客他鄉的兒子。

雉

小時候，養過一隻野雞，從毛羽未豐時養起，所以它是很馴熟了，它認得我，懂得我的言語，並能辨識我的聲音，我就是那隻小鳥的母親了。

這小鳥漸漸地長了花翅，當我用口嘯喚它時，它把翅勝扇着，張了嘴，哥哥地叫，我吻它，餵養它，心裏很喜歡了。暗想道：「你快些長大起來吧，要能飛就好，你可

以站在我腕上，站在我肩上，或飛在我的頭上。我可以帶你到曠野去。那裏是你原來的住家，你可以再回到你的森林了。但當我用口嚙喚你時，你要再向我的肩上飛來，我再帶你回家，那就頂快樂了。」

果然，不久它就能飛了，毛羽更美了。一隻小鳥的長成比一個小孩的長得快得多，我想，如果我也能趕快長大起來就好，如果能長了它那雙翅子就更好。有時，這樣的願望竟在夢裏實現了，我同我的野雞飛着，我同它一般大小，輕輕地，飛過了樹林，飛過了小山，飛過了小河，我聽到我的扇膀扇着的聲音了，最後是被母親捉住了這才醒來。雖然知道這是夢吧，却極喜歡，剛從牀上起來便去看我的野雞，我覺得它更長大了些，也更可愛了。

它餓了便叫，我用口嚙喚它，飛到我的手上來了，這只是一種初飛的學習，它的翅膀還是軟軟的。它確有驚人的進步，我每是同它竄引着玩，我在前邊嚙着跑，讓它在後面叫着追，當它又飛到我的手上時，我就撫着它的背安慰它。母親說，「把它裝到籠裏去吧，不然，它要飛到樹上去了。」哥哥說：「把它的翅子麻起來吧。怕它要飛向

山林去了。」我說：「不，它已經很馴熟了呢。」

像哥哥母親所說，那是太殘忍了，而且也太沒趣了，還是這樣好。有一天，我要使它練習高飛，我把它托在掌上，說，「飛吧！」把手一舉，它就飛了，果然就飛到了院裏的樹上，它在那裏點頭，搖尾，扇着翅望我，我說，「給我下來吧；」它就又飛到了我的手上。心想，這就好了，我很信任這隻野雞的心了。將來我要到田野去工作，帶它同去，就讓它到地邊的樹上去玩着吧，等工作完了時，我就喚它下來，我們再一同回家，那就頂快樂了。

日子過的很快，也很快活，我時常把我的野雞放到庭院的樹上，就這樣，它是被我養大了。我並不希望它感激我，只希望它健康地活下去，而且伴着我工作，伴着我遊玩，它要永久地伴着我，這樣我就很滿意了。愛關開專的哥哥同母親，老是要我隄防它，說它有「忘恩負義」的心腸，我怎能信得這些，他們的話是對「人」說的，不是對「鳥」，而這隻野雞又是這樣的馴熟了。我總愛把它放到樹上再把它喚下來，這樣，可是表示我馴養這鳥的功勞，更給他們看看這鳥對我的忠心。但有一次它飛到了樹上去

竟甚麼也不來，只用了驚異的眼向四周窺探，向遠處遙望，望了遠方再望我。「你望些什麼呢？」我說，「難道你望着那綠的山林嗎？」說着，它却又飛了下來。我分明地看出，在它眼裏有着驚怖的神色，我的手，似乎觸到它的心的跳動了。我說：「綠的山林是可愛的，但我這裏也並不是不自由啊。」它好像很感動，用嘴尖輕輕地啄我的手心，它小時候，這手心原是它平安的飯盤哩。

夏天了，田野裏真綠得可愛，從田野那方面吹來的涼風，每令人想到：如果到那山陰的林裏去睡下就幸福，到小河裏去洗澡也快樂。住在家裏是這樣熱，我的野雞是這樣不安，每是停在院裏的樹上東張西望，這也就難怪了，現在，它的能力已是完全齊備了吧，說不定它也許要飛回它的老家，但我又怎能縛它的脚或麻它的翅呢，這樣的大鳥裝在籠裏也太不像樣，養大它是爲了看它飛，那末就讓它飛吧。而每次當它飛了又回來時就覺得它更可愛。

有一天，它又飛到樹上去了，它從這枝跳到那枝，從這樹又跳到那樹，它向遠方張望了又把翅子屢次鼓動着，我用手招它，口噓着喚它，它向我低迴了一眼，也並不是

不表示着惋惜，但終於下了決心，似乎說「再見吧，哥哥！」把尾巴一搖，向曠野飛去了。

我是變成了什麼樣呢？我在樹下呆了多時呢？我可不知道，想哭，也哭不出。我也跑向曠野去了。這天的天氣太熱，太陽把火炎直摔到地上，田裏的稻都垂了頭，樹葉也懶怠顫動了。我漫山漫野地去找我的野雞，太陽要落山的時候我還在野裏躑躅着。我的口噓也無力再吹了，我說，「你這野鳥，今番你是幸福的了。」不知怎地，想到幸福兩字時眼裏就落下淚來，當時，真想也住在綠野裏才好哩。正這樣想時，却使我大吃一驚：不曾找到野雞，倒遇到哥哥了，哥哥是特地來尋我的。害羞呢？還是悲哀呢？莫知所了。「長大了便飛，明年再養隻小的吧。」聽了這樣的安慰和哥哥一齊回到了家裏。

整個地夏天我都思念着我那野雞。在家裏就聽着：是不是它又飛了回來；在野裏便尋着：是不是它還能認得我。夏天去了，天氣也涼爽了，而我的野雞還不會歸來。母親說：「你也長大了，不要再玩什末野雞，秋涼了送你上學堂去吧。」於是我就被關在了學堂裏，一直到現在。

罪與罰

巴 金

I 古代人底觀念

古代人用一個蒙着雙眼手持天秤的女人來表象「公道」。

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節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

2 巴黎工作報告的漫畫（二十世紀）

一個時髦的母親對她底女兒說：「你要學演悲劇嗎？」

那麼你到刑事法庭去。」

3 一件事實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二月九日在巴黎城內一個喚做約翰查祿的珠寶捐客突然失蹤了，兩天以後被警察在市外樹林裏發見了他底半焚燬了的屍體，面目已經燒焦了，但從那手上戴的戒指人們認出來就是他。於是警察方面開始偵緝兇手。因為死者在被害的那一天早晨曾到一個叫做查理莫洛的珠寶商店裏去過，警察便把莫洛傳到署裏去訊問。莫洛很膽小，不要多久的時間，他竟然自己招出來查祿是被他親手殺害的，不過他承認這是無心的誤殺。接着在預審裏他底小姨母鶴乃德利突然出來說她是姊夫底情婦，查祿近來常常來調戲她，她底姊夫爲了保護她的緣故，就和查祿斷打起來，終於殺死了查祿。

這案件於六月四日在賽納省重罪刑事法庭開始審判，

在審判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事實是如此。

4 審判底第一日

下面是每日新聞底記者底記錄：

莫洛案件在今天開審了。這兩三年來刑事法庭裏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熱鬧過。旁聽席中很早就擠滿了人，大半都是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小姐們。她們伸長了頸項，熱心地望着，望着，她們是來看戲的。在法庭中只有兩個女人在哭。一個是長身玉立的，穿着深藍色衣服的少婦，身子搖晃着，時時顯出支持不住的樣子，這是兇手莫洛底妻子，另一個是短小而瘦弱的老婦，畏怯地坐在那裏，那是死者查祿底母親。

當莫洛進法庭的時候，那兩個女人都抬起頭用悲哀的眼光去看他，但他却埋着頭，不回头看她們一眼。莫洛夫人用她底戰抖的手做了個十字架符號。老查祿夫人臉色變了，嘴唇和面頰忽然顫抖起來，但她卻沒有說出一句話。

莫洛坐進了被告席裏，依舊埋下頭不敢看別人一眼，只有當他站起來回答庭長的訊問時，他底蒼白的臉才完全

顯現在那些伸長了頸子熱心地望着的太太小姐們底小眼睛裏。

庭長最初訊問被告底過去的生活，甚至回溯到他底童年時代。被告在幼年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在成年以後又是一個勤勉的工作者，他在一個朋友底家裏遇見了他現在的妻子，他們熱烈地戀愛着，不久就結了婚。據說莫洛夫人是過慣了奢華生活的，因此莫洛一家底用度就大大增加起來，到了今年受着經濟恐慌底影響，莫洛底生意情形很不好。二月九日的那一天約翰查祿帶了珠寶到他底店裏去。那時候他顯然是迫急地需要着錢用，因此，據法庭律師說，就引起了莫洛底犯罪行為。

法庭律師加宋——查祿每次到莫洛底店裏去，身上總要帶着很多的珠寶。那一天他也帶了價值三十五萬佛郎的珠寶，莫洛，這倒是一筆大的款子！

莫洛——我敢發誓說我沒有殺害他的意思。我底過去是很光榮很誠實的。

但是那過去是法庭所不問的。

被告律師余伯爾——但是那天並不是莫洛請他來的。

法庭律師——那麼難道是查祿自己來請莫洛把他殺死嗎？

說到犯罪行為上面被告律師金伯爾站起來對莫洛鄭重地說：

被告律師——莫洛，這是你底生死關頭了，你要原原本本把真正的事實說出來。

那一天殺了人過後，莫洛却不曾回家去吃中飯，他這一天破了例却留在店裏吃飯。

庭長——你把那屍首包紮起來以後居然一點不動心地就在櫃底旁邊吃起火腿和番芋來嗎？

莫洛——那一天我並沒有吃中飯。這是我底小姨編造的故事。我爲了掩飾她底說話，我也只得說謊。

是的，如果一個人在十二點鐘安心吃中飯，當然不會在十一點半鐘謀殺過人的。鶴乃姑娘想得不錯。莫洛夫人也跟着她底妹妹說過謊。

庭長——這莫洛一家人好像都有專門說謊的習慣。

又說到裏屍的被單。

庭長——一條被單浸了三箱揮發油，燒起來一定很不

錯。這是很好的火葬爐。被單是你早就預備好了的嗎？

莫洛——呵，不，不是，這被單是在那天下午五點鐘買來的。

庭長——誰去買的。

莫洛——鶴乃德利。

呵，又是她，這是浪漫的，奇妙的女郎！旁聽席中有些女人尖聲笑。檢察官憤怒地揮舞着他底肥手膀。

被告律師——我叫人說真話。你却不高興。

檢察官——我不高興的是被告和證人們在預審中所說的都是說謊。

被告律師——但是如今我這個辯護律師却是新的。

莫洛蒼白着臉，顫抖着身子，忘了自己似地喃喃說話。

莫洛——我給你們說真話……

莫洛——我們爭執起來。我們就像惡棍一樣地相打。查祿不住地罵我，我冒了火就拿起桌上的鎚子去打他。我

把他弄倒在地他還要罵，我就把他底頭着實打了幾下。

庭長——你果然是爲了你底小姨的緣故嗎？

莫洛——那不是真的。她說了謊，因為她以為這樣說就可以救我底命。她從來不曾做過我底情婦。

庭長——你不是明明對預審法官說過她已經不是處女了嗎？

莫洛——我發誓說我現在說的都是真話。我知道她不是我底情婦，也不是任何人底情婦。我說了謊，因為我也想救我底命。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相信莫洛底話。這個殺人犯說了幾次謊，現在就會說真話嗎？誰相信！

莫洛——我不是故意殺人的。我也愛惜我自己底命。……我要求大家原諒我。

他再說不下去了，顯然他要哭了。

莫洛——我底店夥們全都知道這件事。……一個對我說：「莫洛先生，你發瘋了？」另一個要打電話報告警察署。我哀求他：「不要，不要這樣做，你可憐我底妻子，可憐我底家庭罷。」

謊話，原來在預審裏大家都說了謊話。

檢察官——這又是新的發見了！

庭長——爲什麼他們一點也不作聲呢？

莫洛——因爲他們可憐我。

說到搶劫死人身上的珠寶，莫洛極力否認。他說他之所以取去珠寶，是因為怕別人會認出屍首來。

庭長——然而却把他手上的戒指留下。

莫洛——那一定是我一時的疏忽。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對於這件事並沒有經驗。

他底聲音很含糊，樣子很後悔。他說得不錯。誰對於殺人滅跡的事情會有許多經驗呢？

庭長——那些珠寶當然是筆大數目。你底經濟情形正是困難，對於你一定有幫助。這筆生意倒做得不錯。

莫洛——呵，我決不是故意的。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層。我把珠寶從他底身上取下來。我却不敢賣掉牠們。我看見牠們就會想到那殺人的事。所以後來我便把牠們交給鶴乃德利，託她好好藏起來。我是很願意把牠們還給查祿底家族的。我常常都這樣想。我底手是很清白的，牠們從來不曾搶過別人底財物。

庭長——但是這一雙清白的手却謀殺過一個人。

後來檢察官站起來攻擊莫洛底那種殘酷的態度。原來他自己殺了查祿，焚了那人底屍首以後，居然親身到墓場去吊唁死者底家族。莫洛底臉色變得更蒼白了。他費了很大的努力纔說下面的話。

莫洛——我底妻子不知道我底事情。她一定要我去給查祿送葬。她以為給一個朋友送葬是應該的。

莫洛底供詞完畢了。接着人們又傳訊證人。

第一個證人彼得賴弗爾是一個十五歲的金髮孩子。他底答語常常是很簡單的：或者「是」，或者「不」。

他當時聽見吵鬧聲。他便跑去。他打開了老板寫字間的門。他看見老板和一個人打架。那人跌倒下去了。

庭長——那人還在動嗎？

彼得——是。

庭長——你不曾去救他？

彼得——不會。

庭長——你爲什麼在預審裏不說出來呢？誰教你說謊的？

彼得——莫洛先生和德利姑娘。

德利姑娘！又是她，這神奇的女郎。

彼得又繼續敘述他看見查祿仰臥在地上，莫洛也俯下去壓在查祿底身上。他隨時回答着法庭律師底訊問。那些訊問很詳細，簡直叫彼得把當時的可怕的犯罪情形完全描寫出來。那孩子說得很天真，似乎並不知道他底答語是怎樣可怕，許多人差不多要叫出聲來「夠了。」

法庭律師——你不曾聽見查祿說過什麼話嗎？

彼得——他說過；「可憐罷，可憐罷！爲了幾十萬佛郎殺一個人是不行的。」

法庭律師舉起兩隻手，臉上現出勝利的得意。

法庭律師——諸位陪審員，真相就在這裏了。

第二個證人馬塞南格，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他也是莫洛底店夥。他底話並不多。

庭長——我，刑事法庭庭長，我對你說如果你說真話就不會追究你，否則……

馬塞底供詞和彼得底差不多。他承認後來捆屍的麻繩是他去買的。

馬塞——那時候德利姑娘已經來了。莫洛先生問她：

「麻繩要多少長？」她回答說：「我不知道，大概要七八個米突罷。」

莫洛底兩隻哀求的眼睛緊緊望着他，樣子像在說：

「可憐罷，不要再說下去了。」

馬塞參加着那件事，他去買麻繩，他也不洩露出一句

話。他說是因為莫洛曾經跪着哀求他的緣故。

第三個證人是孟賽，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也是莫洛底店夥。他底供詞裏並沒有什麼新的發見。他沒有聽見查祿底那一句話。他不去干涉老板和查祿打架，因為老板指着那個倒在地上的垂死的身體對他說：「這是一個強盜。」

最後法庭律師起來結束這一天的審訊。

法庭律師——到底有三個人來給我們敘說事情底真相了。

5 審判底第二日

那一個新聞記者繼續着在每日新聞上發表他底記錄：

莫洛案底第二日。

鶴乃德利姑娘出庭了。她一路上抽泣着。誰能夠解釋

這個女郎底性格呢？當她幫忙姊夫料理屍首的時候她是何等堅定，如今又是這樣柔弱可憐！難道她同時可以是下面的兩種女人：一個看見屍首並不戰抖的狡猾的情婦，和一個在刑事法庭底威嚴下畏縮哭泣的柔弱的少女嗎？

這個如此柔弱，如此苦痛的少女，今天甚至那個法庭律師加宋先生也對她起了憐憫心，她究竟爲了什麼樣的動機，居然那樣大膽那樣狡猾地說謊來救她底姊夫呢？她究竟根本就是個殘酷無情的壞人，現在到法庭來演喜劇嗎？或者她是一個多情的少女爲了報答姊夫底恩惠便犧牲自己來救他嗎？這姊夫是代替了那個瘋癱的父親照料她，而使她嘗到了家庭的快樂的。

當庭丁把她帶進法庭的時候，全法庭的人都注意地望着她，但他們却不能夠回答上面的那些苦痛的問題。看見那少女底眼淚，人們是不能不動心的，但是他們却止不住依舊要問在這年青的心裏究竟藏着什麼樣的東西。

這一天開始說話的是證人曼麗·郎格瓦姑娘，她也是在莫洛底店裏服務的。她和昨天的三個證人一樣，她也看見那個慘劇，她也聽見查祿說話，但她也不作聲。

曼麗——我們以為這是一件盜案，查祿先生是來偷東西的。……然而我們錯了。

這是對於莫洛的一個大打擊。他底身子戰抖得很厲害，臉上沒有一點血色。他差不多要倒了下去。他開始喃喃地說話。

莫洛——我從沒有聽見他說那樣的話。我敢拿我底全生命發誓。我底話都是從真心裏吐出來的。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把我底命拿去罷。

被告律師——喂，莫洛，不要這樣懦弱。不管那是怎樣殘酷，你也應該奮鬥到底。鼓起勇氣。大膽些，像一個人。

這莫洛，他還像一個人嗎？他倒像一個草人，穿上了衣服。

曼麗——我從前說謊是因為我只想救我底老板。他待我真好！他是一個勤勉的人。

這個女郎，她素來很聽從老板底話。她還承認鶴乃姑娘放了兩包珠寶在她那裏，並且說：「不要作聲。等我來的時候，你可還我。」

庭長——你一點不覺得可疑嗎？

曼麗——不。

傳訊鶴乃德利的時候，法庭中起了大的騷動。旁聽席中所有的人站起來。有許多人叫「坐下」，就像在戲院裏那樣。在那般打扮得時髦的太太小姐們看來，這法庭和戲院就沒有兩樣。

但是她們也許會大大失望了，因為鶴乃德利只是一個美麗而柔弱的少女，在她底身上找不出一點英雄的氣概來。連她底裝束也是很樸素的。起初她走路脚步還堅定，說話聲音還清晰。但是說不到幾句話，她底聲音就漸漸變了。

庭丁把帽子給她取開了，因為人們連她底一滴眼淚也不肯放過。但人們却給了她一把椅子坐。大概我怎樣來記錄她底話語呢，那只是些哭泣和嘆聲？

鶴乃——他央求我不要洩露一句話。我想我可以救他底命。他是那麼可憐！……我去買被單。當我回來的時候……

她回憶到那慘劇底情形，她不覺驚恐地叫起來。她絞

着手，昏亂地說話。

鶴乃——我說了謊。我相信可以救他。我底父親是個殘廢人。這些年來他待我那麼好。倘使我說了謊話，請原諒我。爲了他的緣故，原諒我。

審訊就開始了。差不多每每回答一句問話，她就要暈倒一次，於是庭丁放了一個鹽瓶在她底鼻子下面。人們又繼續問下去。

庭長——你爲什麼要說你是你底姊夫底情婦呢？

鶴乃——別人勸我這樣做。我相信這樣就可以救他。

庭長——什麼人？

鶴乃——幾個朋友。

庭長——姓名呢？

鶴乃——我不能夠說。

庭長——是你底姊姊嗎？

鶴乃——啊，不，不是她！

聲音的確很悽慘。有些人在叫「夠了！」庭長却覺得不夠。

庭長——你以後回家去慢慢哭罷。這裏的事情還沒有

完畢呢！

她幫忙莫洛包裝屍首。馬塞聽見她說麻繩大概要六七十個米突。

鶴乃——啊，不。不是我。我並沒有說過那句話！

不管人們怎樣論斷這個女郎，但誰聽見她底哭叫，未有不覺得心軟的。這景象太殘酷了，所以加宋先生也有點可憐這個孩子般哭著的女郎。

法庭律師——應該給她一點休息才行，她實在受不住了。

但是庭長一點不覺得她可憐，却繼續拿殘酷的問題問她。

法庭律師——至少應該對她說，像對別的證人說的那樣，她說真話，對於自己並無妨害。

檢察官——呵呵，我不主張說，我要保留着這句話。

庭長——我不能夠說什麼。

鶴乃德利姑娘又承認她交了兩包珠寶給曼麗郎格瓦，但她並不知道那是從屍首上取來的。她還承認她幫忙把屍首弄下樓去。

鶴乃——我打開門。人家把屍首弄下去。我便回轉去到門房那裏。

庭長——莫洛在弄那包裹嗎？

鶴乃——是！（抽泣）唉呀！媽媽！（嘆息）

這一次她暈倒在庭丁底懷裏，就像一捲布。

莫洛把臉藏在手裏，不敢把鶴乃姑娘看一眼。

接着又傳訊了幾個證人。（下略）

6 審判底第三日

每日新聞底記者又發表第三次的記錄：

莫洛夫人在審判底第三天開口說話了。

這個少婦用一種苦澀的聲音申說她對於丈夫的愛情，她回憶起那十幾天內的苦痛的生活，她睡在她底殺了人的丈夫底身邊，一點也不知道他底辛苦。好像一種夢魘在壓迫她，她感到種種的不安。她甚至到教堂去點蠟燭禱告兇手早日被捕，可以使他們安心。

鶴乃姑娘也來了。昨天她說她去買過那裏屍的被單。

但是那商店底老板却找不到那證據。一陣絕望和抽泣把她

壓倒了。

鶴乃——我發誓，我拿我底瘋癱的父親底頭來發誓，我說的是真話。

不久人們就可以決定她是否又在說謊了。

審訊開始了。旁聽席中差不多全是女人。和在戲院一樣，法庭外面是接連不斷的汽車，裏面是珠寶，香水，脂粉。尖銳的聲音在笑，在批評，在閒談。

今天的第一個證人是孟賽，他在第一天就已經說過許多話了。不知道怎樣人們又要他今天來說話。

孟賽——老板雖然對我說是竊賊，但我却想這或許是

莫洛夫人底情人。

法庭律師——這就證明莫洛夫人底好名譽了。

一個法庭律師居然說這樣的話。太過火了！許多太太在旁聽席中笑叫。被告律師馬上站起來。

被告律師——加宋先生，你在這裏是一個控告人。庭長沒有說話。檢察官也不作聲。是你來進行這審判的。你是個公務人員。你不能夠隨便亂說話！

旁聽席中依舊有人在笑，叫。法庭律師把他底大袖子

在桌上一擊。

法庭律師——我只有句話就是叫你閉嘴。我是來防護一個紀念的。

被告律師——你不過爲了錢說話。

衆人笑起來。兩個律師面對面地站着，用眼睛表示憎恨。

庭長——余伯爾先生，你常常都是很平靜的……

檢察官——余伯爾先生，這個吵鬧應該歸你負責。

這時候莫洛被人們忘却了，他悲哀地喃喃說話，把眼睛埋着不敢看誰。

莫洛——我並不是像人家想像中的那樣悲慘。我是一個不幸的人。

接着又傳訊了幾個證人，有的證明莫洛底經濟情形快陷於絕境，有的證明裏屍的被單是早就預備好放在莫洛底店裏，還有其他的證明（中略）

德利夫人來了，鶴乃底母親，莫洛底岳母，她含着眼淚說話。

德利夫人——這是千萬人裏面難找出來第二個的好

人。他連一隻蒼蠅也不肯傷害。

這句話在這時候竟成了悲痛的反語了。

德利夫人——諸位陪審員，可憐罷。可憐我底兩個女兒。可憐他。

莫洛底兄弟也來了。這個年青人昂起頭走路，脚步很堅定。

小莫洛——我最先來代表我底母親向查祿先生和夫人道歉，要求他們寬恕。

被告律師——你相信他能夠故意殺人嗎？

小莫洛——呵，不。他不會的。我和他一塊生活了二十八年。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

莫洛夫人一出現，旁聽席中馬上就有許多人站起來。接着就是「坐下」和「噓」底聲音。

這個長身玉立的少婦穿着黑色衣服，披了一條皮領。她說話，她急於要把那滿腔的熱情吐出來，就使話語都成了急連的斷片。她把她底悲痛，她底希望，她底苦惱混在一起吐露給陪審員聽。

莫洛夫人——諸位先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們千萬想像不到他是那麼好！

莫洛殺了人過後晚上回到家裏。

莫洛夫人——他身上有血跡。我問他：「查理！查理！你怎樣了？」他回答說他受了傷。你們想他怎樣可以對我，對他所愛的人承認那可怕的事情呢？

她支持不住，坐倒在椅子上面。

莫洛夫人——想起來多麼可怕！從那晚上起他沒有一夜睡得安寧，他每夜都有可怕的夢魘，他像患了熱症似地戰抖着。我底安慰也不能夠使他忘掉那事情。我當時不知道。我問他：「爲什麼人家不讓我們安靜？」

她抽泣了一會兒，才能夠繼續說話。

莫洛夫人——我在教堂裏去點蠟燭，禱告兇手早日破獲。我是多麼可憐。我還相信兇手一旦捉住，我們底幸福就會回來了。

在被告席中，莫洛這時候俯了頭大聲哭起來。

莫洛夫人——當我在巴黎午報上讀到兇手即時破獲的消息時，我還高興地對他說：「查理，查理，幸福的日子就要回來了。」

她止了哭，用大聲說話，聲音像在祈禱。

莫洛夫人——我愛他，誰也不能夠把愛情從我底心中拔去。……呵！恕我，我使他受了那麼多的痛苦。我還逼着他去給查祿先生送葬。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他決不是爲了錢殺人的。我有珠寶。我有錢。

她突然把那結婚證書向着陪審員席上擲去當作聲請書那樣。她不能再支持了，就要倒下去。兩個庭丁扶持着她。她叫起來：「查理！」

莫洛站起來哀叫了一聲，又坐下去了，他雙手捧了臉不敢再看她一眼。

庭長做了一個手勢，那兩個庭丁就把她扶出法庭去了。一路上她還不時回頭去看莫洛，口裏叫：「查理！查理！」

這時候還有一對老年人，就是查祿底父母，他們坐在庭長底脚下，他們也哭了。

於是又討論到被單底問題，德利姑娘又被傳進來。她低着頭慢慢兒走路，樣子很憔悴。

庭長——她還要更倒楣的。

被告律師——這一次決不會

庭了——庭長先生，德利姑娘方纔在走廊裏暈倒過一

次。

商店老板杜美來說他底店裏二月九日那一天並沒有買出過價值九十佛郎的被單，像德利姑娘所說的那樣。

全個法庭都震動了。許多人叫起來。被告律師臉色變成蒼白，皺着額，現出爲難的樣子。鶴乃德利姑娘倚在庭丁底身上，她差不多又要暈倒了。

被告律師——鶴乃，我相信你。倘使我疑惑你底供詞的話，我決不會這樣粗心叫人來對證的。

她抽泣着，不能夠說一句話。

被告律師——你再記憶看。你究竟花了多少錢買那被單？

鶴乃——我記不清楚了。我那時候身邊有兩百佛郎。

(嘆息)……我拿我底瘋癱了的爸爸底頭顱發誓，二月九日的下午我的確在那個店裏買了被單。

她絞着手。法庭律師俯身去望着她，想逼迫她說出真話。

法庭律師——在這案件裏所有的人都說過謊話。而這個女子還要再來說一次謊。

鶴乃——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

杜美把那燒焦了一半的被單拿在手裏仔細看了一些時候，最後說這也許是屬於一百二十佛郎一類的貨，等他回店裏去查查看。所以鶴乃德利是否又說謊，這個問題要明天才能夠決定了。

不管怎樣明天就是這本悲劇底最後一幕。後天就要宣判了。

7 審判底第四日

每日新聞底記者底第四次記錄如下：

莫洛今天也暈倒了。

他底那幾個年青的店夥又被傳到法庭上來敘述慘劇發生的情形。他們發誓說聽見查祿說過：「可憐能，爲了幾十萬佛郎殺人是不行的。」

但是莫洛並沒有聽見過那句可怕的話。他們底詳細的描寫，一定使他回憶起了當時的情形。他於是也暈倒了，

像他底小姨，他底妻子那樣。

這時候全個法庭都騷動了。大家爭着站起來去看莫洛，沒有一個人願意放過兇手底苦痛。在旁聽席中那般散布着香氣的貴婦人是些非常精細的觀客，她們是來儘性兒娛樂的，法官底命令不能夠干涉她們。她們帶着那些伺候她們的紳士們擠滿了旁聽席，來看莫洛底暈厥。她們當然不肯放過這幕演得如此逼真的悲劇。

最倒霉的是攝影記者，他們受着很嚴厲的驅逐，還有新聞記者今天要找個座位也非常困難。這大概是法庭對於他們的小小的報復罷，因為他們這幾天來把法庭中的經過的事實毫無隱諱地全都描寫出來了。然而法庭對於那般香氣撲鼻的貴婦人和闊紳士依舊是非常歡迎的。

審訊開場時情形對於被告頗有利益。那個商店老板帶了帳簿來證明在二月九日下午三點鐘到五點鐘之間，店裏的確賣出去了這樣的被單，價錢果然是一百二十佛郎。他斷定就是裏屍的這一條。

被告律師滿意地安慰着鶴乃德利。

被告律師——孩子，你果然說了真話。謝謝你。

鶴乃——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她底臉上有了一道快樂的光彩，她似乎覺得這樣她就可以救他底姊夫底性命了。

但是這個希望不到幾分鐘就完全消失了。陰雲馬上又密佈起來。一個黑影子向着公堂走。那是死者的母親，兩個律師扶持着她慢慢兒走着，就像在送葬一般。

查祿夫人坐在陪審員底前面用破聲敘述莫洛吊唁她的情形。

查祿夫人——他和我握手，對我說「這太可怕了！」她顯出大的勇氣殘酷地說話，她沒有眼淚，大概她底眼睛已經哭乾了。

查祿夫人——諸位陪審員，我相信你們底判決。我向你們要求一個嚴厲無情的公道來懲罰兇手。

這老婦說得好厲害，被告律師馬上拂着他底大袖站起來。

被告律師——夫人，請不要提起復仇罷。這裏還有一個大的痛苦，這是莫洛底母親和德利姑娘底母親底痛苦，她們低了頭在向你道歉，要求你寬恕。……諸位陪審員，

你們底惻隱心會懂得她們底要求的。這兩個母親也已經受過大的苦難了。

莫洛把頭埋在手裏，不敢說一句話。

審訊似乎應該終結了。但是陪審員却願意再傳訊證人來訊問一些詳情。

首席陪審員——莫洛聽見查祿叫道：「可憐罷，爲了幾十萬佛郎殺一個人是不行的」嗎？

兩個庭丁把莫洛挾起來，就像一個口袋。

莫洛——我沒有聽見。

馬塞，彼得，曼麗三個年青人都被傳上堂來證明他們確實聽見過那句話。莫洛哭了。他取出手巾遮着眼睛，一面在揩拭淚珠，一面想避免這迫害他的景象罷。

庭長——你們想他一定會聽見嗎？

曼麗——我們隔了兩米突遠，我們都聽見的。

被告律師——是不是莫洛那時候帶了瘋人底樣子？

法庭律師——他同時不是也帶了兇手底樣子嗎？

衆人笑起來。旁聽席中有許多尖銳的聲音在叫「好。」

被告律師——也許在發狂的時候他會聽不見那句話。

馬塞——也許是這樣。

旁聽席中又有人在笑，在叫。「噓」底聲音和低聲的批評，充滿了全個法庭。人們甚至聽不清楚陪審員和證人底問答。這太過火了。

被告律師——我要求大家不要作聲，因爲這是關係着一個人底生死的問題。我特別要求那些太太小姐們不要笑。她們穿着華麗的衣服，戴着珠寶；她們是很幸福的，她們沒有權利到這裏來。

審訊依舊繼續下去。

首席陪審員——你認識查祿嗎？

馬塞——我們不認識他。

因此他們就相信查祿是個強盜，並不去干涉。馬塞還去買了麻繩和打包布，他一點也不疑惑是用來包紮屍首的。他聽見德利姑娘說過「要八個米突長。」他就買八個米突長的麻繩和打包布回來。那時候他看見死屍躺在房屋底中央。

馬塞——我看見那包裹。我就明白那裏面有一個人。

法庭律師——德利姑娘在那裏。她暈倒過嗎？

莫洛——首席陪審員先生，這不是真的。他們所說的一切，我簡直沒有看見過，我簡直沒有聽見過。

他底聲音和臉色是一樣地可怕。這樣懦弱的人會是個殺人犯，誰相信？

被告律師——那麼審訊又要重新開始了。莫洛，預備會獻出你底這性命罷。

法庭律師——爲什麼又要重新開始審訊呢？難道以前的供詞都不算數嗎？那麼，賽納省的陪審員，你們把這些人全都趕出去罷，他們只在這裏說謊話。

莫洛在被告席中停止了哭泣。他發一聲長嘆就向後面暈倒下去了。法庭裏的人有許多站了起來，大家都伸長了頸子去看他。大家對於兇手底受苦是不肯放過一點兒的。被告律師——莫洛，站起來。你是一個男人。你沒有暈倒的權利。

他打莫洛底手膀握着，想把那人拖起來。但是莫洛把頭搖擺着，腳下沒有一點兒氣力，又跌倒下去了。鹽底氣味開始混合在那強烈的脂粉香氣裏。莫洛漸漸地醒了過來。

接着又訊問了一些證人，最後法庭律師加宋開始他底求刑的陳述。他底最後的話是很可怕的。他在要求陪審員給一個嚴酷無情的判決以後，又指着莫洛說了下面的話。

法庭律師——你們看見他今天在這裏暈倒了。原來他覺得他底頭不會再留在他底頸項上了！

加宋先生做起檢察官來，一定很不錯！

8 巴黎晚報底記載

這一天的巴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訪問記，記載着前一個晚上的一個新聞記者和莫洛夫人姊妹的談話，中間有幾段是：

莫洛夫人起初不大談話，神情很委頓。我問她關於他們夫婦底家庭生活。她底答話很簡單。她常常搖着頭嘆息說：「他是那麼好，那麼好！」

後來她底臉色漸漸變紅了。我看得出是一股熱情在鼓動她，給了她一種力量，使她混合着哭和笑在聲音裏面來說話。她說起愛情，說起她和那個兇手的愛情。

「先生，你不會知道我們是怎樣地相愛。這愛情是永

這不能夠消滅的。你不知道當我底妹妹承認她是我底丈夫底情婦時，我是多麼地絕望呵！我想，他會欺騙我嗎？像他底那樣的愛情會是虛偽的嗎？固然我失掉他，那是一個大的苦刑，但是更苦痛的就是失掉他底愛情。……然而我錯了，我錯疑了他了。鶴乃並不是他底情婦，她底供詞是假的，她說假話全是爲了想救我底丈夫。但是她底犧牲我是不能夠接受的。……我寧願我底丈夫做個殺人犯，我不願意他欺騙我，我不願意叫我們底純潔的愛情的結婚給別人誤解，給別人批評。我一定追問鶴乃，我要她說出真話。……是的，她如今說的都是真話。鶴乃，你說給這位先生聽，你究竟是不是你底姊夫底情婦。……」她說到這裏就閉了嘴，但還在喘氣，顯然是在說話的時候費了大力。她底眼睛熱情地釘在她底妹妹底美麗的臉上。她底臉也很美麗，而且因了激動變得更美麗了。看那神情人知道她是在全心想使聽的人相信她底話。

鶴乃姑娘坐在她姊姊底斜對面，是個可笑的金髮少女，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別人想像她一定是一個狡猾而能幹的婦人，她却是一個很謙遜柔弱的小姑娘。一提到那案

件她就要流淚，是的，我沒有看見亮的淚珠離開過她底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她時時低下頭，如今在她姊姊底熱情的眼光下面，她變得更加畏怯了。她說，她用顫抖的聲音說：「先生我底姊姊是對的。我並不是我底姊夫底情婦，查祿先生也並沒有調戲過我。我並沒有做過任何人底情婦。我敢拿我底瘋癱的爸爸的頭來發誓，我是很清白的。我說了謊話，因爲別人告訴我，這樣就可以救活姊夫底命。爲了姊夫，爲了姊姊，我願意犧牲我自己底幸福。他們待我太好了，我在這青年時代過着幸福的生活，全是他們給我的。他們所給我的好處是太多太多了……我簡直不能夠報答他們……我底犧牲也沒有用。先生，你想他們會殺掉他嗎？……他那樣好的人……」她突然止住說話，迸出哭聲來，她哭得很傷心，就像一個失望的小女孩。

莫洛夫人站起來要走去安慰她底妹妹。但剛剛走到妹妹身邊，她就坐在那沙發底靠手上，把頭俯在妹妹底背上，忍不住低聲抽泣起來。

看這情形我覺得不能夠再留下去了。我正要告辭出去，莫洛夫人却抬起頭用她底淚眼挽留我。她斷續地說：

「先生，他們會殺掉他嗎？……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你

說，他們不會殺掉他罷。……查理！他是那樣好，……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在那些日子裏他底苦痛是那樣大，我簡直不能夠安慰他。先生，我逼着他去參加查祿底葬禮，我完全不知道，我還在教堂裏點蠟燭禱告兇手早日破獲，先生，你看我是怎樣愚蠢的女人呵！……我一點不能夠安慰他。我看着他每夜被夢魘逼迫着，他常常從夢中哭醒來，他戰抖得很厲害。我苦痛地問：「查理，查理，什麼事情。」他只是苦笑，那比哭還要悲慘的苦笑，我當時竟然不懂得。我也陪着他苦笑。我還暗地禱告着我們底幸福的日子早些回來……唉……」她又俯下頭去哭了。

9 鶴乃德利底自白

在同天的巴黎晚報上又載了鶴乃德利姑娘底自白，是由鶴乃姑娘口述，那個新聞記者筆記下來的。重要的是後面的幾段：

查祿先生在十點多鐘來了。我給他開了門。我們談了一些閒話，我們談得很好。後來他就到姊夫底寫字間裏去

了。……

我第二次到姊夫底店裏。我進了他底寫字間。查祿先生倒在地上，姊夫跪在他底旁邊。一把鑰子放在地上。我驚叫起來：「查理！」我就暈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時我發見自己是在外面客廳裏。我要再進姊夫底寫字間。人家阻攔着我。同時姊夫也出來了。

「查祿先生呢？」我對他叫道。

「他已經死了。」

我聽見這話差不多又要暈過去。姊夫接着對我說：

「你沒有聽見什麼，看見什麼罷。」他要求我不要作聲。

同樣他還哀求那些店夥們也不要作聲，他沒有說過賄賂或恐嚇的話。

姊夫便回到他底寫字間，我陪伴着他。查祿底屍首已經不在那兒了。

「他在什麼地方？」

「那裏」，他說着，一面指那壁櫥。

地上到處都是血跡。姊夫要求我給他洗刷乾淨，我便到廚房去端了一面盆的水，又拿了一個海綿來開始工作，

我把血跡完全洗乾淨了。直洗到下午三點鐘。

在四點鐘光景，姊夫從外面回來要我去買被單，他給了我兩百佛郎。我買了被單回來，姊夫就拿進他底寫字間裏去了。不久他又出來喚我進去。

查麻底屍首躺在地上。姊夫把牠包裝起來。我不能夠給他幫忙，因為我沒有膽量。我看見他把屍首放回壁櫥裏去，我就出去了。

過了一些時候，姊夫又出來，叫了我和馬塞南格兩人進去。他叫馬塞南格去買麻繩和打包布。我記不起了我是否說過要多少尺寸的話。

到了六點半鐘，光景馬塞南格買了麻繩和打包布回來，那時候工人都已經走了。

姊夫把屍首包裝成包裹的形狀，我給他開門，我先走，他跟在後面把包裹拖下樓去，我們沒有被人撞見。我走進門房去放了鑰匙。我給管門的老太婆談了幾句話，姊夫就把包裹弄出了。

「你今天去得很遲！」她對我說。

「我們今天事情很多！」我回答。

等我出去的時候，姊夫已經把屍首放在他底汽車裏面，正預備開起走了。

關於這件事情，姊夫並沒有和我談過別的話，我也沒有問過他。第二天十點鐘我走進他底店裏，他簡單地對我說：「我把屍首放在樹林裏燒了。」

過了一些時候，他交了兩包珠寶給我。他託我替他收藏起來。我也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收藏。後來他叫我轉交給曼麗郎格瓦收藏，我便把牠們交給曼麗了。

究竟姊夫爲着什麼動機殺死查麻，我至今還不知道。但我是很清白的。我和這件事沒有一點關係。我幫忙姊夫完全是爲着想救他的緣故。我並不是他底情婦，我和查麻更沒有一點關係……

10 每日新聞底標題

莫洛被判決死刑

莫洛夫人在法庭中服毒自殺

鶴乃德利姑娘被捕

即將以藏匿屍首珠寶兩罪起訴

11 巴黎晚報底記載

關於鶴乃德利姑娘被捕事莫洛案中的法庭律師加宋先生對記者發表下列的意見：

「藏匿屍首罪應歸輕罪裁判所審理。依據刑法三百五十九條所載：凡藏匿屍首者應處以六月至二年之有期徒刑與五十佛郎至四百佛郎之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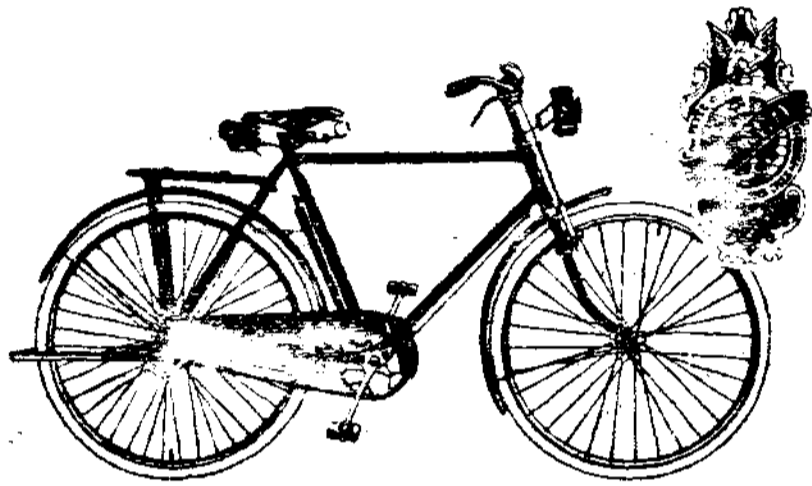
「然而根據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通過之法令，凡藏匿由謀殺行為取得之贓物者應歸重罪刑事法庭審理。藏匿者與兇手同罪，但無死刑。最重者可得終身懲役罪。」

去年年底曾為小說月報寫了一個短篇，題目與內容和現在的這篇一樣，但是那篇稿子在上海的炮戰中跟着商務印書館化為灰燼了。如今本着當時的心情把牠重寫出來，自己覺得並不是沒有意義，而且尤其是在立法院委員諸公熱心在爭論着「人道」與「殘酷」這問題的時候。這意思並不是想給誰獻策，是想撥開一些人的眼睛，叫他們從房間裏跑出來看看犯罪世界中的種種現象和法律底功用。事實是在我旅居巴黎的時候那個城市裏發生的慘案。人物是實在的，不過姓名略略換過罷了。



同昌飛人牌

包退還洋



負責保用

純鋼國貨腳踏車

精美如同英國製 堅固可比德貨

每部

祇售洋六十九元

上海同昌車行 南京路

電話九〇~二五

電報掛號~五~八

上海海寧路一三七〇號

電話四二九一三

現代印刷公司

承印

中西書報

契約合同

圖書表冊

仿單名片

定期刊物

各式簿據

交貨迅速

約期不誤

貓城記 (續)

老舍

七

我與大蠟的關係，據我看，永遠不會成爲好朋友的。

據「我」看是如此；他也許有一片真心，不過我不能欣賞他；他——或任何貓人——設若有真心，那是完全以自己爲中心的，爲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人似乎是他所以交友的主因。三四個月內，我一天也沒忘了去看看我那亡友的屍骨，但是大蠟用盡方法阻止我去。這一方面看出他的自私；另一方面顯露出貓人心中並沒有「朋友」這個觀念。自私，因爲替他看護迷葉好像是我到火星來的唯一責任；沒有「朋友」這個觀念，因爲他口口聲聲總是「死了，已經死了，幹什麼還看他去？」他第一不告訴我到那飛機墮落

的地方的方向路徑；第二，他老監視着我。其實我慢慢的尋找，（我要是順着河岸走，便不會找不到），總可以找到那個地方，但是每逢我走出迷林半里以外，他總是從天而降的截住我。截住了我，他並不強迫我回去；他能把自己爲中心的事說得使我替他傷心，好像聽着寡婦述說自己的困難，一把鼻涕一把淚的使我不由的將自己的事攔在一旁。我想他一定背地裏抿着嘴暗笑我是傻瓜，但是這個思想也不能使我心硬了。我幾乎要佩服他了。

我不完全相信他所說的了；我要自己去看看一切。可是，他早防備着這個。迷林裏並不只是他一個人。但是他總不許他們與我接近。我只在遠處看見過他們：我一奔過他們去，登時便不見了，這一定是遵行大蠟的命令。

對於迷葉我決定不再吃。大蠟的勸告真是盡委婉懇摯的能事：不能不吃呀，不吃就會渴的，水不易得呀；況且還得洗澡呢，多麼麻煩，我們是有經驗的。不能不吃呀，別的食品太貴呀；貴還在其次，不好吃呀。不能不吃呀，有毒氣，不吃迷葉便會死的呀……我還是決定不再吃。他又一把鼻涕，一把淚了；我知道這是他的最後手段；我不能心軟；因吃迷葉而把我變成個與貓人一樣的人是大蠟的計畫，我不能完全受他的擺弄；我已經太老實了。我要恢復人的生活，要吃要渴要洗澡，我不甘心變成個半死的人。假若吃迷葉而能一樣的活着，合理的活着，那怕是十天半個月呢，我便只活十天半個月也好；半死的活着，就是能活一萬八千年我也不甘心幹。我這麼告訴大蠟了，他自然不能明白，他一定以為我的腦子是塊石頭。不論他怎麼想吧，我算打定了主意。

交涉了三天，沒結果。只好拿手槍了。但是我還沒忘了公平：把手槍放在地上告訴大蠟，「你打死我，我打死你，全是一樣的，假若你一定叫我吃迷葉！你決定吧！」大蠟跑出兩丈多遠去。他不能打死我，鎗在他手中還不如

一根草棍在外國人手裏；他要的是「我」，不是手鎗。

折中的辦法：我每天早晨吃一片迷葉，「一片，只是那麼一小塊寶貝，為是去毒氣，」大蠟——請我把手鎗帶起去，又和我面對面的坐下——伸着一個短手指說。他供給我一頓晚飯。飲水是個困難問題。我建議：每天我去到河裏洗個澡，同時帶回一罐水來。他不認可。為什麼天天跑那麼遠去洗澡，不聰明的事，況且還拿着罐子？為什麼不舒舒服服的吃迷葉？「有福不會享，」我知道他一定要說這個，可是他並沒說出口來。況且——這纔是他的真意——他還得陪着我。我不用他陪着；他怕我偷跑了，這是他所最關切的。其實我真打算逃跑，他陪着我也不是沒用嗎？我就這麼問他，他的嘴居然閉上了十來分鐘，我以為我是把他吓死過去了。

「你不用陪着我，我決定不跑，我起誓！」我說。

他輕輕搖了搖頭：「小孩子纔起誓玩呢！」

我急了，這是臉對臉的污辱我。我揪住了他頭上的細毛，這是第一次我要用武力；他並沒想到，不然他早會跑出老遠的去了。他實在沒想到，因為他說的是實話。他

犧牲了些細毛，也許帶着一小塊頭皮，逃了出去，向我說明：在貓人歷史上，起誓是通行的，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起完誓不算的太多，於是除了鬧着玩的時候，大家也就不再起誓；信用雖然不能算是壞事，可是從實利上看是不方便的，這種改革是顯然的進步，大蠟一邊摸着頭皮一邊並非不高興的講。因為根本是不應當遵守的，所以小孩子玩耍時起誓最有趣味，這是事實。

「你有信用與否，不關我的事，我的誓到底還是誓！」我很強硬的說：「我決不偷跑，我什麼時候要離開你，我自然直接告訴你。」

「還是不許我陪看？」大蠟猶疑不定的問。
「隨便！」問題解決了。

晚飯並不難吃，貓人本來很會烹調的，只是綠蠟太多，我去搯了些草葉編成幾個蓋兒，囑咐送飯的貓人老把飯食蓋上，貓人似乎很不以為然，而且覺得有點可笑。有大蠟的命令他不敢和我說話，只微微的對我搖頭。我知道不清潔是貓人歷史上的光榮；沒法子使他明白。慚愧，還得用勢力，每逢一看見飯食上沒蓋蓋，我便告訴大蠟去交

派。一個大錯誤：有一天居然沒給送飯來；第二天送來的時候，東西全沒有蓋，而是蓋着一層綠蠟。原來因為告訴大蠟去囑咐送飯的僕人，使大蠟與僕人全看不起我了。伸手就打，是上等貓人的尊榮；也是下等貓人認為正當的態度。我怎樣辦？我不願意打人。「人」在我心中是個最高貴的觀念。但是設若不打，不但僅是沒有人送飯，而且將要失去我在火星上的安全。沒法子，只好犧牲了貓人一塊（很小的一塊，憑良心說）頭皮。行了，草蓋不再開着了。這幾乎使我落下淚來，什麼樣的歷史進程能使人忘了人的尊貴呢？

早晨到河上去洗澡是到火星來的第一件美事。我總是在太陽出來以前便由迷林走到沙灘，相隔不過有一里多地。恰好足以出點汗，使四肢都活軟過來。在沙上，水只剛漫過腳面，我一邊踩水，一邊等着日出。日出以前的景色是極靜美的：灰空中還沒有霧氣，一些大星還能看得見，四處沒有一點聲音，除了沙上的流水有些微響。太陽出來，我纔往河中去；走過沙灘，水越來越深，走出半里多地便沒了胸，我就在那裏痛快的游泳一回。以覺得腹中

餓了爲限，游泳的時間大概總在半點鐘左右。餓了，便走到沙灘上去曬乾了身體。破褲子，手鎗，火柴盒，全在一塊大石上放着。我赤身在這大灰宇宙中。似乎完全無憂無慮，世界上最自然最自由的人。太陽漸漸熱起來。河上起了霧，覺得有點悶悶；不錯，大蠟沒說謊，此地確有此毒瘴，這正該回去吃那片迷葉的時候了。

這點享受也不能長久的保持，又是大蠟的壞。大概在開始洗澡的第七天上吧，我剛一到沙灘上便看見遠處有些黑影往來。我並未十分注意，依舊等着欣賞那日出的美景。東方漸漸發了灰紅色。一會兒，一些散開的厚雲全變成深紫的大花。忽然亮起來，星們不見了。雲塊全聯成橋片，紫色變成深橙，抹着一層薄薄的淺灰與水綠，帶着亮的銀灰邊兒。橫雲裂開，橙色上加了些大黑斑，金的光脚極強的射起，金綫在黑斑後面還透得過來。然後，一團血紅從裂雲中跳出，不很圓，似乎幌了幾幌，固定了；不知什麼時候裂雲塊變成了小碎片。聯成一些金黃的鱗；河上亮了，起了金光。霞越變越薄越碎，漸漸的消滅，只剩下幾縷淺桃紅的薄紗；太陽升高了，全天空中變成銀灰

色，有的地方微微透出點藍色來。

只顧呆呆的看着，偶一轉臉，喝！離河岸有十來丈遠吧，貓人站成了一大隊！我莫名其妙。也許有什麼事，我想，不去管，我去洗我的。我往河水深處走，那一大隊也往那邊挪動。及至我跳在河裏，我聽見一片極慘的呼聲。我沈浮了幾次，在河岸淺處站起來看看，又是一聲喊，那隊貓人全往後退了幾步。我明白了，這是參觀洗澡呢。

看洗澡，設若沒看見過，也不算什麼，我想。貓人決不是爲看我的身體而來，赤體在他們看不是稀奇的事；他們也不穿衣服。一定是爲看我怎樣游泳。我是繼續的泗水爲他們開開眼界呢？還是停止呢？這倒不好決定。在這個當兒，我看見了大蠟，他離河岸最近，差不多離着那羣人有一兩丈遠。這是表示他不怕我，我心中說。他又往前跳了幾步，向我揮手，意思是叫我往河裏跳。從我這三四個月的經驗中，我可以想到，設若我要服從他的手勢而往河裏跳，他的臉面一定會增許多的光。但是我不能受這個，我生平最恨假外人的勢力而欺侮自家人的。我向沙灘走去。大蠟又往前走了，離河岸差不多有四五丈我從石上拿

起手繪，向他比了一比。

八

我把大蠟拿住；看他這個笑，向來沒看見過他笑得這麼厲害。我越生氣，他越笑，似乎貓人的笑是專為避免挨打預備着的。我問他叫人參觀我洗澡是什麼意思，他不說，只是一勁的媚笑。我知道他心中有鬼，但是不願看他的賤樣子，只告訴他：以後再有這種舉動，留神你的頭皮！

第二天我依舊到河上去。還沒到沙灘，我已看見黑忽忽的一羣，比昨天的還多。我決定不動聲色的洗我的澡，以便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回去再和大蠟算賬。太陽出來了，我站在水淺處，一邊假裝打水，一邊看着他們。大蠟在那兒呢，帶着個貓人，雙手大概捧着一大堆迷葉，堆得頂住下巴。大蠟在前，拿迷葉的貓人在後，大蠟一伸手，那貓人一伸手，順着那隊貓人走；貓人手中的迷葉漸漸的減少了。我明白了，大蠟借着機會賣些迷葉，而且必定賣得很貴。

我本是個有幽默的人，但是一時的怒氣往往使人的行為失於褻急。貓人的怎樣怕我——只因爲我是個外國人——我是知道的；這一定全是大蠟的壞主意，我也知道。爲懲罰大蠟一個人而使那羣無辜的貓人聯帶的受點損失，不是我的本意。可是，在那時，怒氣使我忘了一切體諒。我必須使大蠟知道我的厲害，不然，我永遠不用再想安靜的享受這早晨的運動。自然，設若貓人們也在早晨來游泳，我便無話可講，這條河不是我獨有的；不過，一個人擺水，幾百人等着看，而且有借此作買賣的，我不能忍受。

我不想先捉住大蠟，他不告訴我實話；我必須捉住一個參觀人，去問個分明。我先慢慢的往河岸那邊退，背朝着他們，以免他們起疑。到了河岸，我想，我跑個百碼，出其不備的捉住個貓人。

到了河岸，剛一轉過臉來，聽見一聲極慘的呼喊，比殺豬的聲音還難聽。我的百碼開始，眼前就如同忽然地震一般，那羣貓人要各自逃命，又要往一處擠，跑的，倒的，忘了跑的，倒下又往起爬的，同時並舉；一展眼，全沒了，好像被風吹散的一些落葉，這裏一小團，那裏一小

圍，東邊一個，西邊兩個，一邊跑，一邊喊，好像都失了魂。及至我的百碼跑完，地上只輪着幾個了，我捉了一個，一看，眼已閉上，沒氣了！我的後悔比闖了禍的恐怖大的多。我不應當這麼利用自己的優越而殺了人。但是我並沒呆住，好似不自覺的又捉住另一個，腿壞了，可是沒死。在事後想起來，我真不佩服我自己，分明看見人家腿壞了，而還去捉住他審問；分明看見有一個已吓死，而還去捉個半死的，設若「不自覺」是可原諒的，人性本善便無可成立了。

使半死的貓人說話，向個外國人說話，是天下最難的事；我知道，一定叫他出聲是等於殺人的，他必會不久的也被吓死。可憐的貓人！我放了他。再看，那幾個倒着的，身上當然都受了傷，都在地上爬呢，爬得很快。我沒去追他們。有兩個是完全不動了。

危險我是不怕的；不過，這確是了惹禍。知道貓人的法律是什麼樣的怪東西？吓死人和殺死人縱然在法律上有分別，從良心上看還不是一樣。我想不出主意來。找大蠟去，解鈴還是繫鈴人，他必定有辦法。但是，大蠟決不會

說實話，設若我去求他；等他來找我吧。假如我乘此機會去找那隻飛機，看看我的亡友的屍骨，大蠟的迷林或者會有危險，他必定會找我去；那時我再審問他，他不說實話，我就不回來！要挾？對這不講信用，不以扯謊為可恥的人，還有什麼別的好辦法呢？

把手槍帶好，我便垂頭喪氣的沿着河岸走。太陽很熱了，我知道我缺乏東西，媽的迷葉！沒牠我不能抵抗太陽光與這河上的毒霧。

貓國裏不會出聖人，我只好詛罵貓人來解除我自己的不光榮吧。我居然想去由那兩個死貓人手裏搜取迷葉了！回到迷林，誰能攔住我去折下一大枝子呢？懶得跑那幾步路！果然，他們手中還拿着迷葉，有一片是已咬去一半的。我全擄了過來。吃了一片，沿着河岸走下去。

走了許久，我看見了那深灰色的小山。我知道這離飛機墜落的地方不遠了，可是我不知道那裏離河岸有幾里，和在河的那一邊上。真熱，我又吃了兩片迷葉還覺不出涼快來。沒有樹，找不到個有陰涼的地方休息一會兒。但是我決定前進，非找到那飛機不可。

正在這個當兒，後面喊了一聲，我聽得出來，大蠟的聲兒。我不理他，還往前走。跑路的本事他比我強，被他追上了。我想抓住他的頭皮把他的實話搖幌出來，但是我一看他那個樣子，不好意思動手了。他的豬嘴腫着，頭上破了一塊，身上許多抓傷，遍體像是水洗過的，細毛全黏在皮膚上，不十分不像個成精的水老鼠。我吓死了人，他挨了打，我思想貓人不敢欺侮外人，可是對他們自己是勇於爭鬥的。他們的誰是誰非與我無關，不過對吓死的受傷的和挨打的大蠟，我一視同仁的起了同情心。大蠟張了幾次嘴纔說出一句話來：快回去，迷林被搶了！

我笑了，同情心被這一句話給驅逐得淨盡。他要是因挨打而請我給他報仇，雖然也不是什麼好事，可是從一個中國人的心理看，我一定立刻隨他回去。迷林被搶了，誰顧當這資本家的走狗呢！搶了便搶了，與我有什麼關係。

「快回去，迷林被搶了！」大蠟的眼珠差一點弩出來。迷林似乎是一切，他的命分文不值。

「先告訴我早晨的事，我便隨你回去。」我說。

大蠟幾乎氣死過去，脖子伸了幾伸，咽下一大團氣

去：「迷林被搶了！」他要有那個膽子，他一定會登時把我掐死！

我也打定了主義：他不說實話，我便不動。

結果還是各自得到一半的勝利：登時隨他回去，在路上他訴說一切。

大蠟說了實話：那些參觀的人是他由城裏請來的，都是上等社會的人。上等社會的人當然不能起得那麼早，可是看洗澡是太稀罕的事，況且大蠟允許供給他們最肥美的迷葉。每人給他十塊「國魂」——貓國的一種錢名——作為參觀費，迷葉每人兩片——上等肥美多漿的迷葉——不另算錢。

好小子，我心裏說，你拿我當作私產去陳列呀！但是大蠟還沒等我發作，便很委婉的說明：你看，國魂是國魂，把別人家的國魂弄在自己的手裏，高尚的行爲！我雖然沒有和你商議過——他走得很快，但是並不妨礙他委曲婉轉的陳說——可是我這點高尚的行爲，你一定不會反對的。你照常的洗澡，我借此得些國魂，他們得以開眼，而面有益的事，有益的事！

那吓死的人誰負責任？

你吓死的，沒事！我要是打死人，大蠟喘着說，我只須損失一些迷葉，迷葉是一切，法律不過是幾行刻在石頭上的字；有迷葉，打死人也不算一回事。你打死人，沒人管，貓國的法律管不着外國人，連「一個迷葉也不用費；我自恨不是個外國人。你要是在鄉下打死人，放在那兒不用管，給那白尾巴騰一些點心；要是在城裏打死人，只須到法廳報告一聲，法官還要很客氣的給你道謝。大蠟似乎非常的羨慕我，眼中好像含着點淚。我的眼中也要落淚，可憐的貓人，生命何在？公理何在？

那兩個死去的也是有勢力的人。他們的家屬不和你搗亂嗎？

當然搗亂，搶迷葉的便是他們；快走！他們久已派下人看着你的行動，只要你一離開迷林遠了，他們便要搶；他們死了人，搶我的迷葉作為報復，快走！

大和迷葉的價值恰相等，啊？

死了便是死了，活着的總得吃迷葉！快走！

我忽然想起來，也許因為我受了貓人的傳染，也許因

為他這兩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我一定得和他要些國魂。假如有朝一日我離開大蠟——我們倆不是好朋友——我拿什麼吃飯呢？他請人參觀我洗澡得錢，我有分潤一些的權利。設若不是在這種環境之下，自然我不會想到這個，但是環境既是如此，我不能不作個準備——死了便是死了，活着的總得吃迷葉！有理！

離迷林不遠了，我站住了。「大蠟：你這兩天的工夫一共收了多少錢？」

大蠟愣了。一轉圓眼珠：「五十塊國魂，還有兩塊假的；快走！」

我向後轉，開步走。他追上來：「一百，一百！」我還是往前走。他一直添到一千。我知道這兩天參觀的人一共不下幾百，決不能只收入一千，但是誰有那麼大的工夫作這種把戲。「好吧，大蠟，分給我五百。不然，咱們再見！」

大蠟準知道：多和我爭執一分鐘，他便多丟一些迷葉；他隨着一對眼淚答應了個「好！」

以後再有不告訴我而拿我生財的事，我放火燒你的樹

林，我拿出火柴盒拍了拍！

他也答應了。

到了迷林，一個人也沒有，大概我來到了之前，他們早有偵探報告，全跑了。迷林外邊上的那二三棵樹，已差不多全光了。大蠟喊了聲，倒在樹下。

九

迷林很好看了：葉已長得比手掌還大一些，厚，深綠，葉緣上鑲着一圈金紅的邊；那最肥美的葉起了些花斑，像一林各色的大花。日光由銀灰的空中透過，使這些花葉的顏色更深厚靜美一些，沒有照眼的光澤，而是使人越看越愛看，越看心中越覺得舒適，好像是看一張舊的圖畫，顏色還很鮮明，可是紙上那層浮光已被年代給減除了去。

迷林的外邊一天到晚站着許多許多參觀的人。不，不是參觀的，因為他們全閉着眼；鼻子支出多遠，聞着那點濃美的葉味；嘴張着，流涎最短的也有二尺來長。稍微有點風的時候，大家全不轉身，只用脖子追那股小風，以便

吸取風中所含着的香味，好像些雨後的蝸牛輕慢的作着環部運動。偶爾落下一片熟透的大葉，大家雖然閉着眼，可是似乎能用鼻子聞到響聲——一片葉子落地的那點響聲——立刻全睜開眼，嘴唇一齊吧唧起來；但是大蠟在他們決定過來拾起那片寶貝之前，總是一團毛似的趕到將牠檢起來；四圍一聲怨鬼似的嘆息！

大蠟調了五百名兵來保護迷林，可是兵們全駐紮在二里以外，因為他們要是靠近了迷林，他們便先下手搶劫。但是不能不調來他們，貓國的風俗以收穫迷葉為最重大的事，必須調兵保護；兵們不替任何人保護任何東西是人人知道的，可是不調他們來作不負保護責任的保護是公然污辱將士，大蠟是個漂亮人物自然不願被人指摘，所以調兵是當然的事，可是安置在二里以外以免兵饑自亂。風稍微大一點，而且是往兵營那面刮，大蠟立刻便令後退半里或一里，以免兵們隨風而至，搶劫一空。兵們為何服從他的命令，還是因為有我在那裏；沒有我，兵早就譁變了。「外國人咳嗽一聲，吓倒貓國五百兵」是個諺語。

五百名兵之外，真正保護迷林的是大蠟的廿名家將。

這廿位都是深明大義，忠誠可靠的人；但是有時候一高興，也許把大蠟樹起來，而把迷林搶了。到底還是因為我在那裏，他們因不敢高興，所以能保持着忠誠可靠。

大蠟真要忙死了：看着家將，不許偷食一片迷葉；看着風向，好下令退兵；看着林外參觀的，以免丟失一個半個的落葉。他現在已經一氣吃到三十片迷葉了。據說，一氣吃過四十片迷葉，便可以三天不睡，可是第四天便要嗚呼哀哉。迷葉這種東西是吃少了有精神而不願幹事；吃多了能幹事而不久便死。大蠟無法，多吃迷葉，明知必死，但是不能因為怕死而少吃；雖然他極怕死，可憐的大蠟！

我的晚飯減少了。晚上少吃，夜間可以警醒，大蠟以對貓人的方法來對待我了。迷林只仗着我一人保護，所以我得夜間警醒着，所以我得少吃晚飯，功高者受下賞，這又是貓人的邏輯。我把一份飯和傢伙全擲了，第二天我的飯食又照常豐滿了，我現在算知道怎樣對待貓人了，雖然我心中覺得很不安。

刮了一天的小風，這是我經驗中的第一次。我初到此地的時候，一點風沒有；迷葉變紅的時候，不過偶然有一

陣小風；繼續的刮一天，這是頭一回。迷葉帶着各種顏色輕輕的擺動，十分好看。大蠟和家將們，在迷林的中心一夜間趕造成一個大木架，至少有四五丈高。這原來是為我預備的。這小風是貓國有名的迷風，迷風一到，天氣便要變了。貓國的節氣只有兩個，上半年是靜季，沒風。下半年是動季，有風也有雨。

早晨我在夢中聽見一片響聲，正在我的小屋外邊。爬出來一看，大蠟在前，廿名家將在後，排成一隊。大蠟的耳上插着一根鷹尾翎，手中拿着一根長木棍。廿名家將手中都拿着一些東西，似乎是樂器。見我出來，他將木棍往地上一戳，廿名家將一齊把樂器舉起。木棍在空中一搖，樂器響了。有的吹，有的打，廿件樂器放出不同的聲音，吹的是誰也沒有和誰調和的趨向，尖的與粗的一樣難聽，而且一樣的拉長，直到家將的眼珠幾乎弩出來，纔換一口氣；換氣後再吹。身子前後俯仰了幾次，可是不肯換氣，直到快癱死為止，有兩名居然癱得倒在地上，可是還吹。貓國的音樂是講究聲音長而大的。打的都是像椰子的木器，一動的打，沒有拍節，沒有停頓。吹的聲音越尖，打

的聲音越緊，好像是隨着吹打而喪了命是最痛快而光榮的事。吹打了三通，大蠟的木棍一揚，音樂停止。廿名家將全蹲在地上喘氣。

大蠟將耳上的翎毛拔下，很恭敬的向我走來：說：「時間已到，請你上台，替神明監視着收迷葉。」我似乎被那陣音樂給催眠過去，或者更正確的說是被震暈了，心中本要笑，可是不由的隨着大蠟走去。他把翎毛插在我的耳上，在前領路，我隨着他，念名音樂家又在我的後面。到了迷林中心的高架子，大蠟爬上去，向天禱告了一會兒，下面的音樂又作起來。他爬下來，請我上去。我彷彿忘了我是成人，像個貪玩的小孩被一件玩物給迷住，小猴似的爬了上去。大蠟看我上了最高處，將木棍一揮，廿名音樂家全四下散開，在林邊隔着相當的距離站好，面向着樹。大蠟跑了。好大半天，他帶來不少的兵。他們每個人拿着一根大棍，耳上插着一個鳥毛。走到林外，大隊站住，大蠟往高架上一指，兵們把棍舉起，大概是向我致敬。然後我才明白，我原來是在高架上作大神的代表，來替大蠟——他一定是大神所寵愛的貴人了——保護迷葉，

兵們摘葉的時候，若私藏或偷吃一片。大蠟告訴他們，我便会用張手雷轟了他們。張手雷便是那把「藝術」。那廿名音樂家原來便是監視員，有人作弊，便吹打樂器，大蠟聽到音樂便好請我放張手雷。

敬完了神，大蠟下令叫兵們兩人一組散開，一人上樹去摘，一人在下面等着把摘下來的整理好。離我最近的那些株樹沒有人摘，因為大蠟告訴他們：這些株離大神代表太近，代表的鼻子一出氣，他們便要癱軟在地上，一輩子不能再起來，所以這必須留着大蠟自己來摘。貓兵似乎也都被大蠟催眠過去，全分頭去工作。大蠟大概又一氣吃了卅片帶花斑的上等迷葉，穿梭似的來回巡視，大棍老預備着往兵們的頭上捶。聽說每次收迷葉，地主必須捶死一兩個貓兵；把死貓兵埋在樹下，來年便可豐收。有時候，地主沒預備好外國人作大神的代表，兵們便把地主埋在樹下，搶了樹葉，把樹刨了都作成軍器——就是木棍，用這種軍器的是貓人視為最厲害的軍隊。

我大鸚鵡似的在架上拳着身，未免要發笑，我算幹什麼的呢？但是我不願破壞了貓國的風俗，我來是為看他們

的一切，不能不逢場作戲，必須加入他們的團體，不管他們的行爲是怎樣的可笑。好在有些小風，不至十分熱，況且我還叫大蠟叫我送來個我自己編的蓋飯食的草葷暫當草帽，我總不致被陽光給晒暈過去。

兵與普通的貓人一點分別也沒有，設若他們沒那根木棍與耳上的鳥翎。這木棍與鳥翎自然會使他們比普通人的地位優越，可是在受了大蠟的催眠時，他們大概還比普通入要多受一點苦。像眠後的蠶吃桑葉，不大的工夫，我在上面已能看見原來被密葉遮住的樹幹。再過了一刻，貓兵已全在樹尖上了。較比離我近一些的，全一手摘葉，一手遮着眼，大概是怕看見我而有害于他們的。

原來貓人並不是不能幹事，我心中想，假如有個好的領袖，禁止了吃迷葉，這羣人也可以很有用的。假如我把大蠟趕跑，替他作地主，作將領……但這只是空想，我不敢決定什麼，我倒底還不深知貓人。我正在這麼想，我看見（因為樹葉稀薄了我很能看清下面）大蠟的木棍照着一個貓兵的頭去了。我知道就是我跳下去不致受傷，也來不及止住他的棍子了；但是我必須跳下去，在我眼中大蠟

是比那羣兵還可惡的，就是來不及救那個兵，我也得給大蠟個厲害。我爬到離地兩丈多高的地方，跳了下去。跑過去，那個兵已躺在地上，大蠟正下令，把他埋在地下。一個不深明白他四圍人們的心理的，是往往由善意而有害于人的。我這一跳，在貓兵們以為我是下來放張手雷，我跳在地上，只聽霹靂嘖嘖四下裏許多兵全掉下樹來，大概跌傷的不在少數，因為四面全悲苦的叫着。我顧不得看他們，便一手捉住大蠟。他呢，也以為我是看他責罰貓兵而來幫助他，因為我這一早晨處處順從着他，他自然的想到我完全是他的爪牙了。我捉住了他，他莫明其妙了，大概他一點也不覺得打死貓兵是不對的事。

我問大蠟，爲什麼打死人？

因爲那個兵偷吃了一個葉梗。

爲吃一個葉梗就可以……我沒往下說；我又忘了我是在貓人中，和貓人辯理有什麼用呢！我指着四圍的兵說：捆起他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把大蠟捆起來，我更清晰的說。還是沒人上前。我心中冷了。設若我真領着這麼一羣兵，我大概永遠不會使他們

明白我。他們不敢上前，並不是出於愛護大蠟，而是完全不了解我的心意——爲那死兵報仇，在他們的心中是萬難想到的。這使我爲難了：我若放了大蠟，我必定會被他輕視；我若殺了他，以後我用他的地方正多着呢；無論他怎不好，對於我在火星上——至少是貓國這一部分——所要看的，他一定比這羣兵更有一些。我假裝鎮靜——問大蠟：你是願意叫我捆在樹上，眼看着兵們把迷葉都搶走呢？還是願意認罰。

兵們聽到我說叫他們搶，立刻全精神起來，立刻就有動手的，我一手抓着大蠟，一脚踢翻了兩個。大家又不動了。大蠟的眼已閉成一道綫，我知道他心中怎樣的恨我了。他請來的大神的代表，反倒當着兵們把他懲治了，極難堪的事，自然他決不會想到因一節葉梗而殺人是他的過錯。但是他決定不和我較量，他承認了受罰。我問他，兵們替他收迷葉，有什麼報酬。他說，一人給兩片小迷葉。這時候，四圍兵們的耳朵都在腦杓上立起來了，大概是猜想，我將叫大蠟多給他們一些迷葉。我叫他在迷葉收完之後，給他們一頓飯吃，像我每天吃的晚飯。兵們的耳朵都落下

去了，却由嗓子裏出了一點聲音，好像是吃東西噎住了似的，不滿意我的辦法。對於死去那個兵，我叫大蠟賠償他的家小一百個國魂。大蠟也答應了。但是我問了半天，誰知道他的家屬在哪裏？沒有一個人出聲。對於別人有益的事，哪怕是說一句話呢。貓人沒有幫忙的習慣。這是我在貓國又住了幾個月纔曉得的。大蠟的一百個國魂因此省下了。

十

迷葉收完，天天刮着小風，溫度比以前降低了十幾度。灰空中時時浮着些黑雲，可是並沒落雨。動季的開始，是地主們帶着迷葉到城市去的時候了。大蠟心中雖十二分的不滿意我，可是不能不假裝着親善，爲是使我好同他一齊到城市去；沒有我，他不會平安的走到那裏；因爲保護迷葉，也許丟了他的性命。

迷葉全晒乾，打成了大包。兵丁們兩人一組搬運一包，二人輪流着把包兒頂在頭上。大蠟在前，由四個兵丁把他抬起，他的脊背平平的放在四個貓頭之上，另有兩個高身

量的兵托着他的腳，還有一名在後面撐住他的脖子，這種旅行的方法在貓國是最體面的，假如不是最舒服的。廿名家將全拿着樂器，在兵丁們的左右，兵丁如有不守規則的，比如說用手指挖破葉包，爲聞聞迷味，便隨時奏樂報告大蠟。什麼東西要在貓國裏存在必須得有用處，音樂也是如此，音樂家是兼作偵探的。

我的地位是在大隊的中間，以便前後照應。大蠟也給我預備了七個人；我情願在地上跑，不貪圖這份優待。大蠟一定不肯，引經據典的給我說明：皇帝有拾人廿一，諸王十五，貴人七……這是古代的遺風，身分的表示，不能，也不許，破壞的。我還是不幹。「貴人地上走，」大蠟引用諺語了：「祖先出了醜。」我告訴他我的祖先決不因此而出了醜。他幾乎要哭了，又引了兩句詩：「仰面吃迷葉，平身作貴人。」「滾你們貴人的蛋！」我想起相當的詩句，只這麼不客氣的回答。大蠟嘆了一口氣，心中一定把我快罵化了，可是口中沒敢罵出來。

排隊就費了兩點多鐘的工夫，大蠟躺平又下來，前後七次，繡兵們始終排不齊；繡兵現在準知道我不完全幫忙

大蠟、大蠟自然不敢再用大棍打裂他們的貓頭，所以任憑大蠟怎麼咒罵他們，他們反正是往直裏排列。大蠟投降了，下令前進，不管隊伍怎樣的亂了。

剛要起程，空中飛來幾隻白尾鷹，大蠟又跳下來，下令：出門遇鷹大不祥，明日再走！我把手鎗拿出來了，「不走的便永遠不要走了！」大蠟的臉都氣綠了，乾張了幾張嘴，一句話沒說出來。他知道與我辯駁是無益的，同時他知道犯着忌諱出行是多麼危險的事。他費了十幾分鐘才又爬到貓頭上去，混身顫抖着。大隊算是往前挪動了。不知道是我氣得騎不穩了，還是抬的人故意和他開玩笑，走了不大的工夫，大蠟滾下來好幾次。但是滾下來，立刻又爬上去，大蠟對於祖先的遺風是極負保存之責的。

沿路上凡是有能寫字的地方，樹皮上，石頭上，破牆上，全寫上了大白字：歡迎大蠟，大蠟是盡力國食的偉人，大蠟的兵士執着正義之棍，有大蠟纔能有今年的豐收……這原來都是大蠟預先派人寫好給他自已看的。經過了幾個小村莊，村人們全背倚破牆坐着，軍隊在他們眼前走過，他們全閉着眼連看也不看。設若他們是怕兵呢，爲何

不躲開？不怕呢，爲何又不敢睜眼看？我弄不清楚。及至細一看，我才明白過來，這些原來是村莊歡迎大蠟的代表，因爲他們的頭上的細灰毛裏隱隱綽綽的也寫着白字，每人頭上一個字，幾個人合起來成一句「歡迎大蠟」等等字樣。因爲這也是大蠟事先派人給他們寫好的，所以白色已經殘退不甚清楚了。雖然他們全閉着眼，可是大蠟還真事似的向他們點頭，表示致謝的意思。這些村莊是都歸大蠟保護的。村莊裏的破爛污濁，與村人們的瘦，髒，沒有精神，可以證明他們的保護人保護了他們沒有。我更恨大蠟了。

要是我獨自走，大概有半天的工夫總可以走到貓城了。和貓兵們走路最足以練習忍耐性的。貓人本來可以走得很快，但是貓人當了兵便不會快走了，因爲上陣時而快走是自找速死，所以貓兵們全是以穩慢見長，慢慢的上陣，遇見敵人的時候再快快的——後退。

下午一點多了，天上雖有些黑雲，太陽的熱力還是很強，貓兵們的嘴都張得很寬，身上的細毛都被汗黏住，我沒有見過這樣不體面的一羣兵。還處有一片迷林，大蠟下

令繞道穿着林走。我以爲這是他體諒兵丁們，到林中可以休息一會兒。及至快到了樹林，他滾下來和我商議，我願意幫助他搶這片迷林不願意。「搶得一些迷葉還不十分重要，給兵們一些作戰的練習是很有益的事。」大蠟說。沒回答他，我先看了看兵們，一個個的嘴全閉上了，似乎一點疲乏的樣子也沒有了；隨走隨搶是貓兵們的正當事業，我想——我也看出來：大蠟與他的兵必定都極恨我，假如我攔阻他們搶劫。雖然我那把手槍可以抵得住他們，但是他們要安心害我，我是防不勝防的。況且貓人互相劫奪是他們視爲合理的事，就是我不因個人的危險而捨棄正義，誰又來欣賞我的行爲呢？我知道我是已經受了貓人的傳染，我的勇氣往往爲謀自己的安全而減少了。我告訴大蠟隨意辦吧，這已經是退步的表示了，哪知我一退步，他就立刻緊了一板，他問我是否願意領首去搶呢？對於這一點我沒有遲疑的拒絕了。你們搶你們的，我不反對，也不加入，我這樣跟他說。

兵們似乎由一往樹林這邊走便已嗅出搶奪的味兒來，不等大蠟下令，已經把葉包全放下，拿好大棍，有幾個已

經跑出去了。我也沒看見大蠟這樣勇敢過，他雖然不親自去搶，可是他的神色是非常的嚴厲，毫無恐懼，眼睛瞪圓，頭上的細毛全豎立起來。他的大棍一揮，兵們一聲喊，全撲過迷林去。到了迷林，大家繞着林飛跑，好像都犯了瘋病。我想，這大概是往外誘林中的看護人。跑了三圈，林中不見動靜，大蠟笑了，兵們又是一聲喊，全闖入林裏去。

林中也是一聲喊，大蠟的眼不那麼圓了，眨巴了幾下。他的兵退出來，大棍全撒了手，雙手搗着腦杓，狼嚎鬼叫的往回跑：「有外國人！有外國人！」大家一齊喊。

大蠟似乎不信，可是不那麼勇敢了，自言自語的說：「有外國人？我知道這裏一定沒有外國人！」他正這麼說着。林中有人追出來了。大蠟慌了：「真有外國人！」林中出來不少的貓兵。爲首的是兩個高個子，遍體白毛的人，手中拿着一條發亮的棍子。這兩個一定是外國人了，我心想，外國人是會用化學製造與鐵相似的東西的。我心中也有點不安，假如大蠟請求我去抵擋那兩個白人，我又當怎辦？我知道他們手中發亮的東西是什麼？搶人家的

迷林雖不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到底是大蠟的保護人；看着他們打敗而不救他，至少也有失我的身分，我將來在貓國的一切還要依賴着他。

「快去擋住！」大蠟向我說，「快去擋住！」

我知道這是義不容辭的，我顧不得思慮，拿好手槍走過去。出我意料之外，那兩個白貓見我出來，不再往前進了。大蠟也趕過來，我知道這不能有危險了。「講和！講和！」大蠟在我身後低聲的說。我有些發糊塗：爲什麼不叫我和他們打呢？講和？怎樣講呢？事情到頭往往不像理想的那麼難，我正發糊塗。那兩個白人說了話：「對你六包迷葉。歸我們三個人用！」我看了看，只有兩個白人。怎麼說三個呢？大蠟在後面低聲的催我：「和他們講講！」我講什麼呢？傻子似的我也說了聲：「罰你六包迷葉。歸我們三個人用！」兩個白人聽我說了這句。笑着點了點頭。似乎非常的滿意。我更莫明其妙了。大蠟嘆了口氣。分付搬過六包迷葉來。六包搬到，兩個白人很客氣的請我先挑兩包。我這才明白。原來三個人是連我算在內的。我自然很客氣的請他們先挑。他們隨便的拿了四包交給他們

的貓兵。而後向我說：「我們的迷葉也就收完。我們城裏再見。」我也傻子似的說了聲：「城裏再見。」他們走向林裏去了。

我心中怎麼想。怎麼糊塗。這是什麼把戲呢？

直到我到了貓城以後。與外國人打聽，纔明白了其中的曲折。貓國人是打不過外人的。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外國人們自己打起來。立志自強需要極大的努力，貓人太精明，不肯這樣優賣力氣。所以只求大神叫外國人互相殘殺，貓人好得個機會轉弱為強，或者應說，得個機會看別國與他們自己一樣的弱了。外國人明白這個，他們在貓國裏的利害衝突是時時有的。但是他們決不肯互相攻擊讓貓國得着便宜。他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自己起了紛爭是硬對硬的。就是打勝了的也要受很大的損失；反之。他們若是聯合起來一同欺侮貓國。便可以毫無損失的得到很大好處。不但國際間的政策是如此，就是在貓國作事的個人也守着這個條件。保護迷林是外國人的好職業。但是大家約定：只負替地主抵抗貓國的人。遇到雙方都有外國人保護的時候。雙方便誰也不准侵犯誰；有不守這個條件的，便

由雙方的保護人商議懲罰地主或爲首的人。這樣，既能避免外國人與外國人因貓國人的事而起爭執，又能使保護人的地位優越。不致受了貓國人的利用。

爲保護人設想這是不錯的辦法。從貓國人看呢？我不由的代大嫩們抱不平了。可是繼而一想：大嫩們甘心忍受這個，甘心不自強，甘心請求外人打自己家的人。又是誰的過錯呢？有同等的豪橫氣的纔能彼此重視，貓國人根本失了人味。難怪他們受別人這樣的戲弄。我爲這件事心中不痛快了好幾天。

往回說：大嫩受了罰。又鄭重其事的上了貓頭，一點羞愧的神氣沒有，倒好似他自己戰勝了似的。他只向我說，假如我不願要那兩包迷葉——他知道我不大喜歡吃牠——他情願出卅個國魂買回去。我準知道這包迷葉至少也值三百國魂，可是我沒說賣，也沒說不賣，我只是不屑于理他，我連哼一聲也沒哼。

太陽平西了，看見了貓城。

(全篇未完)

西萊納集

(法國 特·果爾蒙)

戴望舒譯

友迷·特·果爾蒙 (Remy de Gourmont 1838-1915) 是法國後期象徵主義詩壇的領袖，

他底詩有着絕端地微妙——心靈底微妙與感覺底微妙。他底詩情完全是呈給讀者底神經，給微細到

纖毫的感知的。即使是無韻詩，但是讀者會覺得每一篇中都有着很個性的音樂。

西萊納是他底一小集，雖然小，但是他底著名詩作。從前周作人先生曾以西萊尼的譯名譯出數

首，編在陀羅裏。現在我不過翻譯，把全部譯過來，介紹給讀者。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譯者記

一 髮

西萊納，有個大神秘

在你頭髮的林裏。

你吐着乾蕪的香味，你吐着野獸

睡過的石頭的香味；

你吐着熟皮的香味，你吐着剛薙過的

小麥的香味；

你吐着木材的香味，你吐着早晨送來的

麵包的香味；

你吐着沿荒垣

開着的花的香味；
你吐着黑莓的香味，你吐着被雨洗過的
長春藤的香味；
你吐着黃昏間割下的
燈心草和蕨蕨的香味；
你吐着冬青的香味，你吐着蘇苔的香味，
你吐着在籬陰結了種子的
衰黃的野草的香味；
你吐着蕁麻和金雀花的香味，
你吐着苜蓿的香味，你吐着牛乳的香味；
你吐着茴香的香味；
你吐着胡桃的香味，你吐着熟透而採下的
菓子的香味，
你吐着花繁葉滿時的
柳樹和菩提樹的香味；
你吐着蜜的香味，你着徘徊在牧場中的
生命的香味；
你吐着泥土與河的香味；

你吐着愛的香味，你吐着火的香味。

西萊納，有個大神祕
在你頭髮的林裏。

二 山楂

西萊納，你的溫柔的手有了傷痕，
你哭着，我却要笑道奇遇。

山楂防禦牠的心和牠的肩，
牠已將牠的皮膚許給了最美好的親吻。

牠已披着牠的夢和祈禱的大幕，
因為牠和整個大地默契；

牠和早晨的太陽默契，
那時驚醒的羣蜂正夢着苜蓿和百里香，

和青色的鳥、蜜蜂和飛蠅，

和周身披着天鵝絨的大土蜂，

和甲蟲，細腰蜂，金栗色的黃蜂，

和蜻蜓，和蝴蝶，

以及一切有翅的，和在空中

像三色堇一樣地舞着又徘徊着的花粉；

牠和正午的太陽默契，

和雲，和風，和雨，

以及一切過去的，和紅如薔薇，

潔如明鏡的薄暮的太陽，

和含笑的月兒以及和露珠，

和天鵝，和織女，和銀河；

牠有如此皎白的前額而牠的靈魂是如此純潔
使她在整個自然中鍾愛牠自身。

三 冬青

西萊納，太陽含笑在冬青樹葉上：

四月已回來和我們遊戲了。

他將些花籃背在肩上，

他將花枝送給荆棘，栗樹，楊柳；

他將牠們一朵一朵地撒在草上，

在溪流，沼澤，溝渠的岸上；

他將長生草留給水，又將石楠花

留給樹林，在枝幹伸長着的地方；

他將紫羅蘭投在幽蔭中，在黑莓下，

在那裏，他的裸足大膽地將牠們藏好又踏下；

他將雛菊和有一小鈴項圈的

櫻草花送給，一切的草場；

他讓鈴蘭和白頭翁一齊墜在

樹林中，沿着幽涼的小徑；

他將鳶尾草種在屋頂上，

和在我們的花園中，西萊納，那裏有好太陽，

他散佈鴿子花和三色堇，

風信子和那丁香的好香味。

四 霧

西萊納，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們將像乘船似地穿過霧中去。

我們將到美的島上去，那裏的婦人們

是像樹木一樣的美，像靈魂一樣的赤裸；

我們將到那些島上去，那裏的男子們

像獅子一樣的柔和，披著長而褐色的頭髮。

來啊，那沒有創造的世界從我們的夢中等着

牠的法律，牠的歡樂，那些使樹開花的神

和使樹葉炫燁而幽響的風。

來啊，無邪的世界將從棺中出來了。

西萊納，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們將像乘船似地穿過霧中去。

我們將到那些島上去，那裏有高山，

從山頭可以看見原野的平寂的幅員，

和在原野上嚼草的幸福的牲口，

像楊柳樹一樣的牧人，和用禾叉

堆在大車上面的稻束；

陽光還照着，綿羊歇在

牲口房邊，在園子的門前，

這園子吐着地榆，荳蔻和百里香的香味。

西萊納，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們將像乘船似地穿過霧中去。

我們將到那些島上去，那裏灰色和青色的松樹

在西風飄過牠們的髮間的時候歌唱着。

我們臥在牠們的香蔭下，將聽見

那受着願望的痛苦而等着

肉體復活之時的幽靈的煩怨聲。

來啊，無限在昏迷而歡笑，世界正沉醉着：

夢沉沉地在松下，我們許會聽得

愛情的話，神明的話，遼遠的話。

西萊納，穿上你的大氅和你黑色的大木靴，

我們將像乘船似地穿過霧中去。

五 雪

西萊納，雪和你的頸一樣白，

西萊納，雪和你的膝一樣白。

西萊納，你的手和雪一樣冷，

西萊納，你的心和雪一樣冷。

雪只受火的一吻而溶解，

你的心只受永別的一吻而溶解。

雪含愁在松樹的枝上，

你的前額含愁在你栗色的髮下。

西萊納，你的妹妹雪睡在庭中。

西萊納，你是我的雪和我的愛。

六 死葉

西萊納，到林中去罷：樹葉已飄落了；

牠們鋪着蒼苔，石頭和小徑。

西萊納，你愛死葉上的步履聲嗎？

牠們有如此柔美的顏色，如此沉着的調子，
牠們在地上是如此脆弱的殘片！

西萊納，你愛死葉上的步履聲嗎？

牠們在黃昏時有如此哀傷的神色，
當風來飄轉牠們時，牠們如此婉轉地哀鳴！

西萊納，你愛死葉上的步履聲嗎？

當脚步蹂躪着牠們時，牠們像靈魂一樣地啼哭，
牠們做出振翼聲和婦人衣裳的碎縷聲。

西萊納，你愛死葉上的步履聲嗎？

來啊：我們一朝將成爲可憐的死葉。

來啊：夜已降下，而風已將我們帶去了。

西萊納，你愛死葉上的步履聲嗎？

七 河

西萊納，河唱着一個淳樸的曲子，
來啊，我們將走到燈心草和蓬骨間去；
是正午了：人們拋下了他們的犁，
而我，我將在明耀的水中看見你的跣足。

河是魚和花的母親，

是樹，鳥，香，色的母親；

她給吃了穀又將飛到

一個遼遠的地方去的鳥兒喝水；

她給那綠腹的青蠅喝水，

她給像船奴似地划着的水蜘蛛喝水。

她哺養燕麥，大麥和蕎麥；

河是魚的母親；她給牠們

她哺養裸麥，河柳和林檎樹；

小蟲，草，空氣和臭養氣；

她哺養垂柳和高大的白楊。

她給牠們愛情；她給牠們翼翅，

河是樹林的母親；美麗的橡樹

使牠們追蹤牠們的女性的影子到天邊。

曾用牠們的脈管在她的河牀中汲取清水。

河是花的母親，虹的母親，

河使天空肥沃；當下雨時，

一切用水和一些太陽做成的東西的母親。

那是河，牠昇到天上，又重降下來；

她哺養紅豆草和青草，和有蜜香的

河是一個很有力又很純潔的母親，

繡線菊，和毛蕊草，

河是全個自然的母親。

牠是有像鳥的茸毛的葉子的；

西萊納，河唱着一個淳樸的曲子，

她哺養小麥，苜蓿和蘆葦；

來啊，我們將走到燈心草和蓬骨間去；

她哺養苧麻；她哺養亞麻；

是正午了：人們拋下了他們的犁，

而我，我將在明耀的水中看見你的跣足。

八 果樹園

西萊納，帶一隻柳條的籃子，
到果樹園子去吧。

我們將對我們的林檎樹說，

在走進果樹園的時候：

林檎的時節到了，

到果樹園去罷，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罷。

林檎樹上飛滿了黃蜂，

因為林檎都已熟透了

有一陣大的嗡嗡聲

在那老林檎樹的周圍。

林檎樹上已結滿了林檎

到果樹園去罷，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罷。

我們將採紅林檎，

鳩林檎和青林檎，

更採那肉已爛熟的

釀林檎酒的林檎。

林檎的時節到了，

到果樹園去罷，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罷。

你將有林檎的香味

在你的衫子上和你的手上，

而你的頭髮將充滿了

秋天的溫柔的芬芳。

林檎樹上都已結滿了林檎，

到果樹園去罷，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罷。

西萊納，你將是我的果樹園

和我的林檎樹；

西萊納，趕開了黃蜂

從你的心和我的果樹園。

林檎的時節到了，

到果樹園去罷，西萊納，

到果樹園去罷。

九 園

西萊納，八月的園子

是芬芳，豐滿而溫柔的；

牠有蕪菁和菜菔，

茄子和甜蘿蔔，

而在那些慘白的生菜間，

還有那病人吃的高粱；

再遠些，那是一片白菜，

我們的園子是豐滿而溫柔的。

豌豆沿着籬竿爬上去；

那些籬竿正像那些

穿着飾紅花的綠衫子的少婦一樣。

這裏是蠶豆，

這裏是從耶路撒冷來的葫蘆。

胡蔥一時都抽出來了，

又用一頂王冕裝飾着自己，

我們的園子是豐滿而溫柔的。

周身披着花邊的天門冬

結熟了牠們的珊瑚的種子；

那些金蓮花，虔誠的貞女，

只用她們的棚架做了一個花玻璃大窗，

而那些無思無慮的南瓜

在好太陽中鼓起了牠們的頰；

人們聞到百里香和茴香的氣味，

我們的園子是豐滿而溫柔的。

十 磨坊

西萊納，磨坊已很古了，牠的輪子

滿披着青苔，在一個大洞的深處轉着；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土牆戰慄着，人們好像是在汽船上，

在沉沉的夜和茫茫的海之間；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天黑了；人們聽見沉重的磨石在哭泣，

牠們是比祖母更柔和更衰老；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磨石是如此柔和，如此衰老的祖母，

一個孩子就可以攔住，一些水就可以推動；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牠們磨碎了富人和窮人的小麥，

牠們亦磨碎裸麥，大麥和山麥；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牠們是和最大的使徒們一樣善良，

牠們做那賜福與我們又救我們的麵包；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牠們養活人們和柔順的牲口，

那些愛我們的手又爲我們而死的牲口，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牠們走去，牠們啼哭，牠們旋轉，牠們呼鳴，

自從一直從前起，自從世界的創始起；

人們怕着，輪子過去，輪子轉着

好像在做一个永恆的苦役。

西萊納，磨坊已很古了：牠的輪子，

滿披着苔苔，在一個大洞的深處轉着。

十一 教堂

西萊納，我很願意。夕暮的繁喧

是和孩子們唱着的讚美歌一樣柔和。

幽暗的教堂正像一個老舊的邸第；

薔薇有愛情和豪煙的沉着的香味。

我很願意，我們將緩緩地靜靜地走去，

受着刈草歸來的人們的敬禮；

我先去爲你開了柴扉，

而狗將含愁地追望我們多時。

當你祈禱的時候，我將想到那些

築這些牆垣，鐘樓，眺台，

和那座沉重得像一頭負着

我們每日罪孽的重擔的馱獸的大殿的人們。

想到那些椎擊拱門石的人們，

他們是又在長廊下安置一個大聖水瓶的；

想到那些在花玻璃窗上繪畫帝王

和一個睡在村舍中的小孩子的人們。

我將想到那些鍛冶十字架，

雄雞，門鏈，門上的鐵件的人們；

想到那些雕刻木頭的

合手而死去的美麗的聖女的人們。

我將想到那些鑄製鐘的銅的人們，

在那裏，人們投進一個黃金的羔羊去？

想到那些在一二一一年掘墳穴的人們：

在墳裏，聖鄂克安眠着，像寶藏一樣；

想到那些織麻布的主教禮服的人們，
這禮服是掛在神龕左方的幔下的；
想到那些對經几上的書本唱着的人們；
想到那些給彌撒撒的書扣鍍金的人們。

我將想到那些接觸過聖餅的手，
想到那些祝福別人又給人行洗禮的手，
我將想到指環，想到大燭，想到臨終的苦痛；
我將想到那些婦人的哭過的眼睛。

我將想到那些墓場中的死者，
想到那些已變成花草的人們，
想到那些在石上還留着姓氏的人們，
想到那些永遠伴着他們的十字架。

當我們回來的那時候，西萊納，夜色將深了；
在松樹下我們將有幽靈的神氣，
我們將想到上帝，想到我們，想到許多東西，
想到等待着我們的狗，想到花園中的薔薇。



靈魂

嚴敦易

大約在七八年以前，我曾經爲着一樁薪水極爲微末的小事，遙遠的跑到北部某省沿海的某埠去。所得既寡，精神上尤其感到很深的痛苦，本來想不久便離開的；但當時環境上既有使我不得不去的緣故，這薪水雖然微末的事情，好比雞肋似的，食之無味，一時到也不能拋棄。這樣，我在那裏，頭尾綜算，一直就蹭過了九個月。

在某埠的這九個月中，我所能最最記憶的，便是海。只有海，彷彿也僅僅爲了海，才能使我勉強的一直過了這許久的時候。這地方，海真是跟一般人的生活親近極了。在屋子裏，可以聽見濤聲，縱然不能門臨大海，走不了幾多路，也可以置身到海岸上，接觸，欣賞，那浩莽的大自然的蒼幻。在素來不曾受過海的觀感的我，便尤其胸

醉，吸引了心神和興趣，雖然那終歸是單調寂寞。鎮日，成月，安慰我的只是那無涯的波光，變換的水色，地平綫上的船舶的濃煙，帆影，爽利的海風；厭倦的情味，便我不免感覺得單調，寂寞，要從海以外，再尋求一條消遣這無聊的遊子羈旅的情懷的路。不過，我努力的滿意的答案根底仍然是惟有海，惟有那挾着單調寂寞稍稍令人生倦的海！這地方雖說是通商巨埠，然而民情簡樸得利害，風物也全帶着古舊鄙陋，和北方鄉村閉塞的空氣。這和我一個未曾到過北方的南邊年青人，是扞格不入的。另一部分，有的是柏油馬路，禮拜堂的鐘聲，BAR，紅綠的燈光，Handsome Madan 的半裸露的肉體，異國情調，滿坑滿谷的避暑的洋人，跟兵艦上的水手。這個奇異的交織，都

是與我好像無關的。總之一句話，我是無處可去，除了登山望海發歎。看書呢？則普通的書報雜誌，除掉上基督教青年會一類的所在，可以看到外：走遍幾家書舖子，你休想買到些能夠值得花錢的書，教科書跟禮拜六派的小說，你再向那可憐的書架上，找不出其他的東西了。自然，還有的是一些同事和朋友。南邊的人，格外親切些，任憑是隔省，在這裏也成爲了同鄉。大家交往，應當有點熱烈的慰藉和排釋，但是，不幸我的生性，却又是孤獨的，不大喜歡合攏。所以，我自走着我的單調寂寞的路，而用着淡談的旁觀的賓客一般的態度，和行動，追隨着一班同事及朋友。

無疑的，朋友們當然不比我這少年老成的傻子，會不知道去尋求生活上的某一些娛樂。他們知道的可就多了！閒下來的時間，一點不冗長，不浪費地去支配享受着。最普通的，湊足了四個人，嘩啦啦便打麻將，這算是蹲在家裏玩，最安靜有出息的了。在缺了「一條腿」的時候，拿紙票式的強迫，和破壞人家局面的罪案，要求像我一類的人，坐下去摸中風白板，也是有的。我於賭字，更是無

緣，再說也不肯輸錢，所以畢竟答應的少，拒絕的多。我也無形的被屏除在「牌搭子」之列了。出去，某埠有的是舊戲，和北方特有的落子館。這些地方，我跟着他們曾經光顧巡禮過幾次。舊式的房子改造的戲院，池子裏擺着四方的桌子，還是茶園的格式，前幾張都貼上了「司令部」「某公署」之類的小紅條子，「部」「署」的人，不見得天天來，差不多的人，可就不能隨便向前坐。樓上是一間間兩邊縱列的包廂，坐包廂是闊的，你如果帶着女人，那更非坐包廂不可。台上是照例紅臉殺黑臉，男子尖着嗓子，雄貓般的裝婦人的腔調，捧亮子，古裝歌舞，機關布景的一團烏煙瘴氣。落子館裏呢？你能夠濃濃的嗅着大蒜的氣味！在污穢的大門口，耐心的走進去，或者上樓，樓梯板格格顛着，在小小的台後，坐滿了大紅大綠的姑娘，金手釧叮噹的響，應和着鼓板三絃的間歇的節奏。像曹操般的白臉，紅漲地唱，掌心的胭脂，藍得彷彿石榴花。於是，幾聲瀏亮，爽脆，或者怪聲的叫好，「您老點一支？」掛牌，咳嗽，吐痰，「正月十五廟門開」，好，就是這些！朋友們便是常常在這裏邊尋樂，磋磨他們的年紀，在伏桌

子拿薪水之外，還可以做的事。但是他們的去處，倘有爲我所不曾經歷踏足過的，那便是一個奇異的名稱：「鑿子」！

「鑿子」，我並沒有給人們帶着我去過。而且關於他們自身，對於「鑿子」的關係，我也頗爲漠然；大約是有些道學氣質的某一二人，以爲像這種事，應該不引誘我這年青不懂事的人罷。戲園，落子館，以及麻將等類，自然是在例外，不能算「壞事」的了。也不知還是當我年少老成的傻子，不能同流合污，特別防閑掩瞞的緣故？不過，到後也就不能掩瞞，而我竟有機會也如同跟大家進戲園落子館一樣的，偶然步入平康了。「鑿子」的風情，究竟也不會迷戀過我。

除了海，在某埠令我勾起記憶的，或者僅僅只有這一個與賣笑娼家有關的故事，值得說一說罷。事情是極爲平淡的，連這居然也會保留到心裏，——總之，某埠是給於我如何的厭倦呀。

平淡的事，就是下面這樣：

一天，是星期日，時序業已將近暮秋，午後，我抱着

寥漠的心情，獨自跑到北山上去閒眺看海。北山是此地的名勝處所，說北，自然還有東山，西山，南山等等。但是北山既擁抱着海，而且又靠近市街，山下就是幾條寬闊的市慶中心的路，從乘船到某埠來時，第一個和旅客見面的，也就是這座秀美的並不高峻的歐化了的山。領事館之類的洋大人的寓墅，是全在遺上頭的，所以北山特別的出了名了。實在，看海的話，這的確是極好的地方。

我沿着那傾斜的平坦的徑路，從沿着海岸彎進不遠的一條入口，走上山去。在一片廣大的草場中一張石磴上坐了，抱着膝，便向着那無垠的浩淼的海水發怔。這所是在全山最寬坦的一處，迎面是海，逶迤崎嶇的一直往下嶙嶙的山嘴，伸接到海面爲止，浪花撲濺着銀白的沫，噴起像雪，又像是乳色的霧，發出追逐的快樂的勇猛瀟灑的聲音。在那下面坐着遊人，或是跨着浪花夠不到的一半露出水上的岩石，狎近地親玩着海。左面是一道綫似的靛浪長堤，帆船，輪舶，向那方進出着，港內起重機和苦力邪許的喚呼，依稀都可以聽見。我最喜歡這一處地方。我冥心騁懷的睜對着海。海水的顏色是常會變化的，晴朗的天

氣，是蔚藍像西洋小孩的眼睛；但風在天黯的時期，就蒼莽而灰黃，有一種絕望憤怒的顏色。這時，昨天才降過了雨，晚霞離離的滄起，映着波濤，是紺紫？是金碧？是芭蕉葉一般的濃綠？發着美麗的光。遠遠是一帶爲沿岸屏障似的不斷的羣山，屈曲着沒入煙霧迷鎖着的地平綫下。極目竟沒有一隻經過的船，四五隻灰白色的海鳥，展掠着翼翅，上下掠飛，徘徊依戀，不忍他去。呵！遠遠的那邊！我曾經從那裏來的，是不可及的瞻顧中的家鄉，現在是阻隔着浩瀚的巨浸，恍若是別一個世界了。淡淡的鄉愁，起在我的胸中，我想起母親，妻子，我深深的感覺到刻骨的寂寞和無聊。太陽從鳥曠的身後吐着牠衰弱的餘暉，撫着我的臉，并且溫存着我的心。無奈何的不再對着海，轉身來注目到那些遊人的羣隊裏。

我從適間自己上山來的路上，便看見了一起走着的四五個女人。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在某埠，打扮得花枝似的在街上走的娘兒們，是極少見，因爲是少見，所以更容易給人注目了。這一起女人，很快的便也到了這坦廣的山腰。那時

的時髦風氣，女人的衣裳，還是流行着短到腰部以上的琵琶襟的衫子，軟緞的套裙；至於下擺不開衩的旗袍和長馬甲，不過在幾個大都市中被炫奇闢異般地開始發現罷了。然而這一起女人中，卻就有穿葱綠色長馬甲的，雖屬式樣是不調和，甚或有些難看。其餘都是圓角，露出紅色內衣的大花邊腳管褲子的裝束，不穿裙，梳着長的辮子，常日剪髮是尙不成問題。總之，她們外表是刻意模倣着所謂「海派」的都市風。談笑囁嚅着，她們走過了我的面前，略停留了一會，循着一道遮着海的短牆，復行向山的高處去。廉價的香水味，撲着鼻觀，我很帶興趣的想：這些女人似乎不是正經人家的路數，嬌模嬌樣的，流露出一種隨便和輕佻，而絕不是大方豁脫。或者是「那個」罷？我自己心中忖度倡門是得風氣之先的，就難怪居然穿旗袍馬甲了。

這聯想不久便消滅了。我無情緒的又停立了一會，要換個地方逛逛，朝着這班女人相反的那面上小道兒，曲折的兜轉走去。我並不預備再要遇着她們。

然而我恰巧又遇着她們了。

我循着碎石片的路，環繞着這山，信步的躡着。是秋天了，木葉開始墜落，黃枯地悲嘆着牠的飄零。路上少了藍衣的或者白衣的水手。暑期過了，某埠也竟老來代替了牠的盛年了，至少在這地方的商業上，是這情形。海面也幾乎沒有停泊着外國的砲艦，山上遊人是意外的不多。我繞了半個圈子，在海關信號台的左近那裏，較爲僻靜，而且頂高，地上長滿了小草和苔蘚，我遠遠地又看見了那幾個含着風情的女人的衣影。面前的道路是狹陡，不甚好走，我於是在一個警亭旁邊，站立着，等她們過去。警亭是空的，並沒有崗警。她們來的近了，我能聽見半高跟鞋吃力的咯咯聲，同時有一些蕩意的做作的笑。我注意的望過去，我看出她們一起不止四五個人，六個，七個，女的是只有五個，但是不知從山上那裏，加進了三個男人了。他們錯雜地走，一種視覺，引起了我的疑惑，我不放心我的略嫌近視的眼是否靠得住？瞅着，出神的瞅着，他們已經來到了面前，於是我證實了眼睛沒有錯誤。這三個男人中，有兩個我是認得的，同事，并且是同一省的大同鄉，他們兩個立時也看見了我。帶珊瑚帽結的周，從圓眼鏡中，

踉蹌的跌了一下眼睛，他立停了，從掖着手帕的緞子馬褂中，伸出手來，穩了穩眼鏡，口吃的躊躇的招呼着：「噢！你，你——也這裏？什麼時候——時候來的？」我笑了一個會意的狡獪的微笑，好像是在說，你們的玩意兒我都明白。一面，我眼光撇開了周，打量着那一位大家叫他小章的朋友。他這時也同我點頭，作着微笑，但態度要比老周自然些，仍舊和平時一樣。在他身旁，手并且攔在他肩膀上的，是一個女人，就是穿葱綠色長馬甲的。看見我們招呼，忽地附耳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又朝我帶笑的看了一眼，推開小章，更撲的在他背上擊了一下，接着大聲縱笑着，和她的同伴一起先跑了。小章慢慢的跟着走，轉身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笑着，對我伸了伸手，表示抱歉似的。踉蹌地在我面前的周，同那位我不認識的男子，在「等會見」的搭訕話之下，便也趕上去了。

這穿葱綠的，無疑是小章的相好。她給於我的印象，是：一個矮矮的身材，不十分豐腴的軀體，面前有一撮長的劉海髮，隱現着一對大的眼睛，顴骨很寬，膚色是黃白而顯得憔悴，反映着一種折磨裏的活潑神彩。其他的

幾個，因為我儘注意到她，便覺得忽略了。我望着他們雜沓的逐漸沒去的背影和風聲，我不禁自己又滿意的笑了笑，我想，不期撞破了這素來被他們瞞着自己的秘密，這真是偶然的；以後關於逛窯子的事情，在自己的前面，或許要與上戲園打麻將等一樣的公開，和拉自己一齊鬼混了罷？因為他們關於這個躲避着我，所以當下我覺着有暴露人家陰私的那種爽快。

我仍然跑回石磴那邊去坐了。抱着膝，海風吹拂着我的頭髮，海鳥依舊在迴翔，除了淡淡的鄉愁，我心中多了適才的一樁邂逅的事。實際那又是多麼平常的呢。

第二天，我在公事房裏，照樣的看見周，看見小章，他們對我微笑，我也對着他們微笑，微笑中的意思，和昨天在北山上彼此會見時的一樣。小章那張精幹白晰的臉，屢次在他座位上望過來。我老例的沉默着，不發言語，他們似乎在等待我先開口問詢，然後預備好傾吐那狎邪的祕密。我卻并不高興先問，要他們來對我說。這樣，我們便在彼此了會的一種情形下，抑持着不復談及那天的事，一直過了三四個日子。

到底爲了這件，他們的一羣，忽的漸漸在打牌看戲之外的玩笑事上，跟我也接近拉攏了。

打破這薄的障幕的，是我們的營業員，馬先生。腮邊永遠是剃不完的短鬍子，濃重的眉毛，三十外的年紀的這人，看不出也是色心極厚的。在晚上，大家在他房裏閒談，有周，有小章，於是他食中兩指全焦黃了的手，取着煙捲，不措意的問起，我曾經某日在北山，遇着某人同着女人一處的事。很快的，小章便搶着承認了。周吃吃的也說笑我的腴腆，連在那種女人面前，都拘謹的像老夫子，不跟她們招呼。我爲着他們突然的解放了我們中間的隄防，暫時覺着有點惶亂，又有點不好意思的神氣。不過，立即我也裝着老到應付的態度，隨着他們笑了。

從馬先生的嘴裏，他似一部指南般的，使我知道了若干這地方窯子裏的情事，他告訴了我：他們所去逛的，都是「南班子」，是蘇，揚等處人，頂上等了。土娼，唱大鼓的，自然不少好的，但是情趣不同，而且要睡大炕。他告訴了我：周、小章他們一起的幾個，是阿寶家的；小章是老，周是老。並且他又說，某埠的規矩，去打茶園是

不要錢的，班子裏還要貼茶，煙，瓜子。花五塊錢，你就可以得到一夜溫暖的肉體，任憑你怎樣地追求滿足。只要五元！馬先生末後有中年人的感慨了，「這樣容易，便宜！真的，便害了一些人，打茶圍又不要花一個大！不是麼？你看。」小章彷彿同情似的，搖起頭來。他們的結論，一致是：「不過逢場作戲。」

向後，他們愈益向我公開了，並且進一步說，要試着替我做一個介紹，解解客中的寂寞。逢着偶有宴會，沒有避忌的人在座，他們放肆的亂叫條子，聽着我喚某某來的事，也時時發生了。爲着我的拒絕，「好人」的稱謂，上了我的身。更有機會被拖着要奉陪到那些人家坐坐去，「坐坐不要緊！」

到某埠後的六個多月過去了，我就這樣地踏進了我向來不知究竟裏，不曾經歷過的「窩子」。第一次是叫做阿寶的一家。

路上烏黑，路燈是不亮，空氣中帶着酒臭的呼吸。大家轉進了一條污穢的，曲折的什麼里。在一盞十六枝光的門燈下，再轉進一條長暗的天井，到了一個有樓的小院

落。於是，「哦，章先生，」的純熟的上海話招呼了。豐肥的中年婦人，從小房裏趕出來，不迭地說「請坐。」人多，分開在兩處。我跟着周和馬先生，還有老阮，一道到樓上去，是老三的房裏，周進內就往牀上一躺，接着又有幾個人吵着上來了，小小的房間，全擠滿了。拉起了胡琴，沙痞的喉嚨，唱着「借燈光」，粗俗的笑談，煙捲的辣辣的霧，隔房有鴉片的焦味，白洋布門帘微微飄動着。

我沒處坐，只得靠在牀邊，當中躺着周，小個子，長瘦臉，粉裏露出雀斑的老三，在跟人周旋着，給人推到周的身上來。我無聊的望着那張罪惡的牀，這是任憑誰花費了錢的代價，可以享用過的，我對於這被褥，以及躺着，倚着的人，生了一種厭惡，我連忙立起了身。但是別的人以爲我是避着老三的，這樣，他們狂笑了，堅持的要找一個姐兒推給我。正當我臉紅發窘的時候，一直在樓下的小章上來了，他後面跟着那個寬額骨大眼睛的女人，今天卻沒有穿着長馬甲。她跳宕的進來，知道了大家鬧着綠故，她用着大聲隨口的說：「這爲什麼？不要就不要，有你們這樣勉強的。」那聲音是含着輕蔑放恣的成分，聲氣卻重濁，

不怎樣輕婉流利可愛。一面又捲弄着辮梢，對我擲揄地：「對不對？」這時小章忽地也打趣起來，他向老四，那個女人，用油滑的腔調道：「這是惠先生，有的是錢，你去陪他不好？」大家都拍手又笑了。她眼睛溜走了一轉，重重的在小章背上擊了一下，大笑着，推着小章，如飛的又奔下樓去，那笑聲蕩裏面挾着「顯斯的里」似的。她這一來，卻解了我的圍了。他們的談鋒全改到老四的身上去，講到她的性情，她的身世，她和小章的情分；在我不甚貫串的側聽中，又知道她曾經生過一個孩子。

是馬先生的口吻，問着一個約莫二十五六年紀的妓女，她叫佩鳳。「佩鳳，老四今年過二十歲了罷？」

「沒有，十九。」

「十九，到養過孩子了呀？」

佩鳳有了老妓的沉靜氣，她慢條斯理的：「十七歲她就生了，男的，送在「一堂」裏。那時常做她的有好幾個，我們猜有一個是真的父親，孩子像他；不過，誰也不肯認。」

半晌不講話的老阮好奇般的跳起了，他性急的問着：

「是電報局裏的老方？還是歐陽？」

佩鳳回頭看見白洋布門帘外的衣角一閃，她把答語停住了。老四默然的立在房門外，安安靜靜比先前換了一副神氣。

阮伸手將她拉到身旁，她也不抵抗。捏她的腕，浪笑着。阮便說：「你這騷貨，真要牛一般的人來整治你的，小章現在快要得癆病了。」

「你也不行！」

「不行！總有行的人來呀！」

「老實說，開飯店還怕大肚子嗎，小阮！」於是她又習慣地拍了人一下，復行奔下樓去。

我一個人不便嚷着先走，直等到他們興闌了，才一窺蜂散出那黑洞洞的門來。小章等天生是留在那裏了。我吹拂着十月的霜風，窒息在這性和喧囂的霧圍中的一顆心，才伸了口舒暢的氣。我自付，這所在再不願意來了，比戲園落子館一類格外使我無趣。踏出了黑暗，污穢，曲折的街口，我異常的想到淨化的偉大的海。

「這些地方你也不大喜歡罷？」馬先生像是洞悉我的

性情。我無可無不可地輕輕答應着，但同時又搖了搖頭。

回到宿舍裏，睡到在牀上，我將一切的印象，重復溫理了一遍。在我這不曾經歷花叢的人，真不知道那污穢簡陋的屋子，粗鄙淫蕩的笑謔，並不美麗的女人，憑什麼能牽繫着男子們的心，而男子們也居然從這方面得到快意和滿足。至少，在某埠的情形，我想是了無可戀的，小章等輩，蠅蚋見血一般的沾惹着，實在無從索解。下次無論如何，再也不去了！我默默地自己再叮嚀着。那些醜惡的放肆的形態，揮拂不去的顯在我的腦神經上。我尤其聯想到寬額骨大眼睛的一個，——老四，在她的身上，似乎有種比別幾個婦女特異一點的神氣，要指出是如何兩樣，卻又說不出來。彷彿較之她們格外恣縱，隨便，而有意志堅定和對人取玩弄態度的樣子。自然，我見過她才一兩面，就這樣判斷她，是可笑的，不過她的確使我注意。一班糟塌過的肉體，一些蒙着不潔的靈魂，我嘆息着她們的遭遇和命運，失了本性的卑賤。又替小章老周他們，感到一種預期的不幸。

不幸的事，果然接着便來到了。

我一齊逛窯子過後的十來天，已經降了一場雪，後來晴不到幾時，又降了雨，浙瀝地奏着旅中的愁悶。看光景這兩還得變成一場雪，我絕跡不出去，向人借了部元曲選，在看。近來同事朋友們的一切行動，我全都不關心，他們也不大來纏我。這天吃午飯的時候，紅珊瑚帽結的周，並坐着，忽地悄悄對我說了：「你知道麼？」

這冒起完全沒有頭緒，我回答他說，我並不知道，是有什麼事情？

「你，你真的不，不知道麼？」因為着急於要說，口吃得格外厲害了。他好像是機密大事似的，把我拖出飯廳來，在沒有人的走廊下，悄悄的再費力地吐出那改不好的吃吃的聲音：「你還不曉得呢？小章要跟胡胖子拚命，過不去，鬧了好幾天了。綠，綠故就是阿寶家的老四。她新近接了胡胖子，睡過幾夜，胡胖子不應該，他同小章是抬頭相見的朋友，女人原是賣的，朋友分上，可不能這樣來的呀！這，這交涉不明白將來怎地辦。你，你知道？我們去問老四，說她對不起小章，她回答說，「誰也管不着！」你，你想，婊子是沒有情義的！小章……」

周滔滔的費力的在結結巴巴的說，手不住的去扶那掉不下來的眼鏡，他並且告訴我：爲這事他同馬先生幾個朋友，調解很難。胡胖子似乎存心要給小章過不去，根本這人並不十分看中老四，所以這件事提防他們鬧翻了，嚷出去，大家都沒有光彩。「而且，」他搖着頭不滿意地說：

「看來老四或許還是和胡胖子的感情好，沒有情義！」

我送着周的緩子馬褂的背影，心中覺得很好笑。這幕活劇，彷彿曾經爲我預料到的，簡直是在意中事。小章該遇到不幸的遭逢罷？在那寬額骨大眼睛憔悴而又活潑的女人身上。完全沒有奇異！胡胖子我也認識的，一個近於色情狂的猥瑣的人。他們中間的不雅緻的交涉，爲着俗語說的某某割了某某的「靴腰」，我想是不值得插手的，讓他們鬧去吧，像報紙上吃醋而至於流血般的爭吵，抵償那友誼的違背破裂的空隙吧。我懊悔我曾經到過某某里，在北山上看見那些女人；不然，我可以不聽到這些無聊討厭的事。

晚上，雨仍然是下着，時鐘敲過九點了。我倚在枕上看書，同宿舍的人，全不在家，房裏只有我一個。忙亂沉

重的皮鞋聲，在樓板上窸窣的響，「是誰回來了？」門推開，收攏了濕淋淋的雨傘，出乎意外的，進來的是小章，黃黃的臉上堆着一重興奮，又帶着憂鬱。他跑進來，一直坐到我牀沿上，問：「馬出去，沒回來罷？」我答復他：「是。」拋掉書，注視着他的容態，尤其使我不安的是那雙失神般的遊移着的眸子。我沉吟了一會，他依舊不開口，終於我決心的發問了。

「你們，——就是胡胖子的一節事，怎樣了呵？」

「你怎麼會知道！」小章起先有點詫異，但隨即也不追究我是從那裏聽來的，他精悍的面色，沉着堅定地深思着，咳了一口氣，手抱着頭。他拿我當老朋友似的，告訴了我一番話。

這番話現在不甚記憶完全了，大略，他說：「老惠，你是好人，我可以告訴你老四跟我的經過，和我們的感情。你知道我打那裏來？是北山。今天我約老四在聚豐館吃飯，我要和她談談。我能寬恕她的罪過，原諒她的環境，這不是她的錯處。門戶人家是做的生意，誰有五塊錢，在這可恨的地方，他就能佔有她一夜，我沒有能耐，替她

贖身，把她移出這火坑去，我不能怪她。對不起我的是胡胖子。不過，老惠，她給老周他們說，這些事旁人管不着；而且胡胖子對人講，她向胡胖子批評我，非笑我，不信任我。這樣，我不免懷疑到這個人的心了；現在誰的心又靠得住？我找她談談，如果她是變了，不是幾個月前的老四了，算我到霉，瞎了眼，我連胡胖子的行爲，我都不值得計較。然而，老惠，你知道老四到底是老四，老周他們還不夠懂得她的靈魂！她對我說，她給胡胖子這輩人糟場，真心裏說不出的冤苦，不甘心。她根本就瞧不起這些人，沒奈何都是吃了這碗飯。她說，如果我不相信她，她立刻可以去跳海，表明她心中的清白。」小章說着眼睛興奮的都漲紅了。」——她飛也似向北山跑，我真怕她要去跳海，我緊緊執持着她的手腕，你瞧，我衣裳不差不多打濕了。我們在這大風雨的晚上，跑到北山上去，抱持着，真想一齊去死。她提醒我們春天在一塊岩石下面的誓言：誰負了誰，回南的時候，所乘的輪船準過不了黑水洋！她要我記得這誓，而在她現在不幸的地位，原諒她。」老鵝變的是錢，」她說，「你爲甚麼沒有錢呢？」我真心痛。

你瞧，不瞞你說，我哭過，我攆着她在門前哭過。我送她回家，在門首，我不進去，我怕遇見胡胖子。那東西，他能得到老四的心麼？，老惠。……」

小章拉雜的這樣說，他更描摹他們誓言時的自然的背景：海水平澹得像一面圓鏡，一些沒有漣漪的波痕，他說，終結他同老四的歸宿，能有這景色的象徵意味就好了。他的神情完全激越，保持了一會，才又轉回到頹喪焦慮的中間來。

我聽着他的自白，口裏附和着他的意見，說，老四這樣人是風塵裏難得。實在，我不這樣說也是不行的。我正在看元曲選，我私付着，無論如何，那女人總該是像曲中寫娼家的伎倆行徑，甚或是害了李孔目的蕭娥一類的女人；而她的迷戀者竟將她當做李亞仙一派看待，這是很陋的。解勸也無用。

夜半，我睡夢中似乎夢見老四，寬額骨大眼睛的，在和胡胖子放情的淫笑。小章的一嘴白牙齒，像是一尾鱈魚，輪動着復仇的眼光，看着。而他們一同全投了海，黑水洋！

我替小章歎息。

接連幾天落着雪，外面是寒冷，泥濘，不能出門。小章這人，除掉那個夜晚晚上，在我房裏談過話外，以後便沒有再看見他的蹤影。在公司裏，是請了假，問問別人，才曉得這幾天內，一天大事都如雪一般的飛散消釋了。並沒有拚命，過不去，以至於流血，和平解決了。條件大概是，胡胖子斷絕和老四的關係，看友誼的分上，不再踏進阿寶家的門。「這個女人算得什麼呢！」胡胖子這樣讓了步。小章是根柢諒解這個女人的，不成問題，他照舊在阿寶家門裏進出，爲了要「獨占」，他接連幾夜都耽擱在那裏，好像更預備永久繼續下去。

這場糾紛，很快的就連他們當事人自己，也似乎近於完結了。

但是，小章卻改變了態度，至少同事們當中清楚地覺着。第一：他現在沒有心腸做事，抄一篇帳，會錯若干數目字，心意不屬地，疲乏又有點憂鬱的樣子。第二：便是向人貸借，差不多所有的朋友，都被要求過了，就連兩三元的小數，也要。往往不止一次。自然他也請求過我，我

想，恐怕雖然這地方的「嫖院」代償強，他終究負擔不起的罷？我看着這精幹年青的人，拿了通融得來的幾張一元鈔票，急遽的出外的神情，想着，真應訂替這人慨嘆。不過，馬先生最近也告訴我，勸說是沒有用！

再過十天，便是舊歷的歲首。

一件重大的事變發生了！關於小章的，這比那件吃醋的故事，要若干倍的嚴重了。事情是小章兩天不會上班，並不會請假，櫃檯上常有拿着帳條來找他要錢的人，終於又發現公司裏缺少了一筆款子，款子是他經手的，查點他的住處，行李也不見了；這樣，小章的款款潛逃，無可置疑的證實。經過了一番慌亂，人依然是沒處找，周結結巴巴的只搖着頭，不復作聲。我朝着他苦氣，寬鵝骨大眼睛的女人影子，在我面前現，我猜測這女人或許會知道的。這半公開的祕密，卻早有人陳述過了。警務上的人員，銳利地在阿寶家質問小章往來的情形，而且暗地窺伺着。沒有憑據！老馮訴苦地說，他漂了數目不小的局賬。老四最先驚惶，末後坦然，「不關她的事！」誰又能肯定她曉得逃人的蹤跡，或者她甚至於預備同這人一齊躲藏呢？老馮

彷彿有點感到，她對公司裏的人表示，她暗中監視着她的行動。一面，她的營業手段絲毫不放鬆，胡胖子脫卸了友誼的障礙，他又擁抱這女人了。小章的照相是登了報，懸了賞，消息總是杳然，苦悶中我們度過了新歲。

一天，我和馬先生一路走，他的濃眉毛，從小章的事發生後，顯得蒼皺。他用着喑然的聲氣說：「『鑿子』到底不是好地方，坑盡了人！你真是有定力的。」他這樣像老輩似的推許我，談着小章的一切事。這是邇來我們唯一的話題了。忽地他在一條十字路口，立停了脚步，悄悄的道：「你知道不知道？老四聽說吃過鴉片烟，尋死過了。」

「哦！」我有些驚訝。

「死是不會死，我想同你到阿寶家裏去看看。」說着，馬先生便轉進了向某某里的路。這個動人的淒慘的消息，使我不得不放棄了我決不再去的約言，第一度默默的跟隨着，往污穢曲折的狹弄中走。

到了，情形跟以前一樣。

中年的豐肥的老鴇，看見我們，趕忙迎出來，他小聲問馬先生：「章先生有着落吧？」接着，他指了指樓上：

「我們老四的事，你曉得不？真嚇死人！幸虧灌救得快，阿彌陀佛。全是小章害的，我準拿得定，是爲着他的事。」這婦人絮絮不休的說着，半高跟鞋在樓梯上無力的響，她陡的住了口。

面就是老四，她沒精打彩的站着，勉強要顯露出她失去了的活潑，放宕，她格外憔悴了些，額骨格外的寬，眼睛也格外的大，她半壞的笑着，聲音有點「歇斯的里」。她說：「你們不要亂嚼舌頭，我沒有那回事！我烟抽多了。我爲什麼要爲小章死呢？我一條小命，不夠替許多客人死。他是買，我是賣，睡過，玩過，就完了。笑話！不要拿小章來拖累我……」她半搶的從馬先生口裏取過煙捲來，用勁的吸了幾口，暴棄的擲在積着潦水的院子裏。於是又笑，老鴇在一旁呆着。老四眼裏有着淚痕。

馬先生十分的不高興，他並不坐下，慢慢的和我向外走，裏面一迭留住的聲音，也不管。我同樣有不好受不舒服的感覺，然而叫我說這女人是好？是壞？是怎樣的一種心理？我卻回復不出。馬先生一路不開口，不知不覺兩人走到海岸上去。沉重的足音，踏着水泥砌成的路，時候是

漲潮，沙灘全看不見了，濁浪一直拍打到岸，離腳好像只有數寸，那氣勢很動人。我想到在沒有看到海時，連一灣死水都抱着失足的恐懼的人，現在在這浩莽奔騰的駭壯的場面下，會安然不生淪溺的畏怯心，海真是偉大的。我轉移了適間的不快的追索。

「這爛貨真是奇怪的東西！」馬先生囁嚅地在說，我沒有回答。

自此，我沒閒暇的心情，顧到這些事，我為別些事忙碌着。不久我也就離開了某埠。

離開某埠，我是抱着欣幸的心情的，我稍稍留戀的，便是唯一的海罷了。

今年夏日，我在這一部分殘破了的大都市中，一家旅館的禮廳上，喫親戚的喜酒。在四壁的紅色帷軸上，使人生煩熱的眩暈，我巴巴的等新娘來，好趕快完卻我賀客的職分。新娘是披了長的粉白的紗，執着花束，坐在裝有紅綠彩綢的汽車中，由一羣小叫化般的舊式樂人，和紫衣的所謂軍樂隊，迎送得來的。來了。又去，說是「回門」，車上帶了一個長袍馬褂的新郎。他們一走，賀客們喧噪起

來了，散的散，打牌的打牌。在人叢中我忽然發現了一個人，我還記得他是誰，我拍了他一下肩，他轉臉看見是我，高興地嚷着，拉着我的手。那是阮君，某埠的舊人。他仍舊那麼矮小，聲音永遠洪鐘一樣，我們立在一起，談了些某埠的事，和一些朋友的近况。我記起漸漸忘卻的一樁事。

「小章怎麼樣？有消息罷？」

「不，沒有！聽人說在一處軍隊裏，曾經看到過類似的形容，不過，不能確定。誰知道？」

「他的相好，阿寶家的老四呢？」

「死了！」阮大聲的說，引得許多人注意的向着我們望。我想，在這喜慶的地方，說死的事是不好的，忌諱。我還不會追問下去，同時一位女太太來招呼我去打牌，用了做作的嬌小的聲氣，和竭力輕俏的笑，一團茉莉花球的香味，醉了我的腦子。我點了點頭，別過這矮小的人，被迫地跟到已經坐下一男一女的牌桌邊去。我到底沒有問及老四是怎樣死的？病？還是自殺？吃鴉片？還是投海？我心中非常懊惱。

牌是打起來了。那寬額骨大眼睛的女人，又來老佔據着我的神經。眼前是抹着牌的光滑的白手，蔻丹修飾過的指甲，潤紅得可愛，長長的局，有教養的，有技巧的說話，溫柔的起伏着的胸脯。我仍然想着那個憔悴的黃黃面龐的女人！我想，或許我們都錯了，正如小章的話，「不夠懂得她的靈魂。」糟塌過的肉體中的靈魂，不一定是

發錯了一張牌，給人家和了。我的打牌的本領，和在某埠時，是五十步與百步。這樣，他們全笑了，太太小姐們笑得更厲害，掩着嘴，吃吃的爲着要扭捏出迷人的嬌俏。

席散後，已經找不見阮。

某埠的印象，除了海，除了這樁平淡的小事，我該全都要遺忘了。或許連這樁事，都是。只有海，只有海，是可以不會遺忘的呀。

廿一年七月（保留）

光慈遺集

蔣光慈遺著

三十萬言一巨冊
實價洋一元五角

現代書局印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北京 開封 濟南 廣州 漢口 蕪湖 九江 廈門 汕頭

內容

詩選
老太婆與阿三（短篇創作）
異邦與故國（日記）
麗莎的哀怨（長篇創作）
漢江湖（長篇創作）
野祭（長篇創作）
最後的微笑（長篇創作）

精選出上列數種，計四個長篇，一個短篇，另日記及詩選各一。內容的質與量是同等

蔣光慈先生爲近年來中國新興文藝運動中最努力的一位作家，這是無人能否認的。可是這靈敏的文藝園地，還待繼續努力開墾的時候，光慈先生卻隨了一九三一而年逝去了。本局現爲愛讀光慈先生作品者，得窺全豹起見，特將他全部著作中

茹連 格林

安 華

在十年來的法國文壇中，茹連·格林 (Julian Green) 是一顆光芒萬丈的彗星。一個文人，其著作之受人歡迎，風行一時，因而享到不朽的名聲，這是普通的事。但是第一部處女作出版以後，在一年之內就銷去九千部；第二部小說出版後，在二個月內銷去二萬部；第三部小說出版後，一星期內銷去三萬部；而且，不僅如此，在門戶之見甚深的法國批評界，對於一部書，竟完全放棄了成見，一致推崇其作者為法國新時代的大作家，這種光榮，除了茹連·格林以外，在現代法國文壇中，實在可以說沒有第二個人遭遇過。

茹連·格林底父母是美國人，但他是生長在法國，受了法國的教育，所以，除了家裏的日常談話，以及有時寫

幾封信給美國的親戚外，他所用的語言文字全是法文。他底表現思想的最善工具是法文而不是英文。所以，他以法文著書，像以前的兩個詩人——美列爾 (Stuart Merrill) 和格列番 (Francis Vielé-Griffin) 一樣，以美國人而為法國文學家了。

茹連·格林以一九〇〇年九月六日生於巴黎，歐戰爆發，中止了他底大學教育。在戰事的初期，他在凡爾登附近駕駛一輛救護車，後來又到意大利去服務。到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他加入了法國砲隊。翌年，大戰已停止，他便揚帆歸美國，入夏洛倍思薇地方的佛及尼亞大學讀書，於希臘，臘丁文造詣甚深。

佛及尼亞大學就是從前哀德迦·愛倫·亞 (Edgar

Allan Poe) 所曾肄業過的。茹連·格林底全部作品，雖然是寫實的，但卻帶有頗似的神祕的傾向。這或許與這一重關係有些牽涉。

一九二二年，茹連·格林回到巴黎，他決定要做一個畫家了。於是在大茅屋學院 (Academie de Grande Chaulière) 裏研究了六個月。終於他證明了自己雖然真的嗜愛藝術，但決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於是他降志息心地回到他幼小時代的志願——文學——去了。

他幼小時候，爲了便於著作之故，他常獨居在僕人們住的頂樓上。一直到十七歲，他在那裏寫了許多原稿，這裏有短篇小說，整部的長篇小說，甚至還有劇本。據他後來自己說，這些都是幼稚的不能發表的東西。一九二三年，打定主意獻身給文學之後，他便重行開始寫作。第一部完成的著作，是關於英國詩人李萊克 (William Blake) 的論文。以後，他接連完成了一個中篇小說，地上巡遊 (Le Voyageur sur la Terre) 兩部轟動一時的長篇：西奈爾山 (Mont-Cinère 1926)。和阿特里安納·梅須拉 (Adrienne Mesurat 1927)。他以異常的勤奮來從事於著作，每天限

定寫六十行文字，在沒有完成此數以前，他決不許自己自由。他底刻苦，遂替他奠定了法國文壇上很重要的一席。阿特里安納·梅須拉出版後，法國批評家安得萊·莫洛懷在熱內瓦日報上以「一個新的小說家」爲標題的小文讚美他，稱他爲這一輩中最好的作家。

據勒菲佛爾 (Lefevre) 在文學新聞上發表的訪問記，格林會說他自己是一個客觀的小說家。一個被天資所鼓動而描寫遠離於自身的事物的作家，他底想像力是應該自由的，不被現實的事件所阻礙的。不錯，他不會從目擊的，或與他有關涉的偶然事件中去構成一個故事。凡他的著作中的情節，都是從他想像中得來，而憑了他底心智結構成功的。但是，這裏不能忽略的，是他仍然不失爲一個寫實主義者。惟有平庸的作者，他沒有足夠的想像力，才拘泥於寫實這個名詞底涵義，以爲必須如攝影師一般地把社會事件機械地印下來，才是寫實的作品。讀了格林所著的那樣有魄力的著作，無論那一種，都可以使我們對於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有一個現代的新的覺醒。

茹連·格林底著作，到現在，已出版的長篇小說，除了上述的二種外，尚有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黑暗的旅程，及今年出版的破舟殘片 (Eclaves) 短篇祇有三種：(1) 勒末亞丹 (Léviathan) (2) 克麗絲汀 (Christine) (3) 死之輪 (Les Ombres de la Mort) 這三種都收在地上巡遊一集內。他現在還祇卅二歲，住在巴黎，也許還有更卓絕的著作會顯示我們。

克麗絲汀

(法國——茹連·格林)

戴望舒譯

當她第一次驅入我眼簾的時候，

總是一個歡樂的幽靈；

一個送來做暫時裝飾的

可愛的仙子啊。

——華茲渥恩——

福特河泊路是差不多和暗礁的那條黑線平行着的，在路的那條黑線之間，有一片平坦而空曠的地帶分隔着。一片暗淡的天，壓在那除了幾處地方有一些憔悴的野草的蒼茫的綠色之外就絕對沒有任何草木的光彩顯出生氣來的淒涼的景色之上。在遠處，你可以看見一個灰色而發閃光的長長的斑點：那就是海。

我們慣常總在一所建築在路後頗有一段距離的地方的

高丘上的屋子裏銷夏。在那歷史嶄新的美國，這所屋子便被視為很古舊的了；實際上，你可以在那屋子的正面的樑的中部，看見一個銘記，證實這所屋子是在一六四〇年，在那些巡禮人在這蠻夷之域仗着火鎗之力建立了上帝之王的國的時代建築成的。堅固地坐落在一個岩石的基礎之上，牠用那堅固的平滑的石壁和一個使人想起船體來的簡陋的三角牆來抵抗那從大海上吹來的風底狂暴。在一扇牛眼窗周圍的銘記之處，可以看到這幾個刻在那世上最堅硬的物質——羅德島的燧石——上的字：惟上帝是托。

在這清教徒的古屋子裏，所有的光景我的心靈都保留着一個清晰的影像，所有的傢具我的手都會立刻辨認出那些隱秘和缺點；我相信，在走着那條有穹窿形的天花板的

長雨道的時候，和重讀着那掛在門上的，一個孩子的手臂所不容易動移的，從詩篇裏節引下來的用粗體字寫的格言的時候，我會感到那像往時一樣的快樂和那像往時一樣的恐怖。

我記得那屋子裏的各房間都是那麼地寬敞，好像是空房間一樣，而且在那些房間裏，人聲有一種在城裏，在我們波士頓的房裏所沒有的音。那可是一種回聲嗎？聲音好像敲着牆，而且你會有一種有人在旁邊把你所說的話的最後幾個字重說一遍的印象。起初我覺得這很有趣，後來我就把這事講給我的母親聽，她叫我不要去注意，但是我竟看出在那所屋子裏她自己也比平常少講話，就是講的時候也比平時更輕。

我十三歲時的夏天是劃刻着一個頗有些奇怪而且很困難事件，以致我從來也不能決心去闡明牠的全部神祕，因為我覺得牠準會包含着那遠甚於我所想像的悲哀。有時可不是還是把實情放過了一點嗎？即使這種謹慎並不總是好的，然而在以後你就會知道的那種場合中，牠總還一定比一個探討的幽莽的氣質乖覺一點。我快要到十三歲的

時候，有一天，正是一個八月的早晨，我的母親通知我說我的姨母茹提德到了。那是一個可以說是謎一般的女人，我們幾乎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因為她住的地方離開我們很遠，是在華盛頓。我知道她曾經很不幸過，而且爲了那些別人沒有對我解釋過的理由，她不能夠嫁人。我不歡喜她。她的那有一點兒凝定的目光，使我垂倒了眼睛，她還有一種使我不快的哀傷的神色。她的容貌是蒼白的，像我的母親一樣，但卻要比較嚴肅一點，而且還有一個嬌羞的奇怪的表情，使她的嘴角向上彎成了一片充滿了酸辛的一半兒的微笑。

幾天之後，我下樓到客廳裏去，看見我的姨母正在和我的母親談話。她不是獨自個來的：一個和我年歲相彷彿的小姑娘站在她旁邊，但是卻把背脊向着陽光，以致我最初聽不清楚她的臉兒。我的姨母看見了我便顯得狼狽，她急急向我的母親轉過頭去，很快地對她說了一兩句我不能聽到的話，接着她便推了推那小姑娘的肩，於是那小姑娘便向我走進一步，向我敘行禮。「克麗絲兒了，」那時我的母親說，「這就是我的小孩子。他的名字叫若望。若望，

和克麗絲叮拉一拉手吧；去和你姨母去親一個嘴。」

當我走近克麗絲叮去的時候，我幾乎要失聲驚歎出來。雖則在我當時的那種年齡，美已常常使我揭發起那些最強有力和最複雜的情感了，結果是我心頭起了一種內心的交戰，使我在一刻之間由歡快轉到期望，又從期望轉到失望。因而我希望着，同時又恐懼着，去發現這種會使我苦惱又會使我狂喜的美；我去找尋牠，但卻帶着一種苦痛的不安和隱秘的熱望，只怕找不到牠。克麗絲叮的美使我神魂顛倒了。在反光之中，她的眼睛顯得是黑色的；而且被她眼皮周圍的暗影所擴大了。嘴在一片緻密純淨的皮膚上烘托出有力的輪廓來。一圈巨大的金髮的光輪似乎把那從窗戶間照進來的全部的光線，都收容在牠的淵深之中，又使她的前額和頰兒有了一種差不多是非人間的色澤。我默默地凝視着這個小姑娘。如果我沒有把她那隻向我伸過來的手握在我手裏，我是準會要把她當做一個幽靈的。我的疑視並不使她垂倒了眼睛；實際上，她好像並沒有看見我，而祇固執地定睛看着在我後面的什麼人或什麼東西，弄得我手忙腳亂起來。我母親的聲音使我恢復了原狀，於

是我纔去和我的姨母親了一個嘴。她就帶着克麗絲叮告退了。

就是在今天，我還很難相信那我正要說出來的事是否是真的。然而我的記憶是可靠的，而我也一點不錦上添花地亂造。我以後就永遠沒有再看見過克麗絲叮，就是算再看見她過一二次，也是很模糊地看見的。我的姨母總是不帶着她獨自個下樓來了，她不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她下午也不到客廳裏來了。在傍晚的時候，我的母親差人來喚我去，叫我不要睡在二層樓（我那時是睡在二層樓的），卻聽在那離克麗絲叮和我的姨母所住的客房很遠的三層樓上。我說不出我當時心裏怎樣。如果辦得到，我會很意圖地相信我是做了一個夢，而且，如果我知道那祇是一個幻影，而那個我以為看見過的小姑娘是不存在的，那我就會多少快樂了。因為想到她和我住在同一所屋子裏而我不能看見她，那實在是異樣地難堪的。我請求我的母親對我說，克麗絲叮為什麼不下樓來吃飯，可是她立刻板起了臉兒，回答說我不必曉得這些事，我以後永遠不得對任何人說起克麗絲叮。這個奇怪的命令可真把我弄得糊塗了，一時我心

頭自問着這是母親神經錯亂了呢，還是我是神經錯亂了。我把她所說的那幾句話在心頭轉思量着，可是我總百思不得其解，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解釋便是她出於一種惡意，故意要使我苦痛。在吃晚飯的時候，我的母親和我的姨母，爲了要使我聽不懂起見，開始用法文談話起來了；那是她們所熟稔的語言，但是我卻連一個字也不懂。然而我卻懂得她們是在談着關於克麗絲汀的事，因爲她的名字常常可以在她們的談話中聽得出來。最後，我忍不住了，我便突然地問那小姑娘怎樣了，她爲什麼不出來吃午飯又不出來吃晚飯。回答是在我母親的一個耳括子的形態之下給我的，她用這個方法來使我記起她所吩咐我過的一切話。至於我的姨母呢，他皺了皺眉毛，那樣子看起來真可怕。我緘默了。

可是這個小姑娘究竟是誰呢？如果我那時候年紀大一點，觀察得深一點，則我無疑地會注意出她的容貌上的特點的。那種疑定的目光，我可不是早已經認識了的嗎？我可是不會看見過任何人有這種好像是微笑卻又不是微笑的難以形容的皺嘴嗎？但是那時我卻儘想着別的東西，而

沒有去研究我底姨母的臉兒，我是太天真了，簡直不能發見那在我當時覺得是可怖的那女人和克麗絲汀之間的關係。

我要把此後的兩星期略過不提，單來說這件故事中的最奇怪的那部份。讀者會不難地想像出我那從前是平平靜靜而現在卻十分難堪的孤獨底煩怨，想像出我因爲和那我覺得會爲了她而死心塌地犧牲了我的生命的人兒分離的傷痛。好幾次，在屋子周圍徘徊的時候，我起了一個引起克麗絲汀的注意，把她引到窗口來的念頭，可是不等我擲幾塊小卵石到她的窗上去，一個嚴厲的聲音就把我喚回到客廳裏去了；我受着一重嚴緊的監視，我的計劃便老是失敗了。

我改變了，我變成陰鬱，而且對於什麼東西都不發生興味了。我甚至不能讀書或是做什麼必需留心注意的事了。現在，祇有一個思想佔據着我：再看見克麗絲汀。我設法在我的母親，我的姨母或是那女僕媞娜送午飯或晚飯給克麗絲汀去的時候，在樓梯上遇見她們。當然囉，她們是不准我跟在她們後面的，但是聽着那些一直走到她身

旁去的那些脚步聲，我卻感到一種憂鬱的歡快。

這種無邪的行爲使我的姨母不快。我相信她在我心頭猜測出許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意向。一天晚上，她對我講了一個關於她和克麗絲汀所住的那一部份屋子的可怕的故事。她告訴我她曾經在那條通到她們的房間去的甬道中看見有一個人和她擦身而過。是一個男子嗎，是一個女人嗎？她說不出，但是她可以斷定說的，是她曾經感到有一片熱的呼吸撲到了她的臉上。於是她又長久地凝視着我，好像是估量她的話語的效果似的。在這注視之下，我一定臉色發青了。用這一類的事來嚇我是很容易的，我覺得這一個故事十分恐怖，因為我的姨母是早已有了分寸了，她既不說得太多，又不說得太少。因此，到克麗絲汀房間裏去的那種念頭是提也不敢提，從那個時候起，如果天一黑，我就連樓梯上也不敢走了。

我的姨母到來以後，我母親每天下午總差我到福特何泊去，簡直成了一個習慣，名義是叫我去買報，但實際上我卻可矢口說是故意叫我在一點鐘的時候離開了屋子，讓克麗絲汀出來散一回步。

這樣地經過了長長的兩個星期。我臉上血色也沒有，而紫色的暗陰也在我眼睛圈上起來了。早上，當我去看我母親的時候，她留意地凝視着我，有時候，她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用一種有一點發顫的聲音說：「可憐的孩子！」但是這種憤怒和這種哀悲都並不使我感動。我祇掛慮着克麗絲汀。

暑假快要完結，我已把再看見她一次的希望完全失去了；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我意料之外的事給了這奇遇一個意外的轉機，同時又作了一個兀突的結束。九月初的一天晚上，因為酷熱了一整天，便作起大風雨來。當我上樓到我的臥房裏去的時候，頭幾點雨點敲窗作響了，正在那個時候（那時我正在從二層樓走到三層樓去）我突然聽到了一種特別的聲音，除了擂鼓聲之外，我什麼也不能拿來比擬牠。我的姨母的故事回到了我的腦筋裏來，我便急急地跑上樓去，可是突然有一個喊聲使我停止了。這既不是我母親的聲音，又不是我姨母的聲音，卻是一種使人想起一頭野獸的呼聲的，那麼尖銳，那麼高，而聲調又那麼奇異的聲音。我的頭眩暈了，便靠身在牆上。我怎樣也不

背向後退一步。可是因為向前走同樣也是不可能的，我便老站着那兒，嚇呆了。一會兒，聲音愈來愈猛了，那時我纔懂得那是一個人，無疑是克麗絲汀，爲了那些我所不能深悉的理由，在同拳頭敲着門。最後，我鼓起了一點勇氣，並不是去尋根問底和去幫助克麗絲汀，卻是拚命地跑上樓去。到了我的臥房之後，我好像還聽見剛纔的那種敲鼓聲和呼喊聲，便倒跪下來，捂住了耳朵，開始高聲禱告起來。

第二天早上，在客廳裏，我看見我的姨母流着眼淚坐在我母親的旁邊，我母親握着她的手在和她說話。她們兩人似乎都動了情感而沒有注意到我。我便趁着這種好機會來發現些關於克麗絲汀的事，因為她們一定是在談着她；因此我就偷偷地在這兩個婦人後面坐下來。這樣幾分鐘之後，我聽出昨夜的大風雨很嚴重地使那小姑娘起了病。在頭幾聲雷響的時候受了驚，她呼喊，她想走出她的臥房，後來卻暈倒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該把她帶到這兒來了，」我的姨母高聲說着。於是她又用一種我不能描摹的音調直截地說：「她想對我『說』什麼話。」好像這幾

個字要弄死她似的。

兩小時之後，我正在自己的房裏，我的母親忽然披著出門用的風兜和一條貝斯萊的長圍巾走了進來。我從來也沒有看見她神色如此嚴重過。「若望，」她對我說，「你姨母來的那天你看見過的那個小姑娘，克麗絲汀，現在生了病，我們都很焦急。聽着我。今天下午我們兩個人都要到泊洛維當斯去請醫生去。克麗絲汀就在家裏，有媿娜照顧她。你可以答應我在我們出門的時候不到克麗絲汀臥房邊去嗎？」我答應了。「這是很嚴重的，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母親又說下去，一邊帶着一個懷疑的神色注視着我。「你可以對着聖經發誓你不走到二層樓去嗎？」我點了點頭。午飯之後幾分鐘，我的母親便和我的姨母一同出發了。

我的第一個衝動便是立刻跑到克麗絲汀的房裏去，可是思索了一番之後，我躊躇起來了，因為我天性是遲疑的。最後，慾望戰勝了。於是，在確實知道那在一小時之前把午飯送到克麗絲汀那兒去的媿娜已經回廚房去了的時候，我便走上二層樓去。

當我到了那出鬼的或是據說是出鬼的甬道口的時候，我的心便狂跳了起來。那是一個有許多曲折的非常陰靜的長甬道。甬道口裝飾着一塊聖經的銘文，這時那銘文便在我心頭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當余行於死亡之幽影之谷時，余不畏衆惡。」這節我機械地重唸着的詩句使我記起了我曾答應我不做這我現在所做的事，然而我卻並不會對聖經發誓，於是我的良心也就稍稍平靜一點了。

我剛向前走了幾步，就不得不克制住我的想像，免得害怕起來而退回去；我就可以重見那小姑娘和再碰一碰她的手的思想支撐着我。我蹣跚了脚尖跑着，屏住了呼吸，害怕着那無盡的甬道的長度；於是，在我已什麼也不看見了的時候，一刻之間我就撞在克麗絲汀的門上了。在我的昏亂之中，我並沒有想到敲門，卻試想把門弄開來，但是門卻是鎖着的。我聽見克麗絲汀在房間裏走。聽到了我的聲音，她便走到門邊來。我等着，希望她來開門，但是她卻站住了，一動也不動。

我敲着門，先是輕輕地，後來便使勁敲了，但還是沒有用。我喊着克麗絲汀，我對她說着話，我對她說我是若

提德姨母的姪兒，說我有點正事非開門不可。最後，斷了得到回答的希望，我使在門前跪下來，從鎖眼中望進去。克麗絲汀是在離門沒幾步遠的地方直立着，留意地望着門。她身上披着一件長睡衣，一直垂到她的腳上，我可以看見她的蹣跚的足指。她的沒有簪着梳子的頭髮是粉披在她的頭的四周，像是一片鬢毛；我看見她的頰兒是發紅的。她的那雙在射到她臉上的光線中呈着鮮青色的眼睛，有着那種我沒有忘記的疑視，那時我便起了一種奇異的印象，覺得她能透過門了板看見我，而且在觀察着我。我看來她是比我從前所想的更美麗，這樣近地看見她而不能倒身在她的腳下，真使我發狂了。最後，我被一種長久含忍着的情緒所克服了，便忽然流下淚來，用頭撞着門，我竟到了絕望的地步了。

過了一會兒，我心裏忽然起了一個念頭，這個我以為是很巧妙的念頭，使我又有了勇氣，因為我並未想到牠會鑄成大錯的。我拿了一方紙片從門下面塞進去，在紙上，我塗了這幾個大字：「克麗絲汀，給我開門，我愛你。」

我從鎖眼裏看見克麗絲汀跑過來把那張紙拿了去，帶

着一種非常好奇的神色把那張紙順着倒看着，可是並沒有顯出懂得我所寫的字的神氣來。突然，她讓那紙片落下地去，便走到我的眼睛所不能看見的一隅去了。在我的痴狂之中，我拚命地喊着她，差不多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我答應，她如果肯給我開門，我就送她一件禮物。我偶然說出來的這幾句話使我的心頭又生了一個新計劃的思想。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三層樓我自己臥房裏去，在各隻抽屜裏翻着，想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來做禮物，可是我什麼東西也沒有。那時我便衝到我母親的臥房裏去，仔細地翻着各衣箱，可是在那裏我又找不到什麼配送克麗絲汀的東西。最後，我看見了一隻箱子，靠牆放着，在一件傢具的後面。那是我的姨母帶來的箱子。無疑地，她們覺得把這箱子放在一間有一個好奇的小姑娘的房間裏是不妥當吧。這箱子是沒有上鎖，我祇要揭開箱蓋把我的發熱的手伸進去就是了。找尋了一會兒之後，我發現有一個鱈魚皮的小細盒好好地藏在衣衫的下面。我現在也還多麼清楚地記得！那細盒襯着水紋綢的裏子，盛着幾條彩色的絲絲和幾個指環；有一個指環立刻使我中意了。那是一個很細的黃金指

環，鑲着一粒小小的綠玉。這指環中套着一卷的信，好像是一個紙做的手指，我把這卷紙拉出來，拉碎了。

我立刻重新回到克麗絲汀的房門口去；我喊着她，可是除了使她像前次一樣的走到房門邊來之外，依然沒有什麼別的效果。於是，我把這指環從門下塞進去，一邊說：「克麗絲汀，這是給你的禮物。替我開門吧。」接着我用手掌在門下面敲着，使克麗絲汀引起注意，可是她已經看見了那個指環，而且已經拿起了牠了。一時她把牠放在手裏，仔細看着牠，接着她便試着把牠套到她的大拇指上去，可是那指環並不大，套到指甲下面便套不下去了。她頓着腳，想用力套牠進去。我向她喊着：「不，不是這個指環！」但是她沒有聽見，或是聽不懂。突然，她搖動着她的手，指環已套了進去了。她把牠鑑賞了一會兒，接着她便想除掉牠。她用盡全力拉着牠，可是沒有用；那指環一動也不動。克麗絲汀暴怒地咬着牠。最後，經過了一番絕望的努力之後，她便倒在她的牀上，發着暴怒喊聲。我逃走了。

當三小時之後我的母親和我的姨母請了一位泊洛維當

斯的醫生回來的時候，我是在我的臥房裏，陷在一種無名的恐怖之中。在吃晚飯的時候我不敢下樓去；天一黑，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光景，一陣車輪聲驚醒了我，又吸引我走到窗邊去，於是我看見有一輛雙馬車一直來到了我們的大門口。此後的一切情形都使我有一種惡夢的感覺。我看見我的女僕幫着那馬車夫把我姨母的箱子放到車頂上去；接着我的姨母靠着我母親的扶持着她的手臂出來了。她們接吻了好多次。一個男子跟在她們的後面（我猜來那就是在我們家裏過夜的那個泊洛維當斯的醫生），握着克麗絲汀的手。她披着一大風兜，把她的臉兒都遮沒了。在她的右手的大拇指上，那個她不能除掉的指環在燦然地發光。

我的母親，和我的姨母（幾個月之後我又看見她過一次，祇有她一個人）對於這件事都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人們會相信我嗎？我竟把這件事忘記了。

第二年夏天，我的姨母沒有來，可是在聖誕節的前幾天，因為她經過波士頓，她便到我們家裏來作了一小時的探訪。我的母親和我都在客廳裏，我正在窗口望着道路工人把一鏟鏟的沙土擲到結冰的道路上去，這時候，我的姨母到了。她在門檻上站住了一會兒，機械地除了她的手套；接着，一句話也不說，她嗚咽着倒在我母親的懷裏。在她的那隻除去了手套的手上，那塊小小的綠石燦然地發着光。在路上，一鏟一鏟的沙土帶着一種陰溼的聲音落在鋪道上。



書評

「復仇」

巴金著 新中國版

在近年來冷落了創作界中，巴金先生無疑是供獻了極大的努力的一個。旁的不說，祇看他生產的多量迅速，恐怕就其除了幾年前的沈從文先生之外，便找不出其他的例子的。現存，我想就他底近刊「復仇」，進一步作費一方面的檢討；而且，這些話是單對於這一部作品而言的，旁的作品當待諸異日。

「復仇」是包含了十四個作品的短篇集。這十四篇作品的取材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牠們裏面的人物差不多全都是歐洲人；雖然最後兩篇——亞麗安娜和初戀——是以中國人的觀點而寫的，但是背景還是在歐洲。這一種取材上的 Cosmopolitanism 在國內文壇的出現，不用說，還是第一次。（巴金先生的其他作品也有很多是取異國的題材的。）

這個，我們當然不能根據任何原則來非議，因為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國民文學的提倡者。可是，把一種對於國人（讀者當然是本國人）是生疏的環境和人物虛畫的放到自己作品裏，是否能擔保不相當的損失了這作品對讀者的效果，卻很成點問題。嚴格地說，「復仇」裏外所表現的「人類共有的悲哀」，有許多實際上顯偏偏是「中國人所萬萬不會有的悲哀」。例如不幸的人裏的貧音樂師，洛伯爾先生的裏的爲戀愛的記憶而苦惱的老人，此外，如「披格隆」，如「亡命」，也是很難爲中國人所理解的。巴金先生要寫人類的痛苦，卻放過了自己（自己國人）切身所感到的痛苦，而祇搬演了一些和國人痛癢不相關的故事，其動人的力量自然要蒙着一重阻礙。巴金先生固然是能夠苦人類之所苦，而讀者卻往往要求作者能說出他們自己所能體會到的苦痛來。

顯然地，近年來的新文學是多量地吸收到西洋文學的影響的。但是我們所應該吸收的，是西洋文學的技巧，而不是要把牠們底內容和情緒都完全照原樣的搬到中國來。假如建設新文學的目的祇在此，那麼翻譯就已滿足夠了，

何必要創造？從這一點上說，以中國作家而寫外國的題材，和外國作家寫中國的題材，也是有不同的意義的——後者是好奇，而前者卻祇能說是因襲。

巴金先生在自序裏不肯承認他的作品是「美麗的詩的情緒的描寫」（如某一些批評家所說），而要說牠們是「人類底痛苦底呼籲」。我們看完『復仇』之後，固然不能盡然同意於所謂『某一些批評家』的話，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敢完全同意作者自己的。的確，『復仇』裏包含的十四個作品中，有好多實在祇能算是「詩的情緒的描寫」，統計之，約可得七篇，即不幸的人，洛伯爾先生，慕蘭，老年，啞了的三絃琴，亞摩安娜，初戀是。當然，這裏面也有苦痛，我們不能盡然抹煞，但這些大都崇高的精神上的苦痛，太崇高了，崇高得不是一般大眾所能有，崇高得成爲詩。在這些「散文的詩」之間，洛伯爾先生和啞了的三絃琴可說最優秀的作品。前者是本集中最具有嚴謹的短篇小說的結局的一篇。有進行，有焦點，在巴金先生的作品中是不常見的；而後者卻有更深切的感人的力量，縱然是取材於別人的著書。

『復仇』，『獅子』，『亡命』三篇各寫出了一個不幸的人物的剪影。故事的本身是很單調的，很固定的；作者祇解釋性地給牠們裝上頭和尾巴，才算有了相當小說的意味。可是讀者所能得到的還不過是那麼一個不動的人物，像一幅肖像畫。

『房東太太和丁香花』是所謂「非戰小說」。這一類作品在歐洲是太多，而且老沒有什麼變化，尤其是短篇。所以我不想多說。

剩下來的父與女和愛底摧殘卻是寫了人和人之間的糾紛，取材沒有像以前所舉各篇（除了洛伯爾先生）那樣地單純，描寫自然要跟着題材，側重到心理方面去，因此，這兩篇便一致地取了日記的形式。父與女寫了親長之愛與男女之愛的衝突，愛底摧殘寫了憐憫與愛之間的距離。但這兩篇中所描寫的矛盾都是沒確切地解決的；前者是以父親的自己犧牲爲結局，對女主人公沒有關係；後者裏的男主人公最後的覺悟也祇是許多上上下下的波浪中的一轉折，未必就是終極。至於在心理描寫上，似以愛底摧殘爲比較深刻。

最後，我還想將巴金先生的技巧總的說一說。我們很看得出來，巴金先生是一個對西洋文學有較久的素養的作者。他的作品能夠每一篇都很穩妥，很純熟。這是說，每一篇都沒有毛病。祇就這一點而論，在國內創作界中已經是難得的。加以他的文章又，縱然不奇突，可是已經做到極老練的地步——乾淨而文法精密。這又可以校正了許多自以為文章做得很奧妙而實際連句子都寫不通的晚近所流行的風氣。

可是另一方面，巴金先生的作品裏又顯然看得出許多避難就易的手法。他慣用日記的形式，由主人公自己和旁人來講述那故事的形式。在「復仇」裏的十四篇中，祇有「丁香花」一篇是用了直接的第三人稱的寫法的。當然，上述的種種主觀的敘述法，有時候也很能增加全篇的效果的。但是，差不多每一個有過創作經驗的人都明白，間接的寫法比直接的寫法來得吃力。爲什麼？這理由很簡單，因爲間接的寫法能夠幫助作者逃避了許許多多描寫上的難關。譬如說，巴金先生能夠借別人的嘴說出西伯利亞監獄中的囚徒的生活來；但是我相信他決不能直接地寫出一個

西伯利亞的監獄，除非他曾經身歷其境過。（我不是說囉嗦的三絃琴這篇作品應該用直接的方法寫，我不過借此來說明這兩種手法的難易而已。）正由於取材的過於普遍，過於世界性，巴金先生便祇能處處採用了省力的辦法。然而這始終是「偏鋒」，是掩藏自己的不足的「偏鋒」。

總括說，巴金先生是一個有很高的創作才能的作者，祇是他並沒有充分地運用了他的才能。取材似乎太隨便，憑書本，憑想像，憑皮毛的見聞，而有時缺乏獨到的體驗與觀察——這是病根。因這關係，便不得不生地生出了手法的取巧——避免直接。

然而巴金先生決不是不能寫更深刻的作品的人，假使他能夠把對於量的重視移轉到質一方面去。在讀過了他的近刊「復仇」之後，我們這樣誠意地希望我們的作者。

「將軍底頭」

施藝存著 新中國版

施藝存先生過去在創作上的成就可以分做兩個方面來說：一種是個人的低徊情調的詩意的抒寫，這可以拿他的

第一創作集「上元燈」來代表；其他一種便是收集在我們現在要說的「將軍底頭」一集裏歷史小說了。

在國內，從來以古事為題材的作品（無論是戲曲或小說），差不多全是取了「借古人的嘴來說現代人的話」那一種方法；至於純粹的古事小說，却似乎還很少看見過，有之，則常以「將軍底頭」為記錄的開始。「將軍底頭」之所以能成為純粹的古事小說，完全是在不把牠的人物來現在化；他們意識界沒有祇有現代人所有的思想，他們嘴裏沒有現代人所有的言語，縱然作者自己的觀察和手法卻都是現代的。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們自己不能寫，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卻巧妙地運用現代藝術的工具寫出來，使牠們成為大家都懂——祇就這一點而論，「將軍底頭」就已經多麼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這一本集子裏所包含的四篇作品，縱然作者自己說「在方法和目的上並不完全相同」（見自序），但我們卻發現了一個極大的共同點——二重人格的描寫。每一篇的題材都是由生命中的兩種背馳的力的衝突來構成的，而這兩種力中的一種又始終不變地是色慾。

作者在自序裏說明他的作品，其言曰：

「鳩摩羅什是寫道和愛的衝突，將軍底頭卻寫種族和愛的衝突了。至於石秀一篇，我是祇用力在描寫一種性慾心理，而最後的阿權公主，則目的祇簡單地在乎把一個美麗的故事復活在我們眼前。」

其實這解釋是並不完全確實的，我們拿來這樣地改正一下是要比較確切得多——

鳩摩羅什 宗教和色慾的衝突

將軍底頭 信義和色慾的衝突

石秀 友誼和色慾的衝突

阿權公主 種族和色慾的衝突

鳩摩羅什寫一個西域的高僧因敵不過色的誘惑而終於變成一個邪惡的偽善者的過程。鳩摩羅什時時刻刻地為這一重「魔障」而苦痛着，然而同時卻又時時刻刻地對牠讓了步，終於到了讓無可讓的時候，他是整個地被克服了；於是他祇能自己承認「不過是一個有學問的通曉經典的凡人，而不是一個真有戒行的僧人」，或甚至，「非但已經

不是一個僧人，竟是一個最卑下的凡人了一。於是他欺騙着衆人，用他的魔法來欺騙着衆人，其目的祇爲了保持他國師的地位而已。

這是一篇最初在雜誌上發表就會引起很大的注意的作品。其成功，固然也由於故事的動人，但我想，筆緻的華美和語句的崇高也着實給予了這作品很多的幫助。開首幾頁寫從西域經過沙漠到長安去的一路上的光景，是一段非常出色的文字；而後半篇的說鳩摩羅什的虛偽和自欺欺人，寓幽默於一種堂皇的口氣裏，足以使人想起法朗士的作風。作者在他的另一集子「上元燈」的文章是素以清麗聞，而鳩摩羅什一篇卻偏偏構成一個獨特的例外。

然而鳩摩羅什也並不是沒有缺點的作品，牠的缺點是在寫心理錯綜方面的由複雜而至於混亂。具體說，從靈的愛戀達到肉肉享樂那過程寫得不鮮明，而有幾處甚至有使人難以解索的地方。本來，所謂精神的愛也祇是肉慾的一種昇華（自己對自己的欺騙），二者之間初無顯然的分際。作者要寫那僧人的陷入色慾的網羅，假如能從他對於精神的愛戀的讓步說起，而一步步地達到肉慾的無可掩飾的曝露，自然自效果強烈得多；而作者卻從頭就沒有把注意點放在這上面，以致鳩摩羅什的逐漸陷入肉慾的深淵，便變成無線索可尋的了。

藝文情報

黑人赴俄演電影

路透電傳上月中有美國黑人二十二名應莫斯科梅希拉公司之聘，首途赴俄演電影。此二十二人中，有數人以前均未嘗有表演的經驗。有哈萊·李蒙君者，曾爲「阿博斯透丹新聞報」職員，亦爲其中之一人，且爲此二十二人中唯一之共產黨員。據李蒙君云，該公司攝製此片之目的，爲給與一記錄黑人在工作及遊樂時生活情形之寫實的影片。他說：「該片劇情將避免好萊塢新製出的影片中對於黑人的感情性及諷刺性。我雖然不曉得劇中情節怎樣，但我聽說該劇已完全編配較專。該劇係由一個德國人，一個俄國人，及一個在俄國與俄國人羅威·惠脫曼合著而成的。」

按惠脫曼君係莫斯科的，所爲美國的工程師底子女設立的小學校中的數理化教師，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在美國時曾對於戲劇有過研究，五年前才到俄國。他以不滿於好萊塢影片製造家對於黑人的態度這動機，編著演劇，想必一定能替至今還被壓在下層的黑種人吐氣的，想來不久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影片底題名。

其次，我們是要說到作者自稱為「寫種族和愛的衝突」的將軍底頭了。

花驚定將軍本來是一個吐藩人，但他卻奉了唐天子的命令去抵禦吐蕃的進犯。在行軍的途中，他部下有騎兵一名因驚繞了民間的女子而被他用軍法來處決；但不幸不久之後，他卻不幸自己也愛上了女子，於是他使時常會「眼前又浮起了那騎兵擗笑着的首級」。那女子說，「按照將軍自己底軍法，可以有例外麼？」於是將軍喟然地回答，「受了自己底刑罰的花驚定，即使砍去了首級，也一定還要來纏繞着姑娘，這倒是可以預言的事了。」終於，將軍在戰場上喪失了他的首級之後還從陣地裏找他的姑娘去。

讀這作品的人，是沒有不被那一幅沒有頭的花將軍在馬背上沿溪走去找他的愛人的陰森而奇麗的圖畫所感動的。當然，我們不能在這樣的作品裏找真實，因為牠所追求的並不是真實，而牠的迷人處也正在牠的不真實性。這本來應當是比鳩摩羅什更成功的作品，但不幸被一個和牠的長處同樣大的毛病所破壞了——這便是全篇的前半和後半的描寫中心的轉移。

花將軍固然有以吐藩人而去打吐藩人的種族的糾紛（前篇上半完全集中在這一點的描寫上），但這種族糾紛對於最後的焦點實在一點關係也找不出；充其量，祇不過對於花將軍的無心戀戰作一個事前的解釋而已。但這一點卻決不是全篇的中心。作者也許連自己也不覺得，也許是由於寫到中途改變了全盤的計劃，竟把這附帶的因素寫了這麼一大堆，而使前半

無線電中的鬼魂

國民社九月四日波蘭京城華沙電云：「昨夜華沙無線電播音中忽起騷擾，當波蘭愛國志士團坐安樂椅中口嚼雪茄靜聆無線電播送音樂時，忽有「鬼魂」之意，「鬼魂」之可怖的歌聲送入耳鼓。一時電話紛騰，怒詰原由，詎知其皆並非在樂隊之指揮，亦非在無線電播音之監督，乃係波蘭故世已久之大作曲家海屯（Joseph Haydn 1732—1809）顯靈，使一與樂者迷惘中忽奏德國國歌，於是音樂會遂中途停止，並已編家鄭重道歉，其事始已。」

俄提琴家來滬

俄國提琴名家愛夫倫·威巴列德（Efrem Zimbalist），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生於俄國頓涅之洛里托夫地方，自幼即嗜音樂，終成提琴名家，聞名寰宇。其妻阿爾瑪·格洛克（Alma Gluck）亦著名歌女。二人歷在歐美各大都市演奏，均博好評。前曾到過我國，在市政廳演奏。此次又二度來華，已於八月十四日起在光復公園參加市政廳音樂隊演奏四夕，券價分一元二元三元四元四種，中西人士列席傾聽者頗衆云。

杜忠·派索思在蘇俄

篇作品，縱然寫得如何費力，也整個地成爲贅瘤。而作者自己還說這是寫種族和愛的衝突的，實在是不可解的事情。

石秀一篇卻是寫了任何人都熟悉的水滸傳裏石秀殺死潘巧雲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上一點也沒有改動原作，祇是完全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罷了。作者說石秀被潘巧雲的美色所迷戀，但因為礙於和楊雄結義弟兄的情分，不能不處處矜持着。及至潘巧雲和海和尚私通，石秀便不自覺地比楊雄更被妬火所燃燒着；他的潛在意識終於昇華爲他底性的狂暴而出現。他也模糊地感覺到好像欺騙了楊雄，但他畢竟因看到潘巧雲垂死時的痛苦而滿足着。

顯然地，這是一篇心理分析上非常深刻的作品，與弗羅伊德主義的解釋處處可以合拍。而且，在「將軍底頭」一集所包含的四篇寫二重人格的矛盾的作品中，祇有石秀的矛盾是有出路，有解決的——石秀一方面可有以對楊雄，另一方面又替自己安排好了最高的滿足（實際上也就是發洩），不像鳩摩羅什是整個地對色慾讓步，而花將軍又祇能以死來不了了之。這樣借用過去的題材而寫成那麼緊湊，那麼完整的心理小說，實在是具有極高的手腕不辦的。

石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牠能夠很純熟地運用中國所固有的筆緻；保

美國作家杜思·漢索思 (Dor Parsons) 近來頗爲蘇俄文學界及讀書界所歡迎。據巴黎「Omnodie」雜誌云：「莫斯科文學雜誌 (Literaturnaja Gazeta) 曾對蘇俄著名作家如阿賽約夫 (Asejoff) 漢里恩金 (Marinac) 列夫命奈夫 (Lavronefs) 巴倍爾 (Babel) 伊凡諾夫 (Ivanov) 諸人徵訊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曾讀過的最有興趣者爲何書。此項答覆中最多者爲奧國作家杜思·漢索思第四十二平行線。漢索思底其他兩部著作，亦極受歡迎。其次則爲威成諾夫 (Nicolai Elchenoff) 同當達爾 (Senschal) 之紅與黑，漢里恩金 (Marinac) 馬里恩金·索洛科夫 (Solokoff) 之「海濱」(Beach) 米爾法諾甫 (Mironov) 之「家」。再其次，則英國「僑商士」之「權力」(Power) (Marsel Proust) 之過去時代之遺毒，英國狄根斯及德國名記者凱恩克(包) (Kainke) 之著作，亦各得數票，然終不如杜思·漢索思之聲望也。」

愛遜史丹因的新計劃

蘇俄著名電影導演愛遜史丹因氏，近自墨西哥及美國遊歷歸俄，在柏林小住，據說他將替俄國的人民及其活動創造一部偉大的影片。他覺得現在是需要這種影片的時節。他又在計劃一部關於資本家工業巨頭史丹因夫 (Basil Zoharoff) 洛塞恩丹因 (Loewenstein) 的

在其簡潔明淨，而無其單純和幼稚，這又與前面所說過的兩篇不同。

最後的一篇阿權公主倒確實是寫了種族和愛的衝突的。段總管做了敵國王室的驃馬，他是把光復祖國的雄心消磨在美麗的阿權公主的輕聲淺笑裏了。他一天一天地耽誤着，始終下不了反叛的決心；可是他終於還不免為奸人陷害而死。他死後，阿權公主不久也便隨之於地下。

在全書中，這要算是最薄弱的一篇；沒有過程，而段總管的心理矛盾也當然沒有解決。在段總管死後，描寫中心突然轉到了阿權公主身上去，這在結局上也很欠缺。總之，阿權公主是除了美麗的詞采之外別無可得的。

統觀四篇，當推石秀為最完整，至於動人的力量，則應是鳩摩羅什；將軍底頭倘能避免了我們所說起的毛病，也是可以成為極優美的作品，祇有阿權公主卻似乎不能和其他三篇同樣地看。

施蛰存先生除了「將軍底頭」一集之外便沒有其他的古事小說了。其實，這一條新徑既由他開闢，自然應得在同一方面多多找得一點收穫。不過同樣是兩重人格的描寫的作品是不能再多作了；譬如，寫到阿權公主，因為要避免雷同，便已經顯得枯窘。作者是最好要能在同一條的大路上開闢出許多支路來。

洛格 (Kreuger) 狄達寧 (Deferding) 諸人之死的影片，預備在回俄之後即行動手起來。

對於美國電影事業之發達，他並不覺得有什麼新奇。因為他很不滿意於美國的影片，他說「我對於戀愛故事並沒有什麼興趣，我要把社會環境及整個的國家置背景當作前幕似地呈獻出來。我相信我在特里婁 (Dreyfus) 底小說美國戲劇中已找到了我所要的材料。因為我在這本小說中找到了可以描全部的美國生活提呈一個橫斷面的可能性。據我的意見看來，這部小說的悲劇的頂點並不在暗殺事件，而是在克賴特第一次受重傷這一節事情，因為受了這大重傷，他才心理的脫離了他底勞工地位而流於小動蕩間之機了。這一段事件實是他以後的悲劇的根源。」但是他將他底電影脚本拿給美國人看，他們都不能同意於他底主意。所以他對於美國電影界覺得很失望。

他此次遊歷墨西哥，共攝得六萬片影片，關於墨西哥印第安人底歷史，在西班牙統制之下的奴役狀況，以及各種打噴情形，及其最近情況，都有了一個寫實的報告。在墨西哥，據他說曾得到了許多適合於他底意識及技術的材料，我們等着他的成績罷。

世界文學名著

俄國 V. I. Nemirovitch-Danchenko 作

新出一種

文

茅盾譯

憑

小說。俄羅斯九十年代都市工業化的速度，止水般的鄉村人生起了波瀾，本書中將鄉村中聽到的都市的宏壯的呼聲，以美妙的文筆表達了出來。譯者茅盾先生在譯後語裏說：「奈彌洛維支·丹青科的小說……文憑，在一八七四年出現，彷彿就宣告了這新的表面不甚惹注意的然而不聲不響地猛進着的變遷是無可避免的了。」

本書原作者丹青科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辦人。他除了寫劇本以外，也能以其敏銳精緻的感覺，優美的文筆，寫出濃厚的俄國鄉村風味的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現代書局印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北平 開封 廣州 汕頭
 南京 鄭州 九江 廈門
 漢口 南陽 成都 蕪湖

西伯利亞的囚徒 謝曼譯 實價一元二角

俄國 F. Dostoyevsky: Dead House 謝曼譯 實價八角五分

一個虔敬的姑娘 王古魯譯 實價六角

俄國 I. Turgenieff: Lisa 王古魯譯 實價六角

一個誠實的賊 王古魯譯 實價六角

俄國 F. Dostoyevsky 的短篇小說集 謝曼譯 實價三角

狗的跳舞(劇本) 謝曼譯 實價三角

俄國 L. Andreyev: The Waltz of the Dogs 謝曼譯 實價三角

編 輯 座 談

時間。」這是詩中第三節的末一行。
特此補正，并對作者道歉。

二十一年八月編者

第五期了！在下月底，我將完成本誌第一卷的編務。第二卷的「現代」緊接着就要呈現給讀者諸君之前了。我當然希望第二卷的本誌能有大大的進步，所以，在我個人正在計劃着「下一卷本誌應如何革新」的時候，我敢在這裏向本誌的愛讀者徵詢一點高見。讀者諸君對於第一卷的本誌有什麼意見嗎？對於下卷的本誌有什麼希望嗎？唯有讀者與編者的合作，才能使一個雜誌日有發展，我相信如此。向望讀者終早賜教，以匡不逮。

因爲在本誌加了書評這一欄，於

是發現近來吾國創作壇的貧乏了。能夠值得一讀的創作單行本，每月的出版量是驚人的少。況且我們還未能每天放全部的精神去蒐集牠們，於是本期的書評欄祇有兩篇文章了。我希望有新書出版的作者，如果願意讓我們拜讀一遍的話，能於出版後即惠賜一冊，如果有撰著批評文的可能性，我們是決不會得遺漏了牠的。

上一期本誌第五一三頁嚴敏君君的詩「索居」第八行：「深潭宣示着沒有邊際的久遠的申訴」底下遺漏了一行：「微瀾簡單地薰透，度送，計算



介紹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先生以文學者而為藏書家，鄭架既富，見聞遂博。故其編著中國文學史，實為最通
 靈之工作。前在商務印書館曾出版中國文學史中世卷一册，未幾售罄，讀者惜之。近者鄭先生
 已將中國文學史全部編成，凡四厚册，八十二卷，一千二百餘頁，所包羅之材料，有三分之一
 以上為他書所未述者，如唐五代之變文，宋元之戲文及諸宮調，元明之話本及散曲，明清之短
 劇及民歌，旁及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劇、清詞等，皆為吾國古代文學之重要材料，而未曾為以前之文學史家
 所觸用者，今鄭著文學史出，方能使吾人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窺見全豹。且書中又附珍貴插圖
 二百餘幅，多出於鄭氏館中珍籍，尤為精雅。

該書係鄭氏私家印本。由北平中法內景山東街十七號振鐸社出版部發行。現方發售預約，定
 價六元，預約四元。本年九月十五日起截止。自本年九月至十二月分三次出齊。印數不多，故
 為向讀者介紹。欲知詳細，可向振鐸社出版部或上海開明書店索閱樣本。

本誌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登載關於文學之文字圖畫，一切來稿，均所歡迎。
- 二 文稿須寫清楚，並在稿末一切另紙，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 譯稿最好係自原文譯出者，並須將原本同時寄下。
- 四 投寄各文稿，本雜誌有完全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 文稿一經登載當致酬每千字一元五角至四元之發表費，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 六 投寄照片圖畫者，報端由本雜誌酌定之。
- 七 抄襲他人之作及已在他處發表之稿件，請勿惠賜。
- 八 來稿如不能刊登，當即寄還。但如須掛號，請附掛號郵費。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現代

第一卷第五期(九月號)

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全面	四十元	半面	三十元	封面	五十二元	三十分
封面及底面之裝頁	五十二元	全面	四十元	半面	三十元	封面	五十二元	三十分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全面	四十元	半面	三十元	封面	五十二元	三十分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全面	四十元	半面	三十元	封面	五十二元	三十分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編輯人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分店

施 執 存

洪 雪 帆

現代印刷公司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南京 廈門 鄭州 福州
北平 廣州 開封 成都
漢口 汕頭 南陽 九江

本刊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 1 定單號數 2 定戶姓名 3 在何處定 4 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King Cool

石炭王

實價一元五角

現代書局印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廣州	南陽	成都	汕頭
南京	鄭州	九江	廈門
北平	開封	漢口	福州

辛克萊著名 易坎人譯

大學生赫爾是一位充滿資產階級美麗幻想的公子，爲要想經驗人生，作他暑假期內的實習，他投身入炭坑中去當一個小工。在這裏，他遇到了大學生活中萬萬學不到的知識，打破幻想，站在工人方面領導罷工鬥爭，終於得到勝利。情節緊湊，描寫生動。著者辛克萊氏是美國新興文學的前衛作家，本書是盡了他暴露能事的最高著作。中譯本在一九二九年初版時，即轟動一時，現歸本局發行，重新改排，格式新穎，裝幀美觀。



Upton Sinclair

辛克萊著

- | | | |
|--------------------|------|------|
| 山城 | 麥耶夫譯 | 實價一元 |
| Mountain City | | |
| 追求者 | 曾廣淵譯 | 實價一元 |
| Samuel, the Seeker | | |
| 拜金主義 | 陳恩成譯 | 實價六角 |